

大學 中庸 論語

銅版  
四書集註

大達圖書供應社刊行

論平聲

道上聲如道去聲  
道上聲如道去聲  
道上聲如道去聲  
道上聲如道去聲  
道上聲如道去聲  
道上聲如道去聲  
道上聲如道去聲  
道上聲如道去聲  
道上聲如道去聲  
道上聲如道去聲

大學 大舊音秦今讀如字

朱熹章句

子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為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程子曰。親當作新。大學者大人之學也。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

不昧以其眾理而應萬事者也。但為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新者革其舊之謂也。言既有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污也。止者必至於是而不遷之意。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也。言明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之地。而不

遷。蓋必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此三者大學之綱領也。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

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后與後同。後做此。止者所當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知之則志有定

向靜謂心不妄動。安謂所處而安。慮謂慮事精詳。得謂得其所止。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明德為本

新民為末。知止為始。能得為終。本始所先。末終所後。此結上文兩節之意。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

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

大學

廣益書局校印

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治平聲。後

做此。明明德於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心者身之所主也。誠實也。意者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發。欲其必自謙而無自欺也。致推極也。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

不到也。此八者。大學之條目也。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

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治去聲。後

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無不盡也。知既盡。則意可得而實矣。意既實。則心可得而玉矣。修身以上明明德之事也。齊家以下新民之事也。物格知止。則知所至矣。意誠以下。則皆得所止之序也。自天子以

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壹是一切也。正心以上皆所以修身也。齊家以下。則舉此而錯之耳。其本亂而末

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本謂身也。所厚謂家也。此兩節結上文兩節之意。

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凡二百五字。其傳十章。則

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舊本頗有錯簡。今因程子所

定。而更考經文。別為序次。如左。凡五百四十六字。凡傳文雜引經傳。若無統紀。然文理接續。血脉貫通。深淺始終。至為精

密。熟讀詳味。久當見之。今不盡釋也。

聲下 同 近上 聲若 近之 去聲 治平 聲下 治國 去聲 上上 聲下 去聲 錯音 措 傳去 聲 別必 列反 傳去 聲

去上聲下  
同聲去  
開去聲

蔚紆  
弗反

康誥曰克明德

康誥周書克能也

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

大甲作泰諟吉是字。大甲商書顧謂常自在之也。諟猶此也。或曰審也。

天之明命即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為德者也。常自在之則無時不明矣。

帝典曰克明峻德

峻書作峻。帝典堯典虞書峻大也。

皆自明也

結所引書皆言自明

己德之意

右傳之首章釋明明德

此通下三章。至止於信舊本誤在沒世不忘之下。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盤沐浴之盤也。銘名其器以自警之辭也。苟誠也。湯以人之洗濯其心以去惡如沐浴其身以去垢故銘

其盤言誠能一日有以滌其舊染之污而自新則當因其已新者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不可略有間斷也。

康誥曰作新民

鼓之舞之為作言振起其自新之民也。

詩曰周

雖舊邦其命維新

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國雖舊至於文王能新其德以及於民而始受天命也。

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

極

自新新民皆欲止於至善也。

右傳之二章釋新民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詩商頌玄鳥之篇邦畿王者之都也。止居也。言物各有所當止之處也。

詩云緡蠻黃鳥止

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緡詩作緡。詩小雅蠻蠻之篇。緡蠻鳥。屬上隅。冬。尉

之處子曰以下孔子說詩之辭言人當知所當止之處也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

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於緝

音鳥。詩。文王之篇穆穆深遠之意於美辭緝繼續也照光明也敬止言其無不敬而安所止也引此而言聖人之止無非至善五者乃其目之大者也學者於此究其精微之蘊而又推類以盡其餘則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所止而無疑矣

詩云瞻彼淇澳。紫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

僖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

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僖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

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澳於六反。萊詩作

下版反。喧詩作嘽。諠詩作諠。並况晚反。恂鄭氏讀作峻。詩。衛風淇澳之篇。淇水名。澳隈也。猗猗。美盛貌。與也。斐。文貌。切以刀

錐。琢以椎鑿。皆裁物使成形質也。磋以錐錐磨以沙石。皆治物使其滑澤也。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

之。皆言其治之有緒而益致其精也。瑟。嚴密之貌。僖。宣著盛大之貌。諠。忘也。道。言也。學。謂講習討論之事。自修者。省察克治之功。恂慄。戰懼也。威。可畏也。儀。可象也。引詩而釋之以明明德者之止於至善。道學。自修言其所以得之之由

恂慄。威儀言其德容表裏之。或卒乃指其實而歎美之也。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於戲音嗚呼。樂音洽。詩。周頌烈文之篇。於戲。歎辭。前王。謂文武也。君子。謂其後賢後王。小人。

興去 聲德 音慮 錫他 浪反 復扶 又反 省星 上聲 治平

謂後民也。此言前王所以新民者。止於至善。能使天下後世無一物不得其所。所以既沒世而人思慕之。愈久而不忘也。此兩節。即咏歎淫泆。其味深長。當熟玩之。

右傳之三章。釋止於至善。

此章內自引淇澳詩以下。舊本誤在誠意章下。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

民志。此謂知本。

猶。不異於人也。情。實也。引夫子之言。而言聖人能使無實之人。不敢盡其虛誕之辭。蓋我之明德既明。自然有以畏服民之心志。故訟不待聽而自無也。觀於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後矣。

右傳之四章。釋本末。

此章舊本誤在止於信下。

此謂知本。

程子曰。衍文也。

此謂知之至也。

此句之上。別有闕文。此特其結語耳。

右傳之五章。蓋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今亡矣。

此章舊本通下章。誤在經文之下。

間

嘗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曰。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

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

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

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

衍與 美同 延而 反同 間遵 京本 從月 按許 氏說 文及 洪武 正韻

並無間字俗從日誤

去上聲下

同音本

閑反

此音

閑係

借用上聲

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眾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惡好上字皆去聲。謙讀為謙。苦劫反。誠其意者。有修之首也。毋者禁止之辭。自欺云也。言欲自修者。知為善以去其惡。則當實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使其惡惡則如惡惡臭。好善則如好好色。皆務法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於己。不可徒苟且以徇外而為人也。然其實與不實。蓋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已。獨知之者。故必謹之於此。以審其幾焉。

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閑音閑。厭鄭氏讀為壓。閑居獨處也。厭然消沮閉藏之貌。此言小人陰為不善。而陽欲揜之。則是非不知善之當為。與惡之當去也。但不能實用其力。以至此耳。然欲揜其惡而卒不可揜。欲詐為善而卒不可詐。則亦何益之有哉。此君子所以重以為戒。而必謹其獨也。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引此以明上文之意。言雖幽獨之中。而其善惡之不可揜如此可畏之甚也。

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

其意。胖步丹反。胖安舒也。言富則能潤屋矣。德則能潤身矣。故心無愧怍則廣大寬平。而體常舒泰。德之潤身者然也。蓋善之實於中而形於外者如此。故又言此以結之。

### 右傳之六章 釋誠意

經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又曰：知至而後意誠。蓋心體之明有所未盡，則其所發必有不能實用其力而苟焉以自欺者。然或已明而不謹乎。

此則其所明又非己有，而無以為進德之基。故此章之指，必承上章而通考之。然後有以見其用力之始終，其序不可亂，而功不可闕如此云。

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

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

程子曰：身有之，身當

作心忿弗粉反。懷動直反。好樂並去聲。忿懣怒也。蓋是四者皆心之用，而人所不能無者。然一有之而不能察，則欲動情勝而其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矣。

心不在焉。視而不見

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

心有不在，則無以檢其身。是以君子必察乎此。而故以直之。然後此心常存，而身無不修也。

此謂修身在

### 正其心。

### 右傳之七章 釋正心修身

此亦承上章以起下章。蓋意誠則真無惡而實有善矣。所以能存是心以檢其身。然或但知誠意而不能密察此心之存

否則又無以直內而修身也。○自此以下，並以舊文為正。

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



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教情

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辟讀為僻。惡而之。惡教好。並去聲。鮮上聲。人謂眾。

人之猶於也。辟。猶偏也。五者。在人本有當然之則。然常人之情。惟其所向。而不加察焉。則必陷於一偏。而身不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

知其苗之碩。諺音彥。碩叶韻時。若反。諺。俗語也。溺愛者不明。貪得者無厭。是則偏之為害。而家之所以不齊也。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

其家。

### 右傳之八章。釋修身齊家。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

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

者。所以使眾也。弟。去聲。長。上聲。身修。則家可教矣。孝弟慈。所以修身而教於家者也。然而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眾之道。不外乎此。此所以家齊於上。而教成於下也。康誥曰。

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

中。去聲。此引書而釋之。又明立教之本。不假作為在。繼其德。而推廣之耳。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

厭乎

強上聲

帥與  
率同

少與  
並去  
聲  
去  
六  
鳴音  
尸

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債事一人定國債音奮一人謂君也機發動所由也債覆敗也此

言教成於國之效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

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

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好去聲

此文承上文一人定國而言有善於己然後可以責人之善無惡於己然後可以正人之惡皆推己以及人所謂恕也不如是則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矣喻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通結上文

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

可以教國人天平聲泰音臻詩周南桃夭之篇夭天少好貌蓁蓁安盛貌與也之子猶言是子此指女子之嫁者而言也婦人謂嫁曰歸宜猶善也詩云宜兄宜弟

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小雅蓁蕭篇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

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詩曹風鵲鳩篇忒差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此三引詩皆以詠歎上文之事而又結之如此其味深長最宜潛玩

### 右傳之九章釋齊家治國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孝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

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長上聲。弟去聲。倍與背同。絜胡結反。老老所謂老吾老也。興謂有所感。

發而興起也。孤者幼而無父之稱。絜度也。矩所以為方也。言此三者。上行下效。捷於影響。所謂家齊而國治也。亦可見人心之所同。而不可使有一夫之不獲矣。是以君子必當因其所同。推以度物。使彼我之間。各得分願。則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天下

矣。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

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

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惡先並去聲。此覆解上文絜矩二字之義。如不欲上之無禮於我。則必以此度下之心。而亦不敢以此無禮使之。不欲下之不忠於我。則必以此

度上之心。而亦不敢以此不忠事之。至於前後左右。無不皆然。則身之所處。上下四旁。長短廣狹。彼此如一。而無不方矣。彼同有是心。而興起焉者。又豈有一夫之不獲哉。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此平天下之要道也。故章內之意。皆自此而推之。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

謂民之父母。樂音洛。只音紙。好惡並去聲。下同。詩。小雅南山有臺之篇。戶語助辭。言能絜矩而以民心為己心。則是愛民如子。而民愛之如父母矣。詩云。節彼南

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為天

下。僂矣。節讀為截。辟讀為僻。僂與戮同。詩。小雅節南山之篇。節。截也。高大貌。師尹。周大帥尹氏也。具。俱也。僻。偏也。言在上者。所瞻仰。不可不謹。若不能絜矩。而好惡拘於一己之偏。則身戕國亡。為天下之大戮矣。詩

大音

度待 洛反 下同 捷疾 業反 處上 聲 操平 聲

註中  
慎古  
本皆  
作謹  
避宋  
諱也

見形  
旬反

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眾則得國。

失眾則失國。喪去聲。儀詩作宜。峻詩作駿。易去聲。詩。文王篇師眾也。配對也。配上帝言其為天下君。而對乎上

而不失。則所以繫矩而眾。民同欲者。自不能已矣。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

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先慎乎德。求上不可不謹。而言德即所謂明德。有人謂得眾。有土謂得國。有國則不患無財用矣。德者本也。財

者末也。本上文而言。外本內末。爭民施奪。人君以德為外。以財為內。則是爭鬪其民。而施之以劫奪

起而爭奪矣。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外本內末。故財聚。爭民施奪。故民散。反是則有德而有人矣。是故言悖

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悖布內反。悖逆也。此以言之出入。明貨之出入也。自先慎乎德以下至此。又因財

貨以明能繫矩與不能者之得失也。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道言

上文引文王詩之意。而申言之。其丁寧反覆之意。至深切矣。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楚書。楚語言。不寶金玉。而寶善人也。

舅犯曰。亡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舅犯。晉文公舅。狐偃。字子犯。亡人。文公時為公子。出亡在外也。仁愛也。事見禮記。此兩節。又明不外本而

內末之意。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

大學

十一 廣益書局校印

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

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嫉以

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

民。亦曰殆哉。个古賀反。書作介。斷丁亂反。媚音冒。秦誓。周書。斷斷誠一之貌。彥。美士也。聖。通明也。尚。庶幾也。媚。忌也。違。拂戾也。殆。危也。唯仁人。放流之。迸

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迸。讀為屏。古字通用。逆。猶逐也。言有此

媚嫉之人。妨賢而病國。則仁人必深惡而痛絕之。以其至公無私。故能得好惡之正如此也。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

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命。鄭氏云。當作慢。程子云。當作息。未詳孰是。遠。去聲。若好此者。知愛惡矣。而未能盡其愛惡之道。益君子而未仁者也。好

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菑。古灾字。夫音扶。拂。逆也。好善而惡惡

人之性也。至於拂人之性。則不仁之甚者。也有。秦誓至此。又皆以申言好惡公私之極。以明上文所引南山有臺。節南山之意。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

之。驕泰以失之。君子以位言之。意謂居其位而修己治人之術。發己自盡為忠。循物無違為信。驕者矜高。泰者侈肆。此因上文所引文王康誥之意而言。章內三言得失。而語益加切。益至此。而天理存亡之

錢決矣。生財有大道。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

職承

斂文 說文 正韻 從欠 俗作 斂非

恆足矣。恆胡登反。○呂氏曰國無遊民則生者眾矣朝無悖位則食者寡矣不奪農時財為之疾矣量入為出則用之舒矣愚按此因有土有財而言以明足國之道在乎務本而節用非必外本內末而後財可聚也自此以至終

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發猶起也。仁者散財以得民不仁者亡身以殖貨。未有好

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

其財者也。上好仁以愛其下則下好我以忠其上所以事必有終而府庫之財無悖出之患也。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

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

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畜許六反乘斂並去聲。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畜馬

乘士初試為大夫者也。伐冰之家卿大夫以上喪祭用冰者也。百乘之家有采地者也。君子寧亡己之財而不忍傷民之力。故寧有盜臣而不畜聚斂之臣。此謂以下釋獻子之言也。長國家而務財

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家蓄害並至。雖有

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長上聲。彼為善之此向上下疑

有闕文誤字。○自由也。言由小人導之也。此一節深明以利為利之害而重言以結之。其下寧之意切矣。

### 右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

此章之我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皆推廣聚矩之意也。能如是則親賢樂利各得其所而天下平矣。

凡傳十章。前四章。統論綱領。指趣。後六章。細論條目。工夫。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第六章。乃誠身之本。在初學。尤為當務之急。讀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

大學章句終

中庸 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

朱熹章句

復扶 又反 卷上 聲 索色 罕反

子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命猶令也。性即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

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率循此道。猶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修。品節之也。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聖人因人物之所謂道者。而品節之。以為法於天下。則謂之教。若禮樂刑政之屬是也。蓋人知之。有性而不知其出於天。知事之有道。而不知其由於性。知聖人之有教。而不知其因吾之所固有者。裁之也。故子思於此。首發明之。而董子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亦此意也。

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

中庸

廣益書局校印



恐懼乎其所不聞。離去聲。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其於心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所以不可須臾離也。若其可離。則豈率性之謂哉。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見音現。隱暗處也。微細事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言幽暗之中。細微之事。跡雖未形。而幾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已獨知之。則是天下之事。無有著見明顯而過於此者。是以君子既常戒懼。而於此尤加謹焉。所以過人。欲於將萌。而不使其潛滋暗長於隱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也。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

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樂音洛。中節之中去聲。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無所偏倚。故謂之中。發皆中節情之正也。無所乖戾。故謂之和。大本

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體也。達道者。循性之謂。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此言性仁之德。以明道不可離之意。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推

而極之也。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自成懼而約。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慎守不失。則極其中。而天地位矣。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所差謬。而無過不然而。則極其和。而萬物育焉。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矣。故其效驗至於如此。此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初非有待於外。而修道之教。亦在其中矣。是其一體一用。躍有動靜之殊。然必其體立。而後用有以行。則其實亦非有兩事也。故於此合而言之。以結上天之意。

右第一章。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首明道之本原。出於

天。而不可易。其實體備於己。而不可離。次言存養省察之

要。終言聖神功化之極。蓋欲學者於此。反求諸身。而自得

省悉  
并反

謬歷  
幼反

幾乎  
聲長  
聲上

去上  
聲夫  
音扶

度上  
聲

屬音  
燭

行去  
聲

之以去夫外誘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楊氏所謂一篇之

體要是也。其下十章蓋子思引夫子之言以終此章之義。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中庸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當然精微之極致也唯君子為能體之小人反是君子

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王肅本作小人之反

中庸也。程子亦以為然。今從之。○君子之所以為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也。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有小人之心而又無所忌憚也。蓋中無定體隨時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無時不中。小人不知有此則肆欲妄行而無所忌憚矣。

右第二章。此下十章皆論中庸以釋首章之義。文雖不屬而實相承也。變和言庸者游氏曰以性情言之則曰中以德行言之則曰中庸是也。然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鮮上聲下同。○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故惟中庸之德為至。然亦人所同得。初無難事。但世教衰民不興行。故鮮能

之今已久矣。論語無能字。

### 右第三章。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

知愚  
知者

去聲  
餘俱

平聲  
離去

聲

樂音  
洛量  
去聲  
度侍  
洛反  
與音  
預

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知者之知去聲。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則生稟之異而失其中。

也。知者知之過，既以道為不足行，愚者不及知，又不知所以行，此道之所以常不行也。賢者行之過，既以道為不足知，不肖者不及行，又不求所以知，此道之所以常不明也。人莫不飲食也，鮮

能知味也。道不可離，人自不察。是以有過不及之弊。

### 右第四章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夫音扶。由不明故不行。

### 右第五章

此章承上章而舉其不行之端，以起下章之意。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迥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

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知去聲，與平聲。好去聲。舜之所以為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迥言者，淺近之言，猶必察焉，其無遺善可知。然於其

言之未善者，則隱而不宣，其善者，則播而不隱。其廣大光明又如此，則人孰不樂告以善哉？兩端謂眾論不同之極，蓋凡物皆有兩端，如小大厚薄之類，於善之中，又執其兩端而量度以取中，然後用之，則其擇之審而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權度，精

切不差，何以與此？此知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適之所以行也。

### 右第六章



與平聲。○報。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寬柔以教。謂含容異語辭而汝也。

不報無道。謂橫逆之來直受之而不報也。南方風氣柔弱。故以含忍之力勝人為強。君子之道也。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

者居之。衽。席也。衽金革。甲冑之屬。北方風氣剛勁。故以果敢之力勝人為強。強者之事也。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

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

哉矯。此四者。汝之所當強也。矯。強貌。詩曰。矯矯虎臣。是也。倚。偏者也。塞。未達也。國有道不變。未達之所守。國無道不變。平生之所守也。此則所謂中庸之不可能者。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不能擇而守也。君子之強。孰大於是。夫子以是

告子路者。所以抑其血氣之剛。而進之以德義之勇也。

### 右第十章。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矣。素。按漢書。當作索。益字之誤也。素。隱行怪。言深求隱僻之理。而過為詭異之行。

也。然以其足以欺世而盜名。故後世或有稱述之者。此知之過。而不擇乎善行之過。而不用其中。不當強而強者也。聖人豈為之哉。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廢。吾

弗能已矣。遵道而行。則能擇乎善矣。半途而廢。則力之不足也。此其知雖足以及之。而行有不逮。當強而不強者也。已。止也。聖人於此。非勉焉而不敢廢。蓋至誠無息。自有所不能止也。君子依

乎中庸。遊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不為。索隱行怪。則依乎中庸而已。不能半途而廢。是以遊世不見知而不悔也。

行去聲下  
如字

橫去聲  
衽而  
審反  
勁音  
竟  
塞僧入聲  
著直略反

知去聲

造七到反

施去聲 敷救反 麓音 鹿脂 為去反

此中庸之成德知之盡仁之至不損勇而格如者正吾天子之事而猶不自居也故曰唯聖者能之而已

### 右第十一章

子思所引夫子之言以明首章之義者止此蓋此篇大旨以知仁勇三達德為入道之門故於篇首即以大舜顏淵子路之事明之舜知也顏淵仁也子路勇也三者廢其一

則無以造道而成德矣餘見第二十章

君子之道費而隱費符未反○費用之廣也隱體之微也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

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

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

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與去聲○君子之道近自夫婦居室之間遠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可謂費矣然其理之所以然則隱而莫之見也蓋可知可能者道中之一事及其至而聖人不知不能則舉全體而言聖人固有所不能盡也侯氏曰聖人所不知如孔子問禮問官之類所不能如孔子不得位堯舜病博施之類愚謂人所憾於天地如覆載生

成之偏及寒暑災祥之不得其正者詩云鳥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

至也察者也子思引此詩以明化育流行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所謂費也然其所以然者則非凡聞所及所謂隱也故程子曰此一節子思喫緊為人處活潑潑地讀者其致思焉

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結上

中庸 廣益書局校印

右第十二章。子思之言。蓋以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也。其下八章。雜引孔子之言以明之。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道者。率性而已。固眾人之所能。知能行者也。故常不遠於人。若

為道者。依其卑近以為不足為。而反務為高遠難行之事。則非所以為道矣。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

而視之。猶以為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晚研計反。詩。幽風。伐柯之篇。柯。斧柄。則法也。晚。邪視也。言人執柯伐木

以為柯者。彼柯長短之法。在此柯耳。然猶有彼此之別。故伐者視之。猶以為遠也。若以人治人。則所以為人之道。各在當人之身。初無彼此之別。故君子之治人也。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其人能改。即止不治。蓋責之以其所能。知能行。非欲其遠

人以為道也。張子所謂以眾人望人。則易從是也。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蓋己之心為忠

推己及人為恕。違去也。如春秋傳。齊師違穀。七哩之違。言負比至彼相去不遠。非背而去之之謂也。道即其不遠人者是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忠恕之事也。己之心度人之心。才當不同。則道之不遠於人者。可見。故己之所不欲。則勿以施之於人。亦不遠人以為道之事。張子所謂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是也。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

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

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

詘。學如行。洛反。度待。佩背音。聲去。易去。當去。下同。列反。別必。彬幽音。

去聲 行願 之行 並去 聲

做上 聲 見形 向反 下同 援音 袁

畫胡 化反

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願行。行願言。君子胡不慥慥爾。子啞弟友四字絕句。求猶責

也。道不遠。言己之所以責人者。皆道之所當然也。故反之以自責。而自修焉。庸平常也。行者踐其尊。謹者擇其可。德不足而勉。則行益力。言有餘而諛。則謹益至。謹之至。則言願行矣。行之力。則行願言矣。慥慥。為實貌。言君子之言行如此。豈不慥慥乎。贊美之也。凡此皆不遠人以為道之事。張子所謂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是也。

右第十三章。道不遠人者。夫婦所能上未能一者。聖人所不能。皆費也。而其所以然者。則至隱存焉。下章做此。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猶見在也。言君子但因見在所居之位。而為其所當為。無慕乎其外之心也。素富貴。行

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

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難去聲。此言素其位而行也。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

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援平聲。此言不願乎其外也。故君子

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易去聲。易平地也。居易。素位而行也。俟命。不願乎外也。徼求也。幸謂所不當得而得者。子曰射

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正音征。鵠工毒反。畫布曰正。棲皮曰鵠。皆侯之中射之的也。子思引此孔子之言。以結上文之意。

右第十四章。子思之言也。九章首無子曰字者。做此。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辟譬同詩曰妻子好

合如鼓瑟必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而妻帑好去聲耽詩作港亦

音助樂者洛詩小雅常棣之篇鼓瑟琴和也翕亦合也耽亦樂也帑子孫也子曰父母其順矣乎夫子誦此詩而贊之曰人能合於妻子宜於兄弟如此則父母其安樂之矣子思引詩及

此語以明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

### 右第十五章

子曰鬼神之為德其感矣乎程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也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愚謂以二氣言則鬼者陰之靈也神者陽之靈也以一氣言則

至而伸者為神反而歸者為鬼其實一物而已為德猶言性情功效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鬼神無形與聲

然物之終始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為是其為物之體而物所不能遺也其言體物猶易所謂乾事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

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齊側皆反齊之為言齊也所以齊不齊而致其齊也明猶潔也洋洋流動充滿之意能使人畏故奉承而發見昭著如此乃其體物而

不可遺之驗也孔子曰其風發揚於上為昭明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度持君為懷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者也正謂此德

射音亦詩作數詩大雅抑之篇格來也矧况也射厭也言厭息而不敬也思語辭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夫音扶誠者真實無妄之謂陰陽合散

而物下坊木有之字齊之齊音齊齊不齊如齊見字

形  
煎  
音  
煎

樂  
音  
洛

行  
去  
聲

累  
上  
聲

然非實者故其發  
尼之不可捨如此

### 右第十六章

不見本簡也體物如在則亦隱矣此前三章以其費之小者而  
言此復三章以其費之大者而言此一章兼費隱也小大而言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

饗之子孫保之與子聲○子孫謂  
虞思陳胡公之屬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

名必得其壽有十歲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

傾者覆之材質也為厚也栽植也氣至而  
滋息為培氣反而遊散則覆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

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詩大雅假樂之篇假當依此  
作嘉憲當依詩作顯申重也故大德者必受

命受命者受天  
命為天子也

### 右第十七章

此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見道之用廣也  
而其所以然者則為體微矣後二章亦此意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為父以武王為子父作之子

述之此言文王之事書言王季其勤王  
家蓋其所作亦積功累仁之事也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

酌音

反古暗組紺音

扶天音

的適音

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

之子孫。保之。

大音奉下同。此言武王之事。繼也。大王王季之父也。書云。大王肇基王迹。詩云。至於天。王實始翦商。維業也。戎衣甲冑之屬。宜戎衣。武成。文官一着戎衣以伐紂也。

武王末

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

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

祭以士。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

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追王之王去聲。此言周公之事。和猶老也。追王蓋推文武之意。以及乎

王迹之所起也。先公。組紺以上至后稷也。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又推大王王季之意。以及於無窮也。制為禮法。以及天下。使葬用死者之爵。祭用生者之祿。喪服自期以下。諸侯絕大夫降。而父母之喪。上下同之。推己以及人也。

### 右第十八章。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

達通也。承上章而言。武王周公之孝。乃天下之人。通謂之孝。猶孟子之言達尊也。

夫孝者。善繼

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上章言武王。王季。大王。王季。文王之績。以有天下。而周公成文武之德。以追崇其先祖。此繼志述事之大者也。下大夫又以其所制祭祀之禮。通於上下

之。春秋修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

祖廟。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官師。一。宗

器死世所藏之重器。若周之赤刀。大訓。天球。河圖之屬是也。裳。先祖之遺衣服。祭則設之以授尸也。時食。四時之食。各有其物。如春行羔豚。膳膏香之類是也。宗廟之禮。所以序昭

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為上。所以

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昭如字。為去聲。宗廟之次。左為昭。右為穆。子孫亦以為序。有事於大廟。則子姓兄弟。奉昭穆成在而不失其倫。烏。爵。侯。卿。大夫也。事。宗。祝。

有司之職事也。旅。眾也。酬。尊飲也。旅。酬之禮。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解於其長。而眾相酬。益宗廟之中。以有事為祭。故逮及賤者。使亦得以申其敬也。燕毛。祭畢而燕。則以毛髮之色。別長幼為坐次也。齒。年數也。踐其位。行

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

之至也。踐。猶履也。其指先王也。所尊所親。先王之祖考子孫臣庶也。始死謂之殯。既葬則曰反。而古馬。皆指先王也。此結上文兩節。皆繼志述事之意也。郊社之禮。所以事

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

治國。其如示諸掌乎。郊。祭天。社。祭地。不言后土。春省文也。禘。天子宗廟之大祭。追祭太祖之所自出於太廟。而以太祖配之也。嘗。秋祭也。曰時。皆祭。舉其一耳。禮必有義。對舉之。互文也。

示。與視同。視。諸。掌。言易見也。此與論語文意大同小異。記有詳略耳。

### 右第十九章

哀公問政。哀公。魯君名蔣。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

有生  
上聲

解音  
至

中 庸

十三 廣益書局校印

括官人聲

委韋音

側音 澗但 丹入 聲

殺音 晒

長上 聲

人亡則其政息。方版也。葉簡也。息猶滅也。有是君有是臣則有是政矣。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

蒲盧也。夫音扶。敏速也。蒲盧。昆蟲。括以為蒲葦是也。以人立政猶以地種樹。其成速矣。而蒲葦又易生之物。其成尤速也。言人存政舉其易如此。故為政在人。取人以

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此承上文。人道敏政而言也。為政在人家語。作為政在於得人。語意尤備。人謂

者善之矣也。言人君為政在於得人。而取人之則。又在修身能修其身。則有君有臣。而政無不舉矣。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

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殺去聲。人指人身而言。且此生理自然便有惻

所宜也。禮則節。大斯二者而已。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鄭氏曰。此句在下。深重在此。故君子不

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

知人。不可以不知天。為政在人。取人以身。故不可以不修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故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欲盡親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故又當知人。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也。故又

當知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

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

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知去聲。達道者。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即書所謂五典。孟子所謂父子有君臣。夫婦有義。夫婦有別。異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知所以知此也。仁所以體此也。

分去聲

莫去聲

懦奴反

庚音杆

勇所以強也。謂之達德者。天下古今所同德之理也。則誠而已矣。達道雖人所共由。然無是三德。則無以行之。達德雖人所同得。然一有不識。則人欲問之。而德非其德矣。程子曰。所謂誠者。止是誠實此三者。三者之外。更別無誠。或

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

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強上聲。知之者之所知行之者之所行。謂達道也。以其分而

言。則所以知者知也。所以行者仁也。所以至於知之成功而一者。勇也。以其等而言。則生知安行者。知也。學知利行者。仁也。困知勉行者。勇也。蓋人性雖無不善。而氣質有不同者。故聞道有蚤莫。行道有難易。然能自強不怨。則其至一也。呂氏曰。所入之

塗雖異。而所至之域則同。此所以為中庸。若乃企生知安行之。為不可幾及。輕用知勉行。謂不能有成。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

仁。知恥近乎勇。子曰二字。衍文。好近乎知之知。並去聲。此言未及乎達德。而求所以入德之事。通上文三知為知。三行為仁。則此三近者。勇之次也。呂氏曰。愚者自是而不求。自私者徇人欲而忘返。懦者

甘為人下而不辭。故好學非然。足以破愚。力行非然。足以忘恥。知恥非勇。不足以起懦。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

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斯三者。指三近而言。人者對己

之稱。天下國家。則盡乎人矣。言此以結上文修身之意。起下文九經之端也。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

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

諸侯也。經帝也。體謂設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也。子。如父母之愛其子也。柔。遠人。所謂無忘有旅者也。此列九經之目也。呂氏曰。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故修身為九經之本。然必親師取友。然後修身之道。進故尊賢。次之道之所進

別必  
列反

施去  
聲

省悉  
井反

令平  
聲

中 庸

十六

廣益書局校印

莫先其家故視親次之由家以及朝廷故敬大臣體羣臣次之由朝廷以及其國故于庶民來百工次之由其國以及天下故柔遠人懷諸侯次之此九經之序也視羣臣猶吾四體視百姓猶吾子此視臣視民之別也修身則

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

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

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此言九經之效也道立謂道成於己而可為民表所謂皇建其有極是也不惑謂不惑於理不眩謂不迷於事敬大

臣則信任專而小臣不得以間之故臨事而不眩也來百工則通工易事農末相資故財用足柔遠人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塗故四方歸懷諸侯則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制者廣矣故曰天下畏之齊明盛服

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

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

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

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

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

諸侯也齊側皆反去上聲遠好惡故並去聲既許氣反稟彼錫力錦二反稱去聲朝音朝○此言九經之事也官盛任使謂官屬眾足任使令也蓋大臣不當親細事故所以優之者如此忠信重祿謂待之誠而養之厚蓋以身

猶為委並去聲積子賜反見音現比毗至反躋音在

體之而知其所積乎上者如此也既積曰饒饒重積也積事如周禮善人職曰考其多賢以上下其食是也狃則為之授師以送之宋則擊其聚積以迎之朝謂諸侯覲於天子聘謂訪使大夫來獻王制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厚往薄來謂燕賜厚而納貢薄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

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路其初反行者聲凡事指達道達德九經屬豫素定也路躋也疚病也此承上文言凡事皆欲先立乎誠如下文所推是也在

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

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

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

此又以下位者推言素定之意反求諸身而所存所發未能真實而無妄也不明乎善謂未能察於人心天命之本然而真知至善之所在也誠者天之道也誠之

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

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中並去聲從七容反此承上文誠身而言誠者真實無妄之謂天理之本然也誠之者未能真實無妄而欲其真實無妄之謂人事之當然也聖人之德渾

然天理真實無妄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則亦天之道也未至於聖則不能無人欲之私而其為德不能皆實故未能不思而得則必擇善然後可以明善未能不勉而中則必固執然後可以誠身此則所謂人之道也不思而得生知也不勉而中安行



上知  
字音

智

要平  
聲

為去  
聲

夫音

扶肉

音魯

莽莫

古莫

復莫

朗三

反

紐女

九反

復扶

也擇善學知以下之事。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此誠之目也。學問固執利行以下之事也。

知學而知也。篤行所以固執而為仁利而行也。程子曰：五者廢其一，非學也。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

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

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

君子之學，不為則已。為則必要其成，故常百倍其功。此固而知勉而行者也。勇之事也。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明者擇善之功，強者固執之效。呂氏曰：君子所以學者，為能變化氣質而已。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強，不能勝之，則雖有志於學，亦愚不能明。柔不能立而已矣。益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強弱之稟，不齊者也。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夫以不美之質，求變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今以鹵莽滅裂之學，或作或輟，以變其不美之質，及不能變，則曰天質不美，非學所能變，是果於自棄，其為不仁甚矣。

### 右第二十章

此引孔子之言，以繼大舜文武周公之緒，明其所傳之一致，舉而措之，亦猶是耳。蓋包費隱兼小大以終十二章之意，章內語誠始詳，而所謂誠者，實此篇之樞紐也。又按孔子家

語亦載此章，而其文尤詳，成功一也之下，有公曰：子之言美矣，至矣，寡人實固，不足以成之也。故其下復以子曰：答辭，今無此問辭，而猶有子曰：二字。蓋子思刪其繁文，以附於篇高所刪有不盡者，今當為衍文也。博學之以下，家

語無之意，彼有關文押，此或子思所補也。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自由也。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者，聖人之

又反

覆音 福

處上 聲當 去聲

德所性而有者也。天道也。先明乎善而後能實其善者賢人之學。由教而入者也。人道也。誠則無不明矣。明則可以至於誠矣。

右第二十一章。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之意。而言之

也。自此以下十二章。皆子思之言。以反覆推明此章之意。

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

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

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天下至誠謂聖人之德之實。天下莫能加也。盡其性者。德無不實。故無人欲之私。而天命之在我者。察之由之。巨細

精粗無不覺之。不盡也。人物之性亦我之性。但以所賦形氣不同。而有異耳。能盡之者。謂知之無不明。而處之無不當也。贊。贊助也。與天地參。謂與天地並立為三也。此自誠而明者之事也。

右第二十二章。言天道也。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

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其次通大賢以下。誠有未至者。而言也。致。推致也。曲。一偏也。形者。積中而發外。著則又加顯矣。明則又有光輝發越之盛也。動者。誠能動物。變者。物從而變化。

則有不知其所以然者。蓋人之性無不同。而氣則有異。故惟聖人能舉其性之全體而盡之。其次則必自其善端發見之偏。而悉推致之。以各造其極也。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而形者動變之功。自不能已。積而至於能化。則其至誠之妙。亦不異於聖人矣。

中庸

十九

廣益書局校印

右第二十三章言人道也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祲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

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

誠如神。見音現。禎祥者。福之兆。妖孽者。禍之萌。蓍所以筮。龜所以卜。四體謂動作威儀之間。如執玉高卑。拱容俯仰之類。凡此皆理之先見者也。然唯誠之至極。而無一毫私偽。留於心目之間者。乃能有以察其幾焉。神謂鬼神。

右第二十四章言天道也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道也。之道音導。言誠者。物之所以自成。而道者。人之所當自行也。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誠者。物之

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為。故必得是理。然後有是物。所得之理。既盡。則是物亦盡。而無有矣。故人之

心一有不實。則雖有所為。亦如無有。而君子必以誠為貴也。蓋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

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

宜也。知去聲。誠雖所以成己。然既有以自成。則自然及物。而道亦行於彼矣。仁者體之在知者。用之發。是皆吾性之固有。而無內外之殊。既得於己。則見於事者。以時措之。而皆得其宜也。

右第二十五章言人道

見音

龜字 諸本 互異 此從 洪武 正韻 筮音 吾

復扶  
又反

故至誠無息

既無虛假自無間斷

不息則久久則徵

徵驗於外也

徵則悠遠悠遠則

博厚博厚則高明

此皆以其驗於外者言之鄭氏所謂至誠之德者於四方者是也存諸中者既則驗於外者益悠遠而無窮矣悠遠故其積也廣博而深厚博厚故其發也高大而光明

博

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

悠久即悠遠舉內外而言之也本以

悠遠致高厚而高厚又悠久也此言聖人與天地同用

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

此言聖人與天地同體

如此者不

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

見音現凡猶示也不見而章以配地而言也不動而變以配天而言也無為而成以無疆而言也

天地之

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

此以下復以天地明至誠無息之功用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

不過曰誠而已不能所以誠也誠故不愈而生物之多有莫知其所由著者

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

言天之道誠一不能故能各極其盛而有下文生物之功

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

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

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

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龜鼉蛟龍

中庸

二十一

廣益書局校印

魚鼈生焉。貨財殖焉。夫音挾華藏並去聲。卷平聲。勺布若反。昭昭猶耿耿。小明也。此指其一處而言之。及其無窮。猶十二章及其至也之意。蓋舉全體而言也。振收也。卷區也。此四條皆以

發明由其不亂不息以致盛大而能生物之意。然天地山川實非由積聚而後大。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

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

也。純亦不已。於音烏。乎音呼。詩周頌維天之命篇。歎辭。穆深遠也。不顯猶言豈不顯也。純一不雜也。引此以明至誠無息之意。程子曰。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先拔

右第二十六章。言天道也。

大哉聖人之道。也下文兩節而言。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峻高大也。此言道之優極於至大而無外也。優

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優優充足有餘之意。禮儀經禮也。威儀曲禮也。此言道之入於至小而無間也。待其人而後

行。總結上兩節。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至德謂其入至道。指上兩節而言也。疑聚也。成也。故君子尊德

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

敦厚以崇禮。尊者恭敬奉持之意。德性者吾所受於天之正理。道由也。溫猶尋溫之溫。謂故學之矣。復時習之也。敦加厚也。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也。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也。二者修德

疑道之大端也。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涵泳乎其所已知。敦篤乎其所已知。此皆存心之屬也。析理則不使有毫釐之差。處事則不使有過不及之謬。理義則日知其所未知。節文則日謹其所未謹。此皆致知之屬也。蓋非存心無以致

音前 聲煇 奉上 復扶

系魯 水反 間斷 並去 聲

又反  
映應音

復音  
伏

起祀音

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故此五句大小相資首尾相應聖賢所入德之方莫詳於此學者宜盡心焉。是故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倍與背同興舉聲。興謂興起在位也詩大雅烝民之篇。

右第二十七章。言人道也。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

裁及其身者也。好去聲裁古安字。以上孔子之言。子思引之反復也。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

此以下子思之言禮親疏貴賤相接之體也度品制文書名。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行去聲。今子思有錯當時也。軌轍迹之度倫次序之體三者皆同。言天下一統也。

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鄭氏曰言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

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

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此又引孔子之言杞夏之後徵證也宋殷之後三代之禮孔子皆嘗學之而能

言其意但夏禮既不可考證殷禮雖存又非當世之法惟周禮乃時王之制今日所用孔子既不得位則從周而已。

右第二十八章 承上章為下不信而言亦人道也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王去聲。呂氏曰。三重謂議禮制度考文。惟天子得以行之。則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人得寡過矣。上焉

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

信。不信民弗從。上焉者謂時王以前。如夏商之禮雖善。而豈不可考。下焉者謂聖人在下。如孔子雖善於禮。而不存尊位也。故君子之道。本諸

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

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此君子指王天下者而言。其道即議禮制度考文之事也。本諸身有其德也。徵諸庶民。驗其所信從也。建立也。立於此而參於彼也。天地

者道也。鬼神者造化之迹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所謂聖人。復起不易言者也。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

而不惑。知人也。知天知人。知其理也。是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

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動兼言行而言。道兼法則而言。法法度也。則準則也。

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

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惡去聲。射音妮。詩作鞅。周頌振鷺之篇。射厭也。所謂此者。指本諸身以下六事而言。

又復扶反

石第二十九章 承上章居上不驕 而言亦人道也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祖述者遠宗其道。憲章者近守其法。律天時者法其自然之運。

襲水土者。因其一定之理。皆兼內外該本末而言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

行。如日月之代明。辟音塵。幬待報反。猶迭也。此言聖人之德。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

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悖猶背也。天覆地載。萬物並育於其間而不相害。四

時日月。錯行代明而不相悖。所以不害不悖者。小德之川流。所以並育並行者。大德之敦化。小德者全體之分。大德者萬殊之本。川流者如川之流。脈絡分明而往不息也。敦化者敦厚其他根本盛大而出無窮也。此言天地之道。以見上文取辟之意也。

右第三十章 言天道也

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

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

以有別也。知去聲。齊側皆反。別彼列反。聰明睿知。生知之質。臨。請居上而臨下也。其下四者。乃仁義禮知之德。又文章也。理條理也。密詳細也。察明辨也。溥博淵泉而時

出之。溥博。周徧而廣濶也。淵泉。靜深而有本也。出。發見也。言五者之德。充積於中。而以時發見於外也。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

生知如字

見音現

中庸

二十五 廣益書局校印



音 豬音

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見音塊說音恍。言其允積極其感而發見當其可也。是以聲名

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

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施去聲。隊

音隊。舟車所至以下。蓋極言之。配天言其德之所及廣大如天也。

右第三十一章 承上章而言小德之川流亦天道也

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

育。夫焉有所倚。夫音扶。焉於度反。經綸皆治絲之事。經者理其緒而分之。綸者比其類而合之也。經常也。大經者五品之人倫。大本者所性之全體也。惟聖人之德極誠無妄。故於人倫各盡其當然之實。

而皆可以為天下後世法。所謂經綸之也。其於所性之全體無一毫人欲之為以雜之。而天下之道千變萬化。皆由此出。所謂立之也。其於天地之化育。則亦其極誠無妄者。有默契焉。非但聞見之知而已。此皆至誠無妄自然之功用。夫豈有所倚者於物而後能哉。

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肫之純反。肫肫至貌。以經綸而言也。淵淵靜深貌。以立本而言也。浩浩廣大貌。以知化而言也。其淵其天

則非特如之而已。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聖知之知。去聲。固猶實也。鄭氏曰。唯聖人能知聖人也。

右第三十二章 承上章而言大德之教化亦天道也。前章言至聖之德。此章言至誠之道。然至誠之道。非至聖不能知。至聖之德。非至誠不能為。則亦非二物矣。此篇言聖人天道

之極致至此而無以加矣。

詩曰衣錦尚絀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

之道雖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

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衣去聲絀口迴反惡去聲闇於感反。前章言聖人之德極其盛矣此復自下學立心之始言之而下文

又推之以至其極也。詩國風衛碩人鄭之韋皆作衣錦裝衣裝絀同禪衣也尚加也古之學者為己故其立心如此尚絀故闇然衣錦故有日章之實漢簡溫絀之襲於外也不厭而文且理馬錦之美在中也小人反是則暴於外而無實以繼之是以的然而日亡也遠之近見於彼者由於此也風之自者乎外者本乎內也微之顯有諸內者形諸外也為己之心而又知此三者則知所證而可入德矣。故下文引詩言謹獨之事。詩云潛雖伏矣亦

禪音 暴步 下反

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

人之所不見乎。惡去聲。詩小雅正月之篇承上文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也。疚病也無惡於志猶言無愧於心此君子謹獨之事也。詩云相在爾室

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相去聲。詩大雅抑之篇神視也屋漏室西北隅也承上文又言君子之

戒謹恐懼無時不敬不待言動而後敬信則其為己之功益加密矣。故下文引詩并言其效。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

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假格同鈇音夫。詩商頌烈祖之篇奏進也承上文而遂及其效言進而感格於神明之際極其誠敬無有言說而人自化之

并去 聲

中庸

二十七

廣益書局校印

也威畏也鈞莖 斫刀也鈞斧也 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詩周頌烈文之篇不顯說見二十六章此借引以為幽深玄遠之意承上文言天子有不顯之德而諸侯法之則其德愈深而效愈遠矣篤恭言不顯其敬也篤恭而天下平乃聖人望德淵微自然之應中庸之極功也 詩云

子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

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輶由西二音○詩大雅皇矣之篇引之以明上文所謂不顯之德者正以其不

大聲與色也又引孔子之言以為聲色乃化民之末務今但言不大而已則猶有聲色者存是未足以形容不顯之妙不若於民之詩所言德輶如毛則庶乎可以形容矣而又自以為謂之毛則猶有可比者是亦未盡其妙不若文王之詩所言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然後乃為不顯之至耳蓋聲臭有無形在物最為微妙而猶曰無之故准此可以形容不顯為善之妙非此德之外又別有是三等然後為至也

右第三十三章子思因前章極致之言反求其本復自下

學為己謹獨之事推而言之以馴致乎篤恭而天下平之

盛又贊其妙至於無聲無臭而後已焉蓋舉一篇之要而

約言之其反復丁寧示人之意至深切矣學者其可不盡

心乎

論語卷之一

朱熹集註

學而第一

此為書之首篇故所記多務本之意乃入道之門積德之基學者之先務也凡十六章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說悅同。學之為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為。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習為數飛也。學之不已如鳥

數飛也。說喜意也。既學而又時時習之。則所學者熟而中心喜說。其進自不能已矣。程子曰。習重習也。時復思。渙洽於中。則說也。又曰。學者將以行之也。時習之。則所學者在我。故說謝氏曰。時習者。無時而不習。坐如尸。坐時習也。立如齊。立時習也。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樂音洛。朋同類也。自遠方來。則近者可知。程子曰。以喜及人而信從者眾。故可樂。又曰。說在心。樂主發散在外。

人不知

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愠音問反。愠含怒意。君子成德之名。尹氏曰。學在己。知不在人。何愠之有。程子曰。雖樂於及人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愚謂及人而樂者。順而易。不知而不愠者。逆而難。故惟成德者能之。然德之所以成。亦曰學之正習之熟說。

之深而不已焉耳。程子曰。樂由說而後得。非樂不足以語君子。

○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

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

弟好皆去聲。鮮上聲。下同。有子孔子弟子名若善。

事父母為孝。事兄長為弟。犯上謂干犯在上之人。鮮少也。作亂則為悖逆爭鬪之事矣。此言人能孝弟。則其心和順。少好犯上。必不好作亂也。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

弟也者。其為人之本與。

與平聲。務專力也。本猶根也。仁者愛之理。心之德也。為仁猶曰行仁。與者疑辭。謙退不敢質言也。言君子凡事專用力於根本。本既立。則其道自生。若上

文所謂孝弟。乃是為仁之本。學者務此。則仁道自此而生也。程子曰。孝弟順德也。故不好犯上。豈復有逆理亂常之事。德有本。本立則其道充大。孝弟行於家。而後仁愛及於物。所謂親親而仁民也。故為仁以孝弟為本。論性則以仁為孝弟之本。或問

上聲 聲 音 佩 復 反 又 反 平 聲 同 重 初 下 數 音

皆 反

又 反

又 反

平 聲

同 重

初 下

數 音

孝弟為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仁否曰非也謂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蓋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則有箇仁義禮智四者而已嘗嘗有孝弟來然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故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巧言令色鮮矣仁巧言令色鮮矣仁心之德亡矣聖人詞不迫切專言鮮則絕無可知學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則知仁矣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有悉井反為去聲傳平聲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字子輿蓋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傳謂受之於師習謂熟之於己曾子以此三者日省其身有則

改之無則加勉其自治誠切如此可謂得為學之本矣而三者之序則又以忠信為傳習之本也○尹氏曰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身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真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故傳之無弊謝氏曰觀於子思孟子可見矣

惜乎其嘉言善行不盡傳於世也其○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

使民以時道乘皆去聲道治也千乘諸侯之國其地可出兵車千乘者也敬者主一無適之謂敬事而信者敬其

果能此亦足以治其國矣聖人言雖至近上下皆通此三者者若推其極堯舜之治亦不過此若常人之言近則淺近而已矣

楊氏曰上不敬則下慢不信則下疑下慢而疑事不立矣敬事而信以身先之也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蓋侈用則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故愛民必先於節用然使之不以其時則力本者不獲有盡雖有愛人之心而人不被其澤矣然此特論其所存而已未及其政也尚無是心則雖有政不行焉胡氏曰凡此數者又皆以敬為主愚謂五者及復相因各有次第讀者宜細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眾而親仁行有餘

力則以學文弟子之弟上聲則弟之弟去聲謹者行之有常也信者言之有實也汎廣也眾謂眾人親近也仁謂仁者餘力猶言暇日以用也文謂詩書六藝之文程子曰為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不修其

覆反 服反 又音 伏行 去聲

德行

為去

好去

同聲下

易去

聲

長上

樂音

洛

職而先文非為己之學也尹氏曰德行本也文藝末也窮其本末知所先後可以入德矣洪氏曰未有餘力而學文則丈減其質有餘力而不學文則質勝而野愚謂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而所行或出於私意非但失之於野而已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子夏孔子弟子姓卜名商賢人之賢而易其好色之心好善有誠也致猶委也委致

其身謂不有其身也四者皆人倫之大者而行之必盡其誠學求如是而已故子夏言有能如是之人苟非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雖或以為未嘗為學我必謂之已學也 游氏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能是四者則於人倫厚矣學之為道何以加此子夏以文學名而其言如此則古人之所謂學者可知矣故學而一篇大抵皆在於務本吳氏曰子夏之言其意善矣然詞氣之間抑揚太過其流之弊將或至於廢學必若上章夫子之言然後為無弊也

子曰

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重厚重威威嚴固堅固也輕乎外者必不能堅乎內故不厚重則無威嚴而所學亦不堅固也主忠信人不忠信

則是皆無實為忠則易為善則難故學者必以是為主矣程子曰人道惟在忠信不誠則無物且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人心也若無忠信豈復有物乎 無友不如己者無毋通禁止辭也友所以輔仁不如己則無益

過則勿憚改勿亦禁止之辭憚畏難也自治不勇則惡日長故有過則當速改不可畏難而苟安也程子曰學問之道無他也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程子曰君子自修之道當如是而有損

也游氏曰君子之道以威重為質而學以成之學之道必以忠信為主而以勝己者輔之然或吝於改過則終無以入德而賢者亦未必樂告以善道故以過勿憚改終焉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慎終者喪盡其禮追遠者祭盡其誠民德歸厚謂下民化之其德亦歸於厚蓋終者人之所易忽也而能謹之遠者人之所易忘也而能追之厚之道也故以此自為則己之德厚下民化之

則其德亦歸於厚矣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

易去聲下

同

行去聲

抑與之與之與之與平聲下同。子禽姓陳名亢子貢姓端木名賜皆孔子弟子或曰亢子貢弟子未知孰是抑反語辭子貢曰夫子温良恭儉

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温和厚也良易直也恭莊敬也儉節制也讓謙遜也

五者夫子之威德光輝接於人者也其諸語辭也人他人也言夫子未嘗求之但其德容如是故時君欲信自以其政就而問之耳非若他人必求之而後得也聖人過化存仁之妙未易窺測然即此而觀則其德威禮恭而不願乎外亦可見矣學者所當潛心而勉學也○謝氏曰學者觀於聖人威儀之間亦可以進德矣若子貢亦可謂善觀聖人矣亦可謂善言德行矣今去聖人千五百年以此五者想見其形容尚能使人興起而況於親炙之者乎張敬夫曰夫子至是邦必問其政而未有能委國

而授之以政者蓋見聖人之儀型而樂告之者東

彝好德之良心也而私欲害之是以終不能用耳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行去聲 父在子不得自專而志則可知父沒然後其行可見故觀此足以知其人之善惡然又必能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乃見其

孝不然則所行雖善亦不得為孝矣 尹氏曰知其道雖終身無改可也知其非道何待三年然則三年無改者孝子之心有所不忍故也游氏曰三年無改亦謂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耳 ○有子曰禮

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和者從容不迫之意蓋禮之為體雖嚴然皆出於

自然之理故其為用必從容而不迫乃為可貴先王之道此其所以為美而小事大事無不由之也 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

不可行也承上文而言如此而復有所不行者以其徒知和之為貴而一於和不復以禮節之則亦非復禮之本然矣所以流蕩忘返而亦不可行也 程子曰禮勝則難故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以斯為美而小大由

之樂勝則流故有所不行者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范氏曰凡禮之體主於敬而其用則以和為貴敬者禮之所以立也和者樂之所由生也若有子可謂達禮樂之本矣愚謂嚴而恭和而節此禮之自然禮之全體也毫厘有差則失其中正

從十 容反 復扶 又反

而各倚於一偏其不可行均矣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

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近遠皆去聲 信約信也義者事之宜也復踐言也恭致敬也禮節文也因猶依也宗猶主也言約信而合其宜則言必可踐矣致恭而中其節則能遠恥辱矣所依者

不失其可親之人則亦可以宗而主之矣此言人之言行交際皆當謹之 於始而慮其所終不然則因仍苟且之間將有不勝其自失之悔者矣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

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好去聲 不求安飽

者志有在而不暇及也敏於事者勉其所不足慎於言者不敢盡其所有餘也然有不敢自是而必就有道之人以正其是非則可謂好學矣凡言道者皆謂事理當然之理人之所共由者也 尹氏曰君子之學能是四者可謂篤志力行者矣然不取

正於有道未免有差如楊墨學仁義而左者也其流至於無父無君謂之好學可乎 子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

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 樂音洛好去聲 諂卑屈也驕矜肆也常人溺於貧富之中而不知所以自守故必有二者之病無諂無驕則知自

守矣而未能超乎貧富之外也凡曰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也樂則心廣體胖而忘其貧好禮則安處事樂循理亦不自知其富矣子貢貨殖差先貧後富而常用力於自守者故以此為問而夫子答之如此蓋許其所已能而勉其所未至也 子

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 磋七多反與平聲 詩衛風淇澳之篇言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復磋之治

玉石者既琢之而復磨之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子貢自以無詔無驕為至矣聞夫子之言又如義理之無窮雖有得焉而未可遽自足也故引是詩明之 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

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往者其所已言者來者其所未言者 愚按此章問答其淺深高下固不待辨說而明矣然不切則磋無所施不琢則磨無所措故學者雖不可安於小成而

復扶 又反

諂音 差

中去 聲行 去聲 勝平 聲



造七  
到反  
務 驚音

處上  
聲  
駟古  
聲反

治去  
聲遠

不求造道之極致亦不可驚於  
於虛遠而不察切己之實病也  
人之不已知不知人則是非  
邪正或不能辨故以為患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患不知人也

尹氏曰君子求在我者故不患

為政第二 凡二十 四章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

共音拱亦作拱 政之為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德之為

言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也北辰北極天之極也居其所不動也言眾星四面旋繞而歸向之也為政以德則無為而天下歸之其象如此程子曰為政以德然後無為范氏曰為政以德則不動而化不言而信無為而成所守者至簡而能御煩所處者至靜而能制動

所務者至寡而能服眾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詩三百十一篇言三百者舉大數也蔽猶蓋也思無邪魯頌駟篇之辭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然其言微婉且或各因一事而發求其直指全體則未有若此之明且盡者故夫子言詩三百篇而惟此一言足以盡其義蓋其示人之意亦深切矣 程子曰思無邪者誠也范氏曰學者必務知要知要則能守約守約則足盡博矣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亦可以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

以刑民免而無恥

道音導下同 道猶引導謂先之也政謂法制禁令也齊所以一之也道之而不從者有刑以一之也免而無恥謂免向刑罰而無所羞愧蓋雖不敢為惡而為惡之心未嘗忘也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禮為制度品節也格至也言躬行以率之則民有所觀感而興起矣而其淺深厚薄之不一者又有禮以一之則民恥於不

善而又以至於善也一說格正也書曰格其非心 愚謂政者為治之具刑者輔治之法德禮則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禮之本也此其相為終始雖不可以偏廢然政刑能使民遠罪而已德禮之效則有以使民日遷善而不自知故治民者不可徒



聲 語音

御 渾上

聲為 分並

去聲 燕音

滯 畜許

六反 曾平

聲 夫而告之

背音 佩難

去聲 處上

聲 省悉

者為其所待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武伯懿子之子名懿言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惟恐其有疾病常

以為憂也人子體此而以父母之心為心則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於不謹矣豈不可 以為孝乎舊說人子能使父母不以其陷於不義為憂而獨以其疾為憂乃可謂孝亦通 ○子游問孝子曰

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養去聲別彼列反

子游孔子弟子姓名樞養謂飲食供養也犬馬待人而食亦若養然言人畜犬馬皆能有以養之若能養其親而敬不至則 與養犬馬者何異甚言不敬之罪所以深警之也胡氏曰世俗事親能養足矣狎思恃愛而不知其漸流於不敬則非小失也

子游聖門高弟未必至此聖人直恐 其踰愛於敬故以是深警發之也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

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 食音嗣色難謂事親之際惟色為難也食飯也先生父兄也饌飲食之也曾猶嘗也蓋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

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故事親之際惟色為難耳服勞奉養未足為孝也舊說承順父母之色為難亦通 程子曰告懿子告 眾入者也告武伯者以其人多可憂之事子游能養而或失於敬子夏能直言而或少溫潤之色各因其材之高下與其所

夫而告之 故不同也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

回也不愚 回孔子弟子姓顏字子淵不違者意不相背有聽受而無間難也私謂燕居獨處非進見請問之時發謂發明所言之理愚聞之師曰顏子深潛純粹其於聖人體段已具其間夫子之言默識心融觸處洞然自有條理故終日言但見其不違如愚而已及退省其私則見其日用動 ○子曰視其所以 以為也為善者靜語默之間皆足以發明夫子之道坦然由之而無疑然後知其不愚也

為小 觀其所由 觀比視為詳矣由從也事雖為善而意之所從來者有未善焉則亦不得為君子矣或由行也謂所以行其所為者也 察其所安 察則又加詳矣安所樂也由

人 為小 觀其所由 察其所安

升反 樂音 浴平 聲 扶夫音

合上 聲幾 平聲

遠去 聲殿 音浸 好去 聲強 上聲

雖善而心之所樂者不在於是  
則亦偽耳豈能久而不變哉  
人馬度哉人馬度哉  
馬於度反度所留反 馬何也度匿也重言以深明之程子曰在己者能知言窮理則能以此察人倫如聖

也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  
溫尋繹也故者為所聞新者今所得言學能時習謹聞而每有新得則所學在我而其應不窮故可以為人師

若夫記問之學則無得於心而所知有限故學  
記識其不足以為人師正與此意互相發也  
子曰君子不器  
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體無不具故用無不周非持為一材一藝而

已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周氏曰先行其言者行之於未言之前而後從之者言之於既行之後 范氏

曰子貢之患非言之艱  
而行之艱故告之以此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比必二反 周普徧也此偏黨也皆與人親厚

之意但周公而比私耳  
君子小人所為不同如陰陽晝夜每相反其究其所以分則在公私之際  
亮極之左耳故聖人於周比而同驕秦之屬常對舉而互言之欲學者定字兩間而審其取舍之義也  
子曰學

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不求諸心故昏而無得不習其事故危而不安 程子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五者廢其一非學也

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范氏曰攻專治也故治木石金玉之工曰攻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為一端如楊墨是也其害夫下至於無父無君專治而欲精之為害甚矣 程子曰佛氏之言比之

楊墨尤為近理所以其害為尤甚學者當如淫  
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駸駸然入其中矣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

知為不知是知也  
女音汝 由孔子弟子姓仲字子路子路好勇蓋有強其所不知以為知者故夫子告之曰我教汝以知之之道乎但所知者則以為知所不知者則以為不知如此則雖或不能

盡知而無自欺之弊亦不害其為知  
矣况由此而求之又有可知之理乎  
子張學干祿  
子張孔子弟子姓顛孫名師干求也祿仕者之奉也  
子曰多聞闕疑

上 論 卷一 為政 九 廣益書局校印

奉符 用反 行去 聲

錯倉 故反 好去 聲惡 去聲

樂音 洛為 欲之 為去 聲

語音 御要

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

祿在其中矣行寡之行去聲 呂氏曰疑者所未信殆者所未安程子曰尤罪自外至者也悔理自內出者也 愚謂多聞見者學之博闕疑殆者擇之精慎言行者守之約凡言在其中者皆不求而自至之辭

言此以救子張之失而進之也 程子曰修天爵則人爵至君子言行能謹得祿之道也子張學干祿故告之以此使定 其心而不為利祿動若顏閔則無此問矣或疑如此亦有不得祿者孔子益曰耕也鋤在其中惟理可為者為之而已矣

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

諸直則民不服哀公魯君名將凡君問皆稱孔子對曰者尊君也錯捨置也諸眾也程子曰舉錯得義則人心 服謝氏曰好直而惡枉天下之至情也順之則服逆之則去必然之理也然或無道以照之

則以直為枉以枉為直者多矣 是以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也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

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季康子魯大夫季孫氏名肥莊謂容貌 端嚴也臨民以莊則民敬於己孝於親

慈於眾則民忠於己善者舉之而不能者教之則民有所勸而樂於為善 張敬夫曰此皆 在我所當為非為欲使民敬忠以勸而為之也然能如是則其應蓋有不期然而然者矣或謂孔子曰

子奚不為政定公初年孔子不仕故 或人疑其不為政也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

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書周書君陳篇書云孝乎者言書之言孝如此也善兄弟曰友書言 君陳能孝於親友于兄弟又能推廣此心以為一家之政孔子引之

言如此則是亦為政矣何必居位乃為為政乎蓋孔子之不 任有難以語或人者故託此以告之要之至理亦不外是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

平聲 軌音 尼乘 去聲

王去 聲 楚 禁反

論平 聲說 的 孔子

大車無軌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 軌五兮反軌音月 大車謂平地任載之車軌轅端 橫木縛軌以駕牛者小車謂田車兵車乘車軌轅端

上曲鈞衡以駕馬者車無此二者 則不可以行人而無信亦猶是也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 陸氏曰也一作乎○王者易姓受命為一世 子張問自此以後十世之事可知乎

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

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馬氏曰所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愚按三綱謂君為 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五常謂仁義禮智信文質謂夏尚忠商

高質周尚文三統謂夏正建寅為人統商正建丑為地統周正建子為天統三綱五常禮之大體三代相繼皆因之而不能變 其所損益不過文章制度小過不及之間而其已然之迹今皆可見則自今以往或有繼周而王者雖百世之遠所因所革亦

不過此豈但十世而已乎聖人所以知來者蓋如此非若後世識術數之學也 胡氏曰子張之問蓋欲知來而聖人言其既 往者以明之也夫自修身以至於為天下不可一日而無禮天經天秩人所共由禮之本也商不能改乎夏周不能改乎商所

謂天地之常經也若乃制度文為或太過則當損或不足則當益益之損之 而所因者不壞是古今之通義也因往推來雖百世之遠不過如此而已矣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

詔也 非其鬼謂非其所當 祭之鬼詔求媚也 見義不為無勇也 知而不為 是無勇也

### 論語卷之二

#### 八佾第三 凡二十六章通前篇末 二章皆論禮樂之事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佾音逸季氏魯大夫季 孫氏也佾舞列也天子八

上 論 卷二 八佾 十一 廣益書局校印

至舞於庭

諸侯大夫四士二每倫人數如其倫數或曰每倫八人未詳孰是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禮樂孔子言其此事尚忍為之則何事不可忍為或曰忍容忍也蓋深疾之辭也范氏曰樂舞之數自上而下降殺以兩而已故兩之間不可以毫髮僭差也孔子為政先改禮樂則季氏之罪不容誅矣謝氏曰君子於其所不當為不敢須臾處不忍故也而季氏忍此矣則雖執父與君亦何所憚而不為乎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

者語

也天子宗廟之祭則歌雍以徹是時三家僭而用之相助也辟公諸侯也穆穆深遠之意天子之容也此雍詩之詞孔子引之言三家之堂非有此事亦何取於此義而歌之乎譏其無知妄作以取僭竊之罪 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所當為魯安得僭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 程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

可忍

也天子宗廟之祭則歌雍以徹是時三家僭而用之相助也辟公諸侯也穆穆深遠之意天子之容也此雍詩之詞孔子引之言三家之堂非有此事亦何取於此義而歌之乎譏其無知妄作以取僭竊之罪 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所當為魯安得僭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 程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

方是

也天子宗廟之祭則歌雍以徹是時三家僭而用之相助也辟公諸侯也穆穆深遠之意天子之容也此雍詩之詞孔子引之言三家之堂非有此事亦何取於此義而歌之乎譏其無知妄作以取僭竊之罪 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所當為魯安得僭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 程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

孔子

也天子宗廟之祭則歌雍以徹是時三家僭而用之相助也辟公諸侯也穆穆深遠之意天子之容也此雍詩之詞孔子引之言三家之堂非有此事亦何取於此義而歌之乎譏其無知妄作以取僭竊之罪 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所當為魯安得僭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 程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

語口

也天子宗廟之祭則歌雍以徹是時三家僭而用之相助也辟公諸侯也穆穆深遠之意天子之容也此雍詩之詞孔子引之言三家之堂非有此事亦何取於此義而歌之乎譏其無知妄作以取僭竊之罪 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所當為魯安得僭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 程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

中未

也天子宗廟之祭則歌雍以徹是時三家僭而用之相助也辟公諸侯也穆穆深遠之意天子之容也此雍詩之詞孔子引之言三家之堂非有此事亦何取於此義而歌之乎譏其無知妄作以取僭竊之罪 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所當為魯安得僭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 程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

嘗說

也天子宗廟之祭則歌雍以徹是時三家僭而用之相助也辟公諸侯也穆穆深遠之意天子之容也此雍詩之詞孔子引之言三家之堂非有此事亦何取於此義而歌之乎譏其無知妄作以取僭竊之罪 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所當為魯安得僭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 程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

舞八

也天子宗廟之祭則歌雍以徹是時三家僭而用之相助也辟公諸侯也穆穆深遠之意天子之容也此雍詩之詞孔子引之言三家之堂非有此事亦何取於此義而歌之乎譏其無知妄作以取僭竊之罪 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所當為魯安得僭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 程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

通將

也天子宗廟之祭則歌雍以徹是時三家僭而用之相助也辟公諸侯也穆穆深遠之意天子之容也此雍詩之詞孔子引之言三家之堂非有此事亦何取於此義而歌之乎譏其無知妄作以取僭竊之罪 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所當為魯安得僭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 程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

### 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

徹直列反相去聲 三家魯大夫孟孫叔孫李孫之家也雍周頌篇名徹祭畢而收其俎

###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

游氏曰人而不仁則人心亡矣其如禮樂何哉言雖欲用之而禮樂不為之用也 程子曰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季氏曰禮樂待人而後行苟非其人則雖玉帛交錯鐘鼓鏗鏘亦將如之何哉然記者序此於八倫

### 林放問禮之本

林放魯人見世之為禮者專事繁文而疑其本之不在是也故以為問 子曰大

哉問 孔子以時方逐末而放獨有志於本故大其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 問蓋得其本則禮之全體無不在其中矣

戚 易去聲 易治也孟子曰易其田疇在喪禮則節文習熟而無哀痛慘怛之實者也戚則一於哀而文而不足其禮者得中奢易則過於文儉戚則不及而質二者皆未合禮然此物之理必先有質而後有文則質乃禮之本也 范氏曰夫祭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喪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禮失之奢喪失之易皆不能反本而隨其末故也禮奢而備不若儉而不備之愈也喪易而文不若戚而不文之愈也儉者物之質戚者心之誠故

為禮之本楊氏曰禮始諸飲食故汗尊而抔飲為之簋豆鬯豆豐爵之飾所以文之也則其本儉而已喪不可以徑情而直行為之哀麻哭踊之數所以節之也則其本戚而已周衰世方以文滅質而林放獨能問禮之本故夫子大之而告之以此

氏字 讀妄 去聲 非上 聲分 去聲 為去 聲 放去 聲 治平 聲但 音達 夫音 扶 汙音 哇杯 音杯 剝音 寢籃 音芥 蓋音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吳氏曰亡古無字通用 程子曰夷狄且有君長不如諸夏之僭亂反無上下之分也 尹氏

曰孔子傷時之亂而歎之也亡非實亡也雖有之不能盡其道爾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

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女音汝與平聲 旅祭名泰山山名在魯地禮請俵祭封內山川季氏祭

之僭也冉有孔子弟子名求時為季氏宰救謂救其陷於僭竊之罪嗚呼歎辭言神不享非禮欲季氏知其無益而止又進林放以勵冉有也 范氏曰冉有從季氏夫子豈不知其不可告也然而聖人不輕絕人盡己之心安知冉有之不能救季氏

之不可諫也既不能正則美林放以明泰山之不可誣是亦教誨之道也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

而飲其爭也君子 飲去聲 揖讓而升者大射之禮耦進三揖而後升堂也下而飲謂射畢揖降以俟眾耦皆降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取解立飲也言君子恭遜不與人爭惟於射而後有爭然其爭

也雍容揖遜乃如此則其爭也君子而非若小人之爭矣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

謂也 倩七練反盼普覓反絢呼懸反 此逸詩也倩好口輔也盼目黑白分也素粉地畫之質也絢采色畫之飾也言人有此倩盼之美質而又加以華采之飾如有素地而加采色也子夏疑其反謂以素為飾故問之 子曰

繪事後素 繪胡對反 繪事繪畫之事也後素後於素也考工記曰繪畫之事後素功謂先粉地為質而後施五采猶人有美質然後可加文飾 曰禮後乎子曰起

予者商也始可與詩已矣 禮必以忠信為質猶繪事必以粉素為先起猶發也起予猶能起發我之志意謝氏曰子貢因論學而知詩子夏因論詩而知學故皆可與言詩

揚氏曰甘受和白愛求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其質禮不虛行此繪事後素之說也孔子曰繪事後素而子夏曰禮後乎可謂能繼其志矣非得之言意之表者能之乎商賜可與言詩者以此若夫玩心於章句之末則其為詩也固而已矣所謂起



癸疊 音雷

衰音 催長

上聲 分去

聲 曾音

層 誣音

無 解音

至 畫俗

作畫 非

和去 聲

夫音 扶 長上 聲

子則亦相長之義也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

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杞夏之後宋殷之後徵證也文典籍也獻賢也言二代之禮我能言之而二國不足

取以為證以其文獻不足故也文獻若足則我能取之以證吾言矣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禘大計反

趙伯循曰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賜魯重祭故得禘於周公之廟以文王為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然非禮矣灌者方祭之始用鬱鬯之酒灌地以降

神也魯之君臣當此之時誠意未散猶有可觀自此以後則浸以懈怠而無足觀矣蓋魯祭非禮孔子本不欲觀至此而失禮之中又失禮焉故發此歎也 謝氏曰夫子嘗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證也我欲觀商道是故之宋而不足證也又

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哀矣考之杞宋已如彼考之當今又如此孔子所以深歎也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

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先王報本追遠之意莫深於禘非仁孝誠敬之至不足以與此非或

人之所及也而不王不禘之法又魯之所當諱者故以不知答之示與視同指其掌弟子記夫子言此而有指其掌言其明且易也蓋知禘之說則無理不明誠無不格而治天下不難矣聖人於此豈真有所不知也哉 ○祭如

在祭神如神在程子曰祭祭先祖也祭神祭外神也祭先主於孝祭神主於敬愚謂此門人記孔子祭祀之誠意子曰吾不與祭如不

祭與去聲又說孔子之言以明之言已當祭之時或有故不得與而使人攝之則不得致其如在之誠故雖已祭而此心缺然如未嘗祭也范氏曰君子之祭七日戒三日齋必見所祭者誠之至也是故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享皆由己

以致之也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可不謹乎吾不與祭如不祭誠為實禮為虛也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

鬱迂  
勿反

亮反

齋側  
皆反

與去  
聲

齊側  
皆反

監吉

暫反

純下

沒反

少去

聲  
棲音  
西鵠  
音谷  
中去

**何謂也**

王孫賈衛大夫媚親順也室西南隅為奧寔者五祀之一頁所祭也凡祭五祀皆先設主而祭於其所然後迎尸而祭於奠如祭宗廟之儀如祀寔則設主於寔寔祭畢而更設饌於奧以迎尸也故時俗之語因以奧有  
**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天即理也其尊

常尊而非祭之主寔雖卑賤而當時用事喻有結於君不如附和權臣也賈衛之權臣故以此諷孔子  
**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天即理也其尊無對非與寔之可比也逆理則獲罪於天矣豈媚於與寔所能禱而免乎言但當順理非特不當媚寔亦不可媚於與也  
謝氏曰聖人之言避而不迫使王孫賈而知此意不為無益使其不知亦非所以取禍  
**子曰周**

**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郁於六反 監視也二代夏商也言其視二代之禮而損益之郁郁文盛貌 尹氏曰三代之禮至周大備夫子美其文

而從之  
**子入大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鄆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每**

**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  
大音秦郡側留反 太廟魯周公廟此蓋孔子始任之時入而助祭也鄆魯邑名孔子父叔梁紇嘗為其邑大夫孔子自少以知禮聞故或人因此而譏之孔

子言是禮者敬謹之至乃所以為禮也 尹氏曰禮者敬而已矣雖知亦問謹之至也其為敬莫大於此謂之不知禮者豈足以知孔子哉  
**子曰射不主皮為力不**

**同科古之道也**  
為去聲 射不主皮鄉射禮文為力不同科孔子解禮之意如此也皮革也希侯而棲革於其中以為的所謂鵠也科等也古者射以觀德但主於中而不主於貫革蓋以人力之有強弱不

同等也記曰武王克商散軍郊射而貫革之射息正謂此也周衰禮廢列國兵爭復尚貫革故孔子歎之 楊氏曰中可以學而能力不可以強而至聖人言古之道所以正今之失  
**子貢欲去告**

**朔之餼羊**  
告古為反餼許氣反去起呂反 告朔之禮古者天子常以孝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於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餼生牲也魯自文公始不視朔而有司猶供此羊故子貢欲

**去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愛猶惜也子貢蓋惜其無實而妄費然禮雖廢羊存猶得以識之而可復焉蓋併去其羊則此禮遂亡矣孔子所以

聲下

同復

扶又

反強

而之

強上

聲

識音

志

唯七

哀反

惜之。○楊氏曰：告朔請餼，所以稟命於君，親禮之大者。魯不視朔矣。然羊存，則告朔之名未泯，而其實因可舉。此夫子所以惜之也。

也。○黃氏曰：孔子於事君之禮，非有所加也。如是而後盡，爾時人不能反以為諂，故孔子言之以明禮之當然也。程子曰：聖人事君盡禮，當時以為諂，若他人言之，必曰我事君盡禮，小人以為諂，而孔子之言止於如此。聖人道大德宏，此亦可見。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定公魯君名宋，二者皆理之當然，各欲自盡而已。○呂氏曰：使臣不忠，其不忠患禮之不。○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樂音洛。○關雎，周南國風詩之首篇也。淫者，樂之過而失其正者也。傷者，哀之過而不失其正也。故夫子稱之如此，欲學者玩其辭，審其音，而有以識其性情之正也。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

三代之社不同者，古者立社各樹其土之所宜木以為主也。戰栗，恐懼貌。宰我又言周所以用栗之意如此，豈以古者戮人於社，故附會其說與。

○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

遂，事謂事雖未成而勢不能已者。孔子以宰我所對非立社之本意，又啟時君殺伐之心，而其言已出，不可復救，故歷言此以深責之，欲使謹其後也。○尹氏曰：古者各以所宜木名其社，非取義於木也。宰我不知而妄對，故夫子責之如此。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桓公，霸諸侯，器小言其不知而妄對，故夫子責之如此。

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馬得儉。○馬於度反，或人蓋疑器主於王道。

見形  
向反

屏音  
丙下

同  
復扶

又反  
下同

治音  
持

得見

小之為儉三歸臺名事見說苑攝兼也家臣不能具官一人常兼數事管仲不然管言其侈

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

亦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玷管氏亦有反玷管氏而知

禮孰不知禮

好去聲玷丁念反 或人又疑不儉為知禮屏謂之樹塞猶敵也設屏於門以蔽內外也好謂好會玷在兩楹之間獻酬飲畢則反爵於其上此皆諸侯之禮而管仲僭之不知禮也 愚謂孔子譏管

仲之器小其旨深矣或人不知而疑其儉故斥其奢以明其非儉或又疑其知禮故又斥其僭以明其不知禮蓋雖不復明言器小之所以然而其所以小者於此亦可見矣故程子曰奢而犯禮其器之小可知蓋器大則自知禮而無此失矣此言當深

味也蘇氏曰自修身正家以及於國則其本深其及者遠是謂大器楊雄所謂大器循規矩準繩先自治而後治人者是也管仲三歸反玷桓公內學六人而霸天下其本固已淺矣管仲死桓公薨天下不復宗齊楊氏曰夫子大管仲之功而小其器蓋

非王佐之才雖能合諸侯正天下其器不足稱也道學不明而王霸之畧混為一途故聞管仲之器小則疑其為儉以不儉告之則又疑其知禮蓋世方以詭遇為功而不知為之範則不悟其小宜矣

子語魯大

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

以成

語去聲大音秦從音繼 語告也大師樂官名時音樂廢缺故孔子教之翕合也從放也純和也皦明也繹相續不絕也成樂之一終也 謝氏曰五音六律不具不足以為樂翕如言其合也五音合矣清濁高下五味之相濟而後

和故曰純如合而和矣欲其無相奪倫故曰皦如然豈官自宮而商自商乎不相反而相連如貫珠可也故曰繹如也以成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

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

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

請見見之之見賢遍反從喪皆去聲 儀衛也封人掌封疆之官蓋賢而慮於下位者也

不見 一見 如字

治去 聲

好去 聲 問去 聲 上上 聲

君子謂當時賢者至此皆得見之自言其平日不見絕於賢者而求以自通也見之謂通使得見喪謂失位去國禮曰喪欲速貧是也木鐸金口木舌施政教時振以警眾者也言亂極當治天必將使夫子得位設教不久失位也封人一見夫子而遽以是稱之其所得於觀感之間者深矣或曰木鐸所以徇于道路言天使夫子失位周流四方以行其教如木鐸之徇於道路也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

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韶舜樂武王樂美者聲容之盛善者美之實也舜韶盡善致治武王伐紂救民其功一也故其樂皆盡美然舜之德性之也以揖遜而有天下武王之德反

之也又以征誅而得天下故其實有不同者程子曰成湯放桀惟有慙德武王亦然故未盡善堯舜湯武其揆一也征伐非其所欲所遇之時然爾

子曰居上不寬為禮

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居上主於愛人故以寬為本為禮以敬為本臨喪以哀為本既無其本則以何者而觀其所行之得失哉

里仁第四 凡二十 六章

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

處上聲馬於度反知去聲 里有仁厚之俗為美擇里而不居於是焉則失其是非之本心而不得為知矣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

利仁

樂音洛知去聲約窮困也利猶貪也蓋深知為好而必欲得之也不仁之人失其本心久約必濫久樂必淫惟仁者則安其仁而無適不然知者則利於仁而不易所守蓋雖深淺之不同然皆非外物所能奪矣謝氏曰仁者必

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間非有所存而自不亡非有所理而自不亂如目視而耳聽手持而足行也知者謂之有所見則可謂之有所得則未可有所存斯不亡有所理斯不亂未能無意也安仁則一利仁則二安仁者非顏閔以上去聖人為不遠不知此

味也諸子雖有卓越之才謂之見道不感則可然未免於利之也

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好惡皆去聲唯之為言獨也蓋無私心然後好惡當於

當去聲

繫如字又

音計一作

係同

離去聲

舍上聲下

同聲下

分去聲

易去聲下

理程子所謂得其公正是也。游氏曰：好善而惡惡，天下之同情。然人每失其正者，心有所繫，而不能自克也。惟仁者無私心，所以能好惡也。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也。惡如字。苟，誠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其心誠在於仁，則必無為惡之事矣。楊氏曰：苟志於仁，未必無過舉也。然而為惡，則無矣。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惡去聲。言君子所以為君子，以其仁也。若貪富貴而厭貧賤，則是有離其仁而無君子之實矣。何所成其名乎？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造次，七到反。沛，音貝。終食者，一飯之頃。造次，急遽也。且之時，顛沛，傾覆流離之際。蓋君子之於終食，造次顛沛之頃，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也。然取舍之分，明然後存養之功密，存養之功密則其取舍之分益明矣。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

身。好惡皆去聲。夫子自言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蓋好仁者真知仁之可好，故天下之物無以加之。惡不仁者，真知不仁之可惡，故其所以為仁者，必能絕去不仁之事，而不使少有及於其身。此皆成德之事故，難得而見之也。

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言好仁惡不仁者，雖不可見，然或有人果能一旦奮然用力於仁，則我

未見其力有不足者。蓋為仁在己，欲之則是而志之所至，氣必至焉。故仁雖難能而至之亦易也。

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蓋疑辭有之，謂有用力而力不足者，蓋人之氣質不

上論卷二里仁十九廣益書局校印

同故疑亦容或有此昏弱之甚欲進而不能者但我偶未之見耳蓋不敢終以為易而又歎人之莫肯用力於仁也 此章言仁之成德雖難其人然學者苟能實用其力則亦無不可至之理但用力而不至者今亦未見其人焉此夫子所以及惡而歎息之也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黨類也程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類君子常失於厚小人常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過於怒尹氏曰於此觀之則人之仁不仁可知矣 吳氏曰後漢吳祐謂掾以親政受汙辱之名所謂觀過知仁是也愚按此亦但言人雖有過猶可即此而知其厚薄非謂必俟其有過而後賢否可知也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道者事物當然之理苟得聞之則生順死安無復遺恨矣朝夕所以其言其時之近程子曰言人不可以不知道苟得聞道雖死可也又曰皆實理也人知而信者為

難死生亦大矣非誠有所得豈以夕死為可乎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心欲求道而以口體之奉不若人為恥其識趣之卑陋甚矣何足與議於道哉 程子曰志於道而心役乎外何足與議也

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適丁歷反比必二反 適專主也春秋傳曰吾誰適從是也莫不肯也此從也 謝氏曰適可也莫不可也無可無不可苟無道以主之不幾於猖狂自恣乎此老佛之學所以自謂心無所往而能應變而卒得罪於聖人也聖人之學不然於無可無不可之間有義存焉然則君子之心果有所倚乎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

懷德謂存其固有之善懷土謂溺愛其所處之安懷刑謂畏法懷惠謂貪利君子小人趣向不同公私之間而已矣 尹氏曰樂善惡不善所以為君子苟安務得所以為小人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放上聲 孔氏曰放依也多怨謂多與怨程子曰欲利於己必害於人故多怨

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

讓者禮之實也何有言不難也言有禮之實以為國則何難之

子曰能

聲 趣平

聲 傳去 又反 復扶 緇反 掾俞

有不然則其理文雖具亦且無如之何矣。而况於為國乎。○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為可

**知也** 所以立謂所以立乎其位者可知謂可以見。知之實。程子曰君子求其在己而已矣。○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

**曰唯** 參所金反唯上聲。參乎者呼曾子之名而告之貫通也。唯者應之速而無疑者也。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而泛應曲當用各不同曾子於其用處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如其體之一爾。夫子知其真積力久將有所得是以呼

而告之曾子果能默識其指即應之速而無疑也。○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

**已矣** 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而已矣者竭盡而無餘之辭也。夫子之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譬則天地之至誠無慮而萬物各得其所也。自此之外固無餘法而亦無待於推矣。曾子有見於此而難言之故借學者盡己推己之目以著

明之欲人之易曉也。蓋至誠無息者道之體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萬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萬殊也。以此觀之一以貫之之實可見矣。故曰忠心為忠如心為恕於義亦通。程子曰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違道不遠是也忠恕

一以貫之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此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綱又曰雖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軌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又曰聖人教人各因其才吾道一以貫之唯曾子為能達此孔子所以

告之也。曾子告門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亦猶夫子之告曾子也。中庸所以謂忠恕違道不遠斯乃下學上達之義。○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

**利** 喻猶曉也。義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程子曰君子之於義猶小人之於利也。唯其深喻是以篤好楊氏曰君子有舍生而取義者以利言之則人之所欲無甚於生所惡無甚於死孰肯捨生而取義哉。其所喻者義而已不知利之

為利故也。○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是善內自省者思己亦有是惡小人反是。思齊者慕己亦有

胡氏曰見人之善惡不同而無不反諸身者則不徒羨人而甘自畫不徒責人而忘自責矣。○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

呼荒 故反 下同

渾上 聲當 去聲

於音 烏

上 論 卷二 仁 二十一 廣益書局校印



復扶 又反 捷他 達反 省悉 井反 則坊 本作 即賢 見賢 遍反 復音 行去 聲 為去 聲 易去 聲

違勞而不怨 此章與內則之言相表裏錢微也微諫所謂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也見志不從又敬不違所謂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也勞而不怨所謂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熟諫父母怨不悅

而捷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也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遠遊則親去遠而為日久定省孺而音聞既不惟己之思親不置亦恐親之念

我無忘也遊必有方如已告云之東則不敢更東西欲親必知己之所在而無憂君已則必至而無失也范氏曰子能以父母之心為心則孝矣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胡氏曰已見首篇此蓋復出而逸其半矣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

喜一則以懼 知猶記憶也常知父母之年則既喜其壽又懼其衰而於愛日之誠自有不能已者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

之不逮也 言言者以見今之不然逮及也行不及言可恥之甚古者所以不出其言為此故也○范氏曰君子之於言也不得已而後出之非言之難而行之難也人惟其不行也是以輕言之言之如其所行之如其所言則出諸其口必不易矣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 鮮上聲謝氏曰不侈然以自放之謂約尹氏曰凡事約則鮮失非止謂儉約也 ○子曰

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行去聲謝氏曰放言易故欲訥力行難故欲敏○胡氏曰自吾道一貫至此十章疑皆管子內人所記也 ○子曰

德不孤必有鄰 鄰有親也德不孤立必以類應故有德者必有其類從之如居之有鄰也 ○子曰

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

友數斯疏矣 數角色反程子曰數煩數也胡氏曰事君諫不行則當去導友善不約則當止至於煩者則言者輕聽者厭矣是以求榮而反辱求親而反疏也范氏曰君臣朋友皆以義合故其事同也

論語卷之三

公治長第五 此篇皆論古今人物賢否得失蓋格物窮理之一端也凡二十七章胡氏以為疑多子貢之徒所記云

子謂公治長可妻也雖在縲綆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妻去聲下

之妻 如字

緣反 縲呂

縲音 縲反

縲音 縲反

縲音 縲反

縲音 縲反

縲音 縲反

縲音 縲反

縲音 縲反

同縲力追反縲息列反 公治長孔子弟子妻謂之妻也縲黑索也縲寧也古者獄中以黑索拘繫罪人長之為人無所考而夫子稱其可妻其必有以取之矣又言其人雖嘗陷於縲綆之中而非其罪則固無害於可妻也夫有罪無罪在我而已豈以自外至者為榮辱哉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

之 南容孔子弟子居南宮名縲又名适字子容諡敬叔孟懿子之兄也不廢言必見用也以其謹於言行故能見用於治朝免禍於亂世也事又見第十一篇 或曰公治長之賢不及南容故聖人以其子妻長而以兄子妻容蓋厚於兄而薄於已也程子曰此以己之私心窺聖人也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自至公何避嫌之有况嫁女必諒其才而求配尤不當有所避也若孔子之事則其年之長幼時之先後皆不可知唯以為避嫌則大不可避嫌之事賢者且不為况聖人乎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焉於虔反 子賤孔子弟子姓宓名不齊上斯斯此人下斯此德子賤益能尊賢取友以成其德者故夫子既歎其賢而又言若魯無君子則此人何所取以成此德乎因以見魯之多賢也 蘇氏曰稱人之善必本其父兄師友厚之至也 子貢問曰賜

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女音汝瑚音胡璉力展反 器者有用之成材夏曰瑚商曰璉周曰簠簠音宗廟盛黍稷之器而飾以玉器之貴重而華美者也子貢見孔子以君子許子賤故以己為問而孔子告之以此然則子貢雖未至於不器其亦器之貴者歟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 雍

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 子弟子姓冉字仲弓佞口才也仲弓為人重厚簡默而時人以佞為賢故美其優於德而病其短於才也

不知其仁焉用佞

馬於度反 禦當也猶應答也給辯也惜惡也言何用佞乎佞人所以應答人者但以口取辯而無情實徒多為人所憎惡爾哉雖未知仲弓之仁然其不佞乃所以為賢不足以

為病也再言焉用佞所以深曉之或疑仲弓之賢而夫子不許其仁何也曰仁道至大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如顏子亞聖猶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况仲弓雖賢未及顏子聖人固不得而輕許之也

子使漆

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

說音悅 漆雕開孔子弟子字子若斯指此理而言信謂真知其如此而無毫髮之疑也開自言未能如此未可以

治人故夫子說其篤志 程子曰漆雕開已見大意故夫子說之又曰古人見道分明故其言如此謝氏曰開之學無可考然聖人使之仕必其材可以仕矣至於心術之微則一毫不自得不容其為未信此聖人不能知而開自知之其材可以仕而其器不安於小成他日所就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子

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

桴音阜從好並去聲與平聲材與哉同古字借用 桴筏也程子曰浮海之歎傷天

下之無賢君也子路勇於義故謂其能從已皆假設之言耳子路以為實然而喜夫子之與已故夫子美其勇而識其不能裁度事理以適於義也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

曰不知也

子路之於仁蓋日月至焉者或在或亡不能必其有無故以不知告之

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

其賦也不知其仁也

乘去聲 賦兵也古者以田賦出兵故謂兵為賦春秋傳所謂悉索敝賦是也言子路之才可見者如此仁則不能知也

求也何如

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

千室大邑

百乘卿大夫之家宰 邑長家臣之通號

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

傳去 聲後 凡言 春秋 傳者 同

度待 落反

不知其仁也

朝音潮 赤孔子弟子 子姓公西字子華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

女音汝下同 愈勝也

對

曰賜也何敢望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

一數之始十數之終二者一之

對也顏子明睿所照即始而見終子貢推測而知因此而識彼無所不悅告往知來是其驗矣

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與許也 胡氏曰子貢方人夫子既語以

不暇又問其與回孰愈以觀其自知之如何聞一知十上知之資生知之亞也聞一知二中人以上之資學而知之之才也子貢平日以己方回見其不可企及故喻之如此夫子以其自知之明而又不難於自屈故既然之又重許之此其所以終聞性

與天道不持聞 一知二而已也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朽也

於予與何誅

朽許久反朽音汚與平聲下同 晝寢謂當晝而寐朽腐也雕刻畫也朽毀也言其志氣昏惰教無所施也與語辭誅責也言不足責乃所以深責之

子曰始吾

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子

與改是

行去聲 宰予能言而行不逮故孔子自言於予之事而改此失亦以重懲之也胡氏曰子曰疑衍文不然則非一日之言也 范氏曰君子之於學惟日孜孜斃而後已惟恐其不及也宰予晝寢自棄執甚焉故夫子責

之胡氏曰宰予不能以志帥氣居然而倦是宴安之氣勝儆戒之志惰也古之聖賢未嘗不以懈惰荒寧為懼勤勸不息自強此孔子所以深責宰予也聽言觀行聖人不待是而後能亦非緣此而盡疑學者特因此立教以警厚弟子使謹於言而敏於

耳○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枨子曰枨也慾焉得剛

馬於度反 剛堅強不屈

之意最人所難能者故夫子歎其未見申枨弟子姓名慾多嗜慾也多嗜慾則不得為剛矣 程子曰人有慾則無剛剛則不屈於慾謝氏曰剛與慾正相反能勝物之謂剛故常伸於萬物之上為物掄之謂慾故常屈於萬物之下自古有志者少無志

行音 幸

重平 御 語音 聲

者多宜夫子之未見也。愆之怒不可知其為人，非得俾倖。自好者乎？故或者疑以為剛然，不知此其所以為愆爾。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

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子貢言我所不欲人加於我之事，我亦不欲以此加之於人。此仁者之事，不待勉強。

故夫子以為非子貢所及。○程子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仁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恕也。恕則子貢或能勉之，仁則非所及矣。愚謂無者自然，而然勿者禁止之謂。此所以為仁恕之別。

○子貢曰

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文章，德之見於外者。威儀、文辭皆是也。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体，其發一理也。言夫子之文章，曰見乎外，固學者所共聞，至於性與天道，則夫子罕言之，而學者有不得聞者，蓋聖門教不躐等。子貢至是始得聞之，而歎其美也。○程

子曰：此子貢問夫子之至論而歎美之言也。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前所聞者既未及行，故恐復有所聞而行之不給也。范氏曰：子路

聞善勇於必行，門人自以為弗及也。故著之。若子路可謂能用其勇矣。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

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好去聲。孔文子，衛大夫名圉，凡人性敏者多不好學位，高者多耻下問，故諡法有以勤學好問為文者，蓋亦人所

難也。孔圉得諡為文，以此而已。蘇氏曰：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而妻之，疾通於初妻之婦，文子怒，將攻之，訪於仲尼。仲尼不對命，駕而行，疾奔宋。文子使疾弟遺室，孔媾其為人如此，而諡曰文，此子貢之所以疑而問也。孔子不沒其善言，能如此，亦足以為文矣。非經

天緯地之文也。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

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子產，鄭大夫公孫僑，恭謙遜也。敬，謹恪也。惠，愛利也。使民，義如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之類。○吳氏曰：數其

吉反 姑渠 計反 婦大 去聲 而妻 語 圍音 又反 復扶

強上 聲

倫音 喬格 克各 反泚 兄域 反數 上聲 下同 知去 聲 拱音 拱音 穀奴 口反 於音 烏莞 音徒 問去 聲 杼植 呂反 當去

事而責之者其所善者多也。厥文仲不仁者三不知者三是也。數其事而稱之者猶有所未至也。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是也。今或以一言蓋二人一事。蓋一時皆非也。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人交久而敬之。

晏平仲齊大夫名嬰。程子曰：人交久則敬衰，久而能敬所以為善。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

稅何如其知也。

稅章悅反。知去聲。臧文仲魯大夫。臧孫氏名辰，居猶藏也。蔡大龜也。節，柱頭斗拱也。藻，水草。名。稅，梁上短柱也。蓋為藏龜之室，而刻山於節，畫藻於稅也。當時以文仲為知孔子言其不務民義而詔厲鬼神如此安得為知。春秋傳所謂作虛器即此事也。

○張子曰：山節藻稅為藏龜之室，祀爰居之義，同歸於不知宜矣。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

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

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可知焉。得仁也。

知如字。馬於虔反。令尹官名。楚上卿執政者也。子文，姓闔名穀，於堯其為人也。喜怒不形物。

我無間知有其國而不知有其身，其忠感矣。故子張疑其仁，然其所以三仕三已而告新令尹者，未知其皆出於天理而無人欲之私也。是以夫子但許其忠而未許其仁也。

崔子弑齊君陳

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

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

矣乎。曰：未可知焉。得仁也。

乘去聲。崔子齊大夫名杼，齊君莊公名光。陳文子亦齊大夫，名須，無十乘四匹也。違去也。文子潔身去亂，可謂清矣。然未知其心果見義理之當然，而能脫然無所

累乎，抑不得已於利害之利而猶未免於怨悔也。故夫子特許其清而不許其仁。愚聞之師曰：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今以是而觀二子之事，雖其制行之高，若不可及，然皆未有以見其必當於理而真無私心也。子張未識仁體，而悅於苗難，遂以小

聲下 同行 去聲 井去 復扶 又反

沈俗 作沉 非

者信其大者。夫子之不許也。宜哉。讀者於此更以上章不知其仁後篇仁則吾不知之語并與三仁夷齊之事觀之。則彼此交盡而仁之為義可識矣。今以他書考之。子文之相範所謀者無非借王猾夏之事。文子之事齊既失正君討賊之意。又不數歲而復反於齊。馬則其不仁亦可見矣。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  
三去聲。季文子魯大夫名行。父母

事必三思而後行。若使晉而求遭喪之禮以行亦其一事也。斯語辭程子曰。為惡之人未嘗知有思。有思則為善矣。然至於再則已審。三則私意起而反感矣。故夫子譏之。愚按季文子慮事如此。可謂詳密而宜無過舉矣。而宣公篡立。文子乃不能討。反為之使齊而納賄焉。豈非程子所謂私意起而反感之驗。與是以君子務窮理而貴果斷。不徒多思之為尚。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

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知去聲。甯武子衛大夫名甯。按春秋傳武子仕衛。當文公成公之時。文公有道而武子無事可見。此其

知之可及也。成公無道。至於失國。而武子周旋其間。盡心竭力。不避艱險。凡其所處。皆知巧之士所深避而不敢為者。而能卒保其身。以濟其君。此其愚之不可及也。○程子曰。邦無道。能沈晦。以免患。故曰不可及也。亦有不當愚者。比干是也。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

之。  
與平聲。斐音匪。此孔子周流四方。道不行而思歸之歎也。吾黨小子指門人之在魯者。狂簡志大而略於事也。斐文貌。成章言其文理成就。就有可觀者。裁割正也。夫子初心欲行其道於天下。至是而知其終不用也。於是始欲成就後學。以傳

道於來世。又不得中行之士而思其次。以為狂士志意高遠。猶或可與進於道也。但恐其過中失正。而或陷於異端耳。故欲歸而裁之也。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

怨。是用希。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孟子稱其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洗焉。其介如此。宜若無所容矣。然其所惡之人。能改即止。故人亦不甚怨之也。○程子曰。不念舊惡。此

清者之量。又曰。二子之心。非大子孰能知之。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醢焉。乞諸其鄰而與。

掠力  
約反  
手或  
作與

的  
勒音

鮮上  
聲

之醜呼西反 微生姓高名魯人素有直名者醜也人來乞時其家無有故乞諸鄰家以與之夫子言此譏其曲意拘物  
掠美市思不得為直也 程子曰微生高所枉雖小害直為大范氏曰是曰非非有謂無謂無曰直聖人觀人於

其介之取予而千駟萬鍾從可知焉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  
誠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足將樹反 足過也程子曰左丘明

甚於穿窬也左丘明恥之其所養可知矣夫子自言丘亦恥之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

志盍音合 盍何不也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衣去聲 衣服

壞也憾恨也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伐誇也善謂有能施亦張大之意勞謂有功易曰勞而不伐是

與之以信少者懷之以恩一說安之安我也信之信我也懷之懷我也亦通 程子曰夫子安仁顏淵不違仁子路求仁又曰

子路顏淵孔子之志皆與物共者也但有大小之差爾又曰子路勇於義者觀其志豈可以勢利拘之哉亞於浴沂者也顏子

不自私已故無伐善如同於人故無施勞其志可謂大矣然未免出於有意也至於夫子則如天地之化工付與萬物而已

不勞焉此聖人之所為也今夫羈勒以御馬而不以制牛人皆知羈勒之作在乎人而不知羈勒之生由於馬聖人之化亦猶

是也先觀二子之言後觀聖人之言分明天地氣象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

凡有論語非但欲理會文字但要識得聖賢氣象  
內自訟者也已矣乎者恐其終不得見而歎之也內自訟者口不言而心自咎也人有過而能自知者鮮矣知過



者深矣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如馬

字屬上句好去聲 十室小邑也忠信如聖人生質之美者也夫子生知而未嘗不好學故言以此勉人言美質易得至道難聞學之至則可以為聖人不學則不免為鄉人而已可不勉矣

雍也第六凡二十八章篇內第十四章以前大意與前篇同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南面卷人君聽治之位言仲弓寬洪簡重有人君之度也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

也簡子桑伯子魯人胡氏以為疑即莊周所稱子桑子者是也仲弓以夫子許已南面故問伯子如何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簡者不煩之謂仲弓曰居敬而行簡

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大音泰 言自處以敬則中以臨民則事不煩而民不擾所以為可若先自處以簡則中無主而自治疏矣而所行又簡豈不失之大簡而無法

度之可守矣家語記伯子不衣冠而處夫子譏其欲同人道於牛馬然則伯子蓋大簡者而仲弓疑夫子之過許與 ○子

曰雍之言然仲弓蓋未喻夫子可字之意而其所言之理有默契焉者故夫子然之 程子曰子桑伯子之簡雖可取而未盡善故夫子云可也仲弓因言內主於敬而簡則為要直內存乎簡而簡則為疏略可謂

得其旨矣又曰居敬則心中無物故所行自簡居簡則先有心於簡而多一簡字吳故曰大簡 ○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

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

學者也好去聲亡與無同 遷移也貳復也怒於甲者不移於乙過於前者不復於後顏子克己之功至於如此可謂真好學矣短命者顏子三十二歲也既云今也則亡又言未聞好學者蓋深惜之又以見真好學者之難得

處上聲與平聲

復扶 又反 下同 與去 聲燿 尺之 反謙 古箒 反

也。程子曰：顏子之怒，在物不在己，故不遷。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不貳過也。又曰：喜怒哀樂，在事則理之當，喜怒哀樂不在血氣，則不遷。若舜之誅四凶，也可怒。在彼己無與焉。如鑑之照物，妍媸在彼，隨物應之而已。何遷之有？又曰：如顏子地位，宜有不善，所謂不善只是微有差失，才差失便能知之，纔知之便更不萌作。張子曰：慊於己者，不使萌於再，或曰：詩書六藝，七十子非不習而通也。而夫子獨稱顏子為好學。顏子之所好，果何學？黜程子曰：學以至乎聖人之道也。學之道奈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斲矣。故學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而已。然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焉。若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不遷，忍怒過者則其好之篤而學之得其道也。然其未至於聖人者，守之也非化之也。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今人乃謂聖人非學可至，而所以為學者，不過記誦文辭之間，其亦異乎顏子之學矣。

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

庾。冉子與之粟五秉。使為並去聲 子華公西赤也 使為孔子 使也 釜六斗四升 庾十六斗 秉十六斛子曰：赤之適齊也，乘

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衣去聲 乘肥馬衣輕裘，言其富也 急窮迫也 周者補不足 繼者續有餘原

思為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原思孔子弟子 名憲 孔子為魯司寇時以思為宰 粟宰之祿也 九百不言其量不可考子曰：毋以與

爾鄰里鄉黨乎。毋禁止辭 五家為鄰 二十五家為里 萬二千五百家為鄉 五百家為黨 言常祿不當辭有餘 自可推之以周貧乏 蓋鄰里鄉黨有相周之義 程子曰：夫子之使子華，子華之為夫子使

義也。而冉子乃為之請，聖人寬容不欲，直拒人，故與之少。所以示不當與也。請益而與之亦少，所以示不當益也。求未達而自與之多，則已過矣。故夫子非之。蓋亦苟免，免則夫子必有周之，不待請矣。原思為宰，則有常祿，思辭其多，故又教以分諸鄰里

之貧者，蓋亦莫非義也。張子曰：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於斯二者，可見聖人之用財矣。

中去聲 行聲

川其舍諸

聲利之反駢息營反舍上聲 聲離文辭赤色周人尚赤牲用駢角周正中犧牲也用用以祭也山川之神也言人雖不用神必不舍也仲弓父賤而行惡故夫子以此譬之言之惡不能廢其子之善

如仲弓之賢自當見用於世也然此論仲弓云爾非與仲弓言也 范氏曰以譬腹為父而有辭以蘇為父而有禹古之聖賢不係於世類高矣子能改父之過變惡以為美則可謂孝矣

子曰回也其

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三月言其久仁者心之德心不違仁者無私欲而有其德也日月至焉者或日一至

問去聲

焉或月一至焉能造其域而不能久也 程子曰三月天道小變之節言其久也過此則聖人矣不違仁只是無纖毫私欲少有私欲便是不仁尹氏曰此顏子於聖人未達一間者也若聖人則渾然無間斷矣張子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過此幾非在找者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

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

與平聲 從政謂為大夫果有

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閔

子騫曰善為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

費音秘為去聲汶音問 閔子騫孔子弟

竟坊本 作境

子名損費季氏邑汶水名在濟南魯北境上閔子不欲臣季氏令使者善為已辭言若再來召我則當去之齊 程子曰仲尼之門能不仕大夫之家者閔子曾子數人而已謝氏曰學者能少知內外之分皆可以樂道而忘人之勢况閔子得聖人為之

依歸彼其視季氏不義之富貴不啻犬彘又從而臣之豈其心哉在聖人則有不然者蓋居亂邦見惡人在聖人則可自聖人以下剛則必取禍柔則必取辱閔子豈不能早見而豫待之乎如由也不得其死來也為季氏附益夫豈其本心哉蓋既無先

見之知又無克亂之才故也然則罔子其賢乎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

癩音

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夫音扶 伯牛孔子弟子姓名耕有疾先儒以為癩也牖南牖也禮病者居北牖

賴音

下君視之則處於南牖下使君得以南而視已時伯牛家以此禮尊孔子孔子不敢當故不入其室而自牖執其手蓋與之永訣也命謂天命言此人不應有此疾而今乃有之是乃天之所命也然則非其不能謹疾而有以致之亦可見矣 侯氏曰伯

聲

牛以德行稱立於顏閔故其將死也孔子尤痛惜之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

瓢音

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食音嗣樂音洛 簞竹器食飯也瓢瓠也顏子之貧如此而處之泰然不以害其樂然夫子再言賢哉回也以深歎美之 程

上聲

子曰顏子之樂非樂箠陋巷也不以貧害其心而改其所樂也故夫子稱其賢又曰簞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爾其字當玩味自有深意又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愚按程子之言引而不發蓋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今亦不敢妄為之說學者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

羽反

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晝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

聲

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晝

說音悅女音汝 力不足者欲進而不能晝者能進而欲謂之晝者如晝地以自限也 胡氏曰夫子

稱顏回不改其樂冉求問之故有是言然使求說夫子之道誠如口之說易泰則必將盡力以求之何患力之不足哉晝而不進則日退而已矣此冉求之所以局於藝也

子謂子夏曰女

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

傷學者之稱程子曰君子儒為己小人儒為人 謝氏曰君子小人之分義與利之間而已然所謂利者豈必須貨財之謂以私滅公適己自便凡可以害天

理者皆利也子夏文學雖有餘然意其遠者大者或昧焉故夫子語之以此

子游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

御語音

還音 旋掩 與掩 同操 平聲

猶之 坊本 之言

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女音汝澹徒甘反 武城魯下

邑澹臺姓滅明名字羽徑路之小而捷者公事如飲射請法之類不由徑則動必以正而無見小欲速之意可知非公事不見邑宰則其有以自守而無枉己徇人之私可見矣 楊氏曰為政以人才為先故孔子以得人為問如滅明者觀其二事之

小而其正大其能可見矣後世有不由徑者人必以為迂不至其室人必以為簡非孔氏之徒其孰能知而取之愚謂持身以滅明為法則無尚賤之差取人必以子游為法則無邪媚之患

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

殿去聲 孟之反魯大夫名側胡氏曰反

即莊周所稱孟子反者是也伐誇功也奔敗走也軍後曰殿策鞭也戰敗而還以後為功反奔而殿故以此言自掩其功也事在哀公十一年 謝氏曰人能操無欲上之心則人欲日消天理日明而凡可以矜已誇人者皆無足道矣然不知學者欲

上人之心無時而忘也 若孟之反可以為法矣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

今之世矣

駝徒阿反 祝宗廟之官鮀衛大夫字子魚有口才朝宋公子有美色言衰世好說悅色非此難免蓋傷之也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

何莫由斯道也

言人不能出不由戶何故乃不由此道耶怪而歎之之辭 洪氏曰人知出必由戶而不知行必由道非道遠人自遠爾

○子曰質勝文

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野野人言鄙略也史掌文書多聞習事而說或不足也彬彬猶班班物相雜而適均之貌言學

者當損有餘補不足至於成德則不期然而然矣 楊氏曰文質不可以相勝然質之勝文猶之甘可以受和白可以受采也文勝而至於滅質則其本亡矣雖有文將安施乎然則與其史也甯野

○子曰人之

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程子曰生理本直罔不直也而亦生者幸而免爾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

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好去聲樂音洛尹氏曰知之者知有此道也好之者好而未得也樂之者有所得而樂之也張敬夫曰聲之五穀知者知其可食者也好者食

而嗜之者也樂者嗜之而飽者也知而不能好則是知之未至也知之未及於樂則是好之未至也此古之學者所以自強而不怠者與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

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以上之上上聲語去聲語告也言教言者當隨其高下而告語之則其言易入而無躡等之與也張敬夫曰聖人之道精粗雖無二

致但其施教則必因其材而篤焉蓋中人以上之質驟而語之太高非准不能以入且將妄意躡等而有不切於身之弊亦終於下而已矣故就其所及而語之是乃所以使之切問近思而漸進於高遠也

○樊遲問

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曰仁者先難

而後獲可謂仁矣

知遠皆去聲民亦人也獲猶得也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知者之事也先其事之所難而後其效之所得仁者之心也此必因樊遲之失而告之

○程子曰人多信鬼神感也而不信者又不能敬能敬能遠可謂知矣又曰先難克己也

○子曰知者樂水

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

知去聲樂上二字並五教反又一字音洛樂喜好也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

無滯有似於水故樂水仁者安於義理而厚重不遷有似於山故樂山動靜以體言樂壽以效言也動而不括故樂靜而有常故事○程子曰非體仁知之深者不能如此形容之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孔子之時齊俗急功利喜夸詐乃霸政之餘習魯則重禮教崇信義猶有先王之遺風焉但人亡政息不能無廢墜爾道則先王之道也言二國之政俗有美惡故其變

而之道有難易○程子曰夫子之時齊強魯弱孰不以為齊勝魯也然魯猶存周公之法制齊由桓公之霸為從簡尚功之治太公之遺法變易盡矣故一變乃能至魯魯則修舉廢墜而已一變則至於先王之道也愚謂二國之俗惟夫子為能變之而

易音 異

治去 聲

復扶 又反 背音 佩

行去 聲

與音 預重 平聲

不得試然因其言以考之則其施為緩急之序亦略可見矣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觚音孤。觚稜也。或曰酒器。或曰木簡。皆器之有稜者也。不觚者蓋當時失其制而

不為稜也。觚哉。觚哉。言不得為觚也。○程子曰。觚而失其形制則非觚也。舉一器而天下之物莫不皆然。設君而失其君之道。則不為君。臣而失其臣之職。則為虛位。范氏曰。而不仁則非人國而不治則非國矣。

宰我問

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為其然也。君子

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劉聘君曰。有仁之仁當作人。今從之。從謂隨之於井而救之也。宰我信道不篤而憂為仁之陷害。故有此

問。逝謂使之往救。陷謂陷之於井。欺謂誑之以理之所有。罔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蓋身在井上。乃可以救井中

之人。若從之於井。則不復能救之矣。此理甚明。人所易曉。仁者雖切於救人。而不私其身。然不應如此之救也。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夫音扶。約。要也。畔。背也。君子學欲其博。故於文無不考。守欲其要

故其動必以禮。如此則可以不背於道矣。○程子曰。博學於文。而不約之以禮。必至於汗漫博學矣。又能守禮。而由於規矩。則亦可以不畔道矣。

○子曰。南子子路不說夫

子矣。夫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

說音悅。否。方九反。南子。衛靈公之夫人。有淫行。孔子至衛。南子請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蓋古者

仕於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而子路以夫子見此淫亂之人。為辱。故不悅。夫誓也。所誓辭也。如云。所不與從。慶者之類。否。謂不合於禮。不由於道也。厭。棄絕也。聖人道大德全。無可不可。其見惡人。固謂在我有可見之禮。則彼之不善。我何與焉。然此豈子

路能則哉。故重言以誓之。欲其姑信此而深思以得之也。

○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鮮。上

中者。無過無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至。極也。鮮。少也。言民少此德。今已久矣。○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自世教衰。民不與於行。少有此德久矣。

○子曰。貢曰。如有

京本  
不反  
上無  
無字  
行去  
聲  
造七  
到反  
痿痺  
音委  
施去  
聲

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

堯舜其猶病諸施去聲 博廣也仁以理言通乎上下聖以地言則造其極之名也乎者疑而未定之辭病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夫音扶 以己及人仁者之心也於此觀之可以見天理之周流而

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譬喻也方術也近取諸身以己所欲譬之他人知其所欲亦猶是也然後推其所欲以及於人則恕

之事而仁之術也於此勉焉則有以勝其入欲之私而全其天理之公矣程子曰醫書以手足痿痺為不仁此言最善名狀

施濟眾乃聖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己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

兼濟也顧其治有所不及爾此病其濟之不眾也推此以求修己以安百姓則為病可知苟以吾治已足則便不是聖人呂氏

曰子貢有志於仁徒事高遠未知其方孔子教以於己取

### 論語卷之四

#### 述而第七 此篇多記聖人謙已誨人之辭及其容貌行實之事凡三十七章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好去聲 述傳舊而已作則創始也故作非聖人不能而述則賢者可及竊比尊之



之辭我親之辭老彭商賢大夫見大戴禮蓋信古而傳述者也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春秋皆傳先王之舊而米嘗有所作也故其自言如此蓋不惟不敢當作者之聖而亦不敢顯然有附於古之賢人蓋其德愈感而心愈下不自知其辭之謙也然當是時作者略備夫子蓋集群聖之大成而折衷之其事雖述而功則倍於作矣此又不可不知也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

不倦何有於我哉

識音志又如字 識記也默識謂不言而存諸心也一說識知也不言而心解也前說近是

○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尹氏曰德必修而後成學必講而後明見善能徙改過不吝此四者日新之要也苟未能之聖人猶憂況學者乎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

燕居閒暇無事之時楊氏曰申申其容舒也夭夭其色愉也

○子曰此弟子善形容聖人處也為申申字說不盡故更

也

若天天字今人燕居之時不怠惰放肆必太嚴厲嚴厲時著此四字不得怠惰放肆時亦著此四字不得惟聖人使自有中之氣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復扶又反 孔子感時志欲行之至其老而不能行也則無復是心而亦無復是夢矣說因此而有歎其衰之甚也

○子曰孔子感時寤寐常存行周公之道及其老也則志慮衰而不可以有為矣蓋存道者心無老少之異而行道者身老則衰也

子曰

志於道

志者心之所之之謂道則人倫日用之間所當行者是也此知此而心必之焉則所適者正而無他歧之感矣

據於德

據者執守之意德則行道而有得於心者也得之於心而守之不失

依於仁

依者不違之謂仁則私欲盡去而心德之全也功夫至此

游於藝

游者玩物適情之謂藝則禮樂之文射御

有日新之功矣

書數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闕者也朝夕游焉以博其義理之趣則應務有餘而心亦無所放矣 此章言人之為學當如是也蓋學莫先於立志志道則心存於正而不他據德則道得於心而不失依仁則德性常用而物欲不行游藝則小

則終始惟一而

下同 又反 復扶 畧反 著涉 去聲 闌為 間音

越去聲

間去聲

脰他聲

脰反

并去

聲

見音

現

與音 豫

物不遺而動息有養學者於此有以不失其先後之序輕重之倫焉則本末兼該內外交養日用之間無少間隙而涵泳從容忽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

子曰自行束修以上吾

未嘗無誨焉

修補也十脰為末古者相見必執贄以為禮束修其至薄者蓋人之有生同具此理故聖人之於人無不欲其入於善但不知來學則無往教之禮故苟以禮來則無不有以教之也

子

曰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憤芳粉反悱芳匪反復扶又

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故謂聞其意發請達其辭物之有四隅者舉一可知其三反者還以相證之我復再告也上章已言聖人誨人不倦之意因并記此欲學者勉於用力以為受教之地也 程子曰憤悱誠意之見於色辭者也待其誠意而後告之既告之又必待其自得乃復告爾又

曰不待憤悱而發則知之不能堅固待其憤悱而後發則沛然矣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

飽也

臨喪哀不能甘也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哭謂吊哭一日之內餘哀未忘自不能歌也 謝氏曰學者於此二者可見聖人情性之正也能識聖人之情性然後可以學道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

舍上聲夫音扶 尹氏曰用舍

無與於已行藏安於所遇命不足道也顏子幾於聖人故亦能之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

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大國三軍子路見孔子獨美顏淵自負其勇意美子若行

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

謀而成者也

馮皮冰反好去聲 暴虎徒搏馮河徒涉懼謂敬其事成謂成其謀言此皆以抑其勇而教之然行師之要實不外此子路蓋不知也 謝氏曰聖人於行藏之間無意無必其行非貪位其藏非獨善

也若有欲心則不用而求行舍之而不藏矣是以惟顏子為可以與於此子路雖非有欲心者然未能無固必也至以行三軍為問則其論益尊矣夫子之言蓋因其失而救之夫不謀無成不懼必敗小事尚然而況於行三軍乎

子

上

論

卷四

述而

三十九

廣益書局校印

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好去聲

執鞭賤者之事設言富者可求則雖身為賤役以求之亦所不辭然有命焉非求之可得也則安於義理而已矣何必徒取辱哉○蘇氏曰聖人未嘗有意於求富也豈問其不可哉為此語者特以明其決不可求爾楊氏曰君子非惡富貴而不求以

其在天無可求之道也○子之所慎齊戰疾齊側皆反○齊之為言齊也將祭而齊其思慮之不齊者以交於神

存亡擊焉疾又吾身之所以死生存亡者皆不可以不謹也○尹氏曰夫子無所不謹弟子記其大者耳○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

圖為樂之至於斯也史記三月上有學之二字不知肉味蓋心一於是而不及乎他也曰不意舜之作樂

○范氏曰韶蓋美又盡喜樂之無以加此也故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而歎美之如此誠之至感之深也○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

吾將問之為去聲○為猶助也衛君出公輒也靈公逐其世子蒯聩公薨而國人立蒯聩之子輒於是魯納蒯聩而輒拒之時孔子居衛衛人以蒯聩得罪於父而輒矯孫當立故冉有疑而問之諾應辭也

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

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其父將死道命立叔齊父卒叔齊避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其後武王伐紂夷齊扣馬而

諫武王滅商夷齊恥食周粟去隱於首陽山遂餓而死怨猶悔也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况其君乎故子貢不斥衛君而以夷齊為問夫子告之如此則其不為衛君可知矣蓋伯夷以父命為尊叔齊以天倫為重其避國也皆求所以合乎天理之正

而即乎人心之安既而各得其志焉則視棄其國猶敝蹠爾何怨之不若衛輒之據國拒父而惟恐失之其不可同年而語明矣○程子曰伯夷叔齊避國而逃諫伐而餓終無怨悔夫子以為賢故知其不與輒也○子曰

齊也如字並同

崩苦怪反 疇五反 怪反

躡所反 綺反

渾上聲處

易去聲

坊本

作理

性情

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

如浮雲

飯扶晚反食音嗣枕去聲樂音洛其視不義之富貴如浮雲之無有漠然無所動於其中也

飯食之也蔬食粗飯也聖人之心渾然天理雖處困極而樂亦無不在焉

樂也不義之富貴視之輕如浮雲又曰須知所學者何事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劉聘君見元城劉忠定公自言嘗讀他論加作假五十字卒蓋加假聲相近而誤讀卒與五十字相似而誤分也愚按此章之言史記作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加正作假而無五十字蓋是時孔子年已幾七十矣五十誤無疑也學易則明乎

言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故可以無大過蓋聖人深見易道之無窮而言此以教人使知其不可不學而又不可以易而學也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

言也

雅常也執守也詩以理情性書以道政事禮以謹節文皆切於日用之實故常言之積猶言執者以人所執守而言非徒誦說而已也

此因學易之語而類記之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

葉舒涉反葉公楚葉縣尹沈諸梁字子高偕稱公也葉公不知孔子必有非所問而問

者故子路不對抑亦以聖人之德實有未易名言者與

子曰女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

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未得則發憤而忘食已得則樂之而忘憂以是二者倪鳥日有孳孳而不知年數之不足但自言其好學之篤耳然深味之則見其全體至極純亦不已之妙有非聖人

不能及者蓋凡夫子之自言類如此學者宜致意焉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好去聲

生而知之者氣質清明義理昭著不待學而知也敏速也謂汲汲也尹氏曰孔子以生知之聖每云好學者非惟勉人也蓋生而可知者義理爾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實也

子不語

易語  
並去  
聲

向式  
亮反

幾乎  
聲下  
同

上

論

卷四

述而

四十二

廣益書局校印

怪力亂神

怪異暴力悖亂之事非理之正固聖人所不語鬼神造化之迹雖非不正然非窮理之至有未易明者故亦不輕以語人也 謝氏曰聖人語常而不語怪語德而不語力語治而不語亂語人而不語神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

之

三人同行其一我也彼二人者一善一惡則我從其善而改其惡焉是二人者皆我師也 尹氏曰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則善惡皆我之師進善其有窮乎

子曰天生德於

子桓魋其如予何

魋從雷反 桓魋宋司馬向魋也出於桓公故又稱桓氏魋欲害孔子 子曰天既賦我以如是之德則桓魋其奈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已

子曰

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

丘也

諸弟子以夫子之道高深不可幾及故疑其有隱而不知聖人作止語默無非教也故夫子以此言曉之與猶示也 程子曰聖人之道猶天然間弟子親受而莫及之然後知其高且遠也使誠以為不可及則趨向之心不幾於息乎故聖人之教常俯而就之如此非獨使貧賤者下者勉思企及而才氣高邁者亦不

放曠易而進也 呂氏曰聖人體道無隱與天象昭然莫非至教常以示人而人自不察

○子以四教文行

忠信

行古聲 程子曰教人以學文 修行而存忠信也 忠信本也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

者斯可矣

聖人神明不測之號 君子才德出眾之名

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

斯可矣

恒胡登反 子曰字疑行文恒常久之意 侯子曰有恒者不貳其心善人者志於仁而無怠

亡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

難乎有恒矣

亡讀為無 三者皆虛夸之事凡若此者必不能守其常也 張敬夫曰聖人君子以學言善人有恒者以質言思謂有恒者之與聖人高下固懸絕矣然未有不自有恒而能至於聖者也故章末申

屬者

言有恒之義矣示人入德之門可謂深切而著明矣

○子釣而不網弋不射宿

射食亦反 網以大繩屬網絕流而漁者也弋以生絲繫矢而射也宿宿鳥也洪氏曰孔子少

少去

貧賤者養與祭或不擇也而釣弋如獵數是也然蓋物取之出其不意亦不為也此可見仁人之本心矣待物如此待人可知小者如此大者可知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

養並

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識音

較音

志○不知而作不知其理而妄作也孔子自言未嘗妄作蓋亦謙辭然亦可見其無所不知也識記也所從不可不擇記則善惡皆當存之以備參考如此者雖未能實知其理亦可以次於知之者也

○互鄉難與

角

言童子見門人惑

見賢過反○互鄉鄉名其人習於不善難與言善感者疑夫子不當見之也

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

退也唯何甚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

疑此章有簡錯人潔至往也十四字當在與其進也

治平

之前潔治也與許也佳前日也言人潔己而來但許其能自潔耳固不能保其前日所為之善惡也但許其進而來見耳非許其既退而為不善也蓋不追其既往不逆其將來以是心至斯受之耳唯字上下疑又有闕文夫抵亦不為己甚之意○程

子曰聖人待物之洪如此

○子曰仁乎遠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仁者心之德非在外也故而不求故有以爲遠者反而求之則即此而在矣夫

豈遠哉○程子曰為仁由己欲之則至何遠之有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

陳國名司敗官名即司寇也昭公魯君名

稠習於威儀之節當時以為知禮故司敗以為問而孔子答之如此

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

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

匿音 逆

禮取七佳反 巫馬姓期字孔子弟子名施司敗揖而進之也相助匿非曰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

幸苟有過人必知之孔子不可自謂諱君之惡又不可以娶同姓為知禮故受以為過而不能吳氏曰

對之宜如此也及司敗以為有黨而夫子受以為過蓋夫子之威德無所不可也然其受以為過也亦不正言其所以過初若不知孟子之事者可以為萬世之法矣子與人歌而善必

使反之而後和之和去聲 反復也必使復歌者欲得其詩而取其善也而後和之者善得其詳而與其善也此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可勝誌者矣讀 者宜詳味之 見聖人氣象從容誠意懇至而其謙遜審密不掩人善又如此蓋一事之微而眾善之集有不

過人而尚可以及人未之有得則全未有得皆自謙之辭而足以見言之難言緩急欲人之勉其實也謝氏曰文雖聖人無不與人同故不遜然躬行君子斯可入聖故不居猶言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子曰若

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

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此亦夫子之謙辭也聖者大而化之仁則心德之全而人道之備

有之則不能所以弟子不能學也是氏曰當時有稱夫子聖且仁者以故夫子辭之而己馬則無以進天下之材率

無他之辭也公西華仰而歎天下之善將使聖與仁為虛器而人終莫能至焉故夫子雖不居仁聖而必以為之不厭誨人不倦自處也可謂云爾已矣者

誅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誅力軌反 禱謂禱於鬼神有諸問有此

處音 科

復音 覆從 七容 反 勝平 聲

行去  
有坊  
本作

鮮上  
聲渾

上聲  
見音

現知  
音智

行去  
聲復

芳服  
反

大音  
泰下

同長  
上聲

復扶  
又反

天地天曰神地曰祇禱者海過違義以祈神之佑也無其理則不必禱既曰有之則聖人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其素行固以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又士喪禮疾病行禱五祀蓋臣子迫切之至情有不能自己者初不請於病者而後禱也故孔子之於子路不直拒之而但告以無所事禱之意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甯固  
孫去聲 孫順也固陋也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坦平也蕩蕩寬廣貌程子曰君子循理故常舒泰小

人役於物故多憂戚○程子曰君子坦蕩蕩心廣體胖○子曰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厲嚴肅也人之德性本無不備而氣質所賦解有不偏雅聖人全體渾然陰陽合德故其中和之氣見於容貌之間者如此門人熟察而詳記之亦可見其用心之密矣抑非知足以知聖人而善言德行者不能記故程子以為曾子之言學者所宜反復而玩味也

### 泰伯第八 凡二十 一章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泰伯周大

王之長子至德為德之至極無以復加者也三讓謂固遜也無得而稱其遜隱微無迹可見也蓋大王三子長泰伯次仲雍次季歷大王之時商道衰微而周日熾大季歷又生子昌有聖德大王因有可受商之心而泰伯不從大王遂欲傳位季歷以及昌

泰伯知之即與仲雍逃之荆蠻於是大王乃立季歷傳國至昌而三分天下有其二是為文王文王崩子發立遂克商而有天下是為武王夫以泰伯之德當商周之際固足以朝諸侯有天下矣乃棄不取而又泯其迹焉則其德之至極為何如哉蓋其

心即夷齊扣馬之心而事之難處有甚焉者宜夫  
子之歎息而贊美之也泰伯不從事見春秋傳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  
慈慈恩反絞古卯反 慈憂懼貌絞急切也無禮則無節文故有四者之弊君子篤



傳去聲

復扶又反為去聲

識音志

倍背並音佩

上論

卷四

泰伯

四十六

廣益書局校印

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君子謂在上之人也興起也偷薄也張子曰人道知所先後則恭不勞慎不怠勇不亂直不

絞民化而德厚矣吳氏曰君子以下當自為一章乃曾子之言也愚按此一節與上文不相蒙而與首篇慎終追遠之意相類吳說近是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

啟予足啟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

吾知免夫小子

大音扶啟開也曾子平日以為身體受於父母不敢毀傷故於此使弟子開其衾而視之詩小旻之篇戰戰恐懼兢兢戒謹臨淵恐墜履冰恐陷也曾子以其所保之全示門人而言其所

以保之之難如此至於將死而後知其得免於毀傷也小子門人也語畢而又呼之以致反復丁寧之意其警之也深矣程子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君子保其身以沒為終其事也故曾子以全歸為免矣尹氏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曾子臨

終而啟手足為是故也非有得於道能如是乎范氏曰身體猶不可虧也况虧其行以辱其親乎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

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氏名捷問之者問其疾也

曾子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言自言也鳥畏死故鳴哀人窮反本故言

善此曾子之謙辭欲敬子知其所言之善而識之也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

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遠近皆去聲貴猶重也容貌舉一

身而言暴粗厲也慢放肆也信實也正顏色而近信則非色莊也辭言語氣聲氣也鄙凡陋也倍與背同謂背理也籩竹豆木豆言道雖無所不在然君子所重者在此三事而已是皆修身之要為政之本學者所當操存存容而不可有造次顛沛之

違者也若夫籩豆之事器數之本道之全體固無不該然其分則有司之守而非君子之所重矣程子曰動容貌舉一身而言也周旋中禮暴慢斯遠矣正顏色則不妄斯近信矣出辭氣正由中出斯遠鄙倍三者正身而不外求故曰籩豆之事則有

見音境

司存尹氏曰養於中則見於外曾子蓋以修己為為政之本若乃器用事物之細則有司存焉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

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校討校也友馬氏以為顏淵是也顏子之

心唯知義理之無窮不見物我之有間故能如此

謝氏曰不知有餘在己不足在人不必得為在己失為在人非毀於無我者不能也

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與爭聲其才可以

輔幼君攝國政其節至於死生之際而不可奪可謂君子矣與疑辭也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

毅任重而道遠

弘寬廣也毅強忍也非弘不能勝其重非毅無以致其遠

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

已不亦遠乎

仁者人心之全德而必欲以身體而力行之可謂重矣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可謂遠矣○程子曰弘而不毅則無規矩而難立毅而不弘則隘陋而無以居之又曰弘大剛毅然後能勝重任而遠

○子曰興於詩

興起也詩本性情有邪有正其為言既易知而吟咏之間抑揚反覆其感人又易入故學者之初所以興起其好善惡惡之心而不能自己者必於此而得之

立於

禮

禮以恭敬辭遜為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可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故學者之中所以能卓然自立而不為事物之所搖奪者必於此而得之

成於樂

樂有五聲十二律更唱迭和以為歌舞八音之節可以養人之性情而蕩滌其邪穢消融其渣滓故學者之終所以至於義精仁熟而自和順於道德者必於此而得之是學之成也○按內則十歲學幼儀十三學樂誦詩二十而後學禮則此三者非小學傳授之次乃大學終身所得之難易先後淺深也程子曰天

更平 聲和 丟聲 澤側 氏反 夫音

勝平 聲下 同

上 論

卷四

秦伯

四十七

廣益書局校印

扶 灑 掃 宛 並 去 聲

分 惡 並 去 聲

蘭 杏 音 聲

素 音 同 治 去 聲

不明治家無法，是不得立於禮也。古人之樂聲音，所以養其耳采也。所以養其目歌咏，所以養其性情舞蹈，所以養其血脉。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也。是以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子曰：民可使

由之，不可使知之。民可使之，由於是理之當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也。○程子曰：聖人設教，非不欲人家喻而戶曉也，然不能使之知，但能使之由之爾。若曰：聖人不使民知，則是後世朝三暮

四之術也。豈聖人之心乎？○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好去聲。好勇而不

安分，則必作亂。惡不仁之人而使之無所容，則必致亂。二者之心，善惡雖殊，然其生亂則一也。○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

其餘不足觀也已。才美謂智能技藝之美。驕，矜夸鄙也。○程子曰：此言驕吝之不可也。蓋有周公之德，則自無驕吝。若但有周公之才而驕吝焉，亦不足觀矣。又曰：驕氣盈，吝氣慝，謂驕

吝雖有盈歉之殊，然其勢常相因。蓋驕者吝之枝葉，吝者驕之根本。故嘗驗之天下之人，未有驕而不吝，吝而不驕者也。○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

得也。易去聲。○穀，祿也。至，疑當作志。為學之久而不求祿，如此之人，不易得也。○楊氏曰：雖子張之賢，猶以干祿為問。况其下者乎？然則三年學而不至於穀，宜不易得也。○子曰：篤信好

學，守死善道。好去聲。篤，厚而力也不篤，信則不能好學。然篤信而不好學，則所信或非其正，不死則不能以善其道。然守死而不足以善其道，則亦徒死而已。蓋守死者篤信之效，善道者好學之功。

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見賢適反。君子見危授命，則仕危邦者無可去之義，在外則不入可也。

亂邦未危，而刑政紀綱紊矣。故潔其身而去之，天下舉一世而無道則隱其身而不見也。此惟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者能之。○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

富且貴焉，恥也。世治而無可行之道，世亂而無能守之節，碌碌庸人，不足以為士矣。可恥之甚也。○晁氏曰：有學有守而去就之義，潔出處之分明，然後為君子之全德也。○子曰：

碌音

蹄大 計反 蓄愧 結反

治平 聲 契私 列反

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程子曰不在其位則不任其事也若君大夫問而告者則有矣 ○子曰師摯之始闕雎之

亂洋洋乎盈耳哉摯音志唯七余反○師摯魯樂師名摯也亂樂之卒章也史記曰闕雎之亂以爲風始洋洋美感意孔子自衛反魯而正樂通師摯在官之初故樂之美感如此 子

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慳慳而不信吾不知之矣侗音通慳音空 侗無知貌愿謹厚也慳慳無能貌

吾不知之者甚絕之辭亦不屑之教誨也 蘇氏曰天之生物氣質不齊其中材以下有是德則有是病有是病必有是德故馬之蹄蓄者必善走其不善者必馴有是病而無是德則天下之棄才也 ○子曰學如

不及猶恐失之言人之爲學既如有所不及矣而其心猶悚然惟恐其或失之警學者當如是也 程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不得放過才說話待明日便不可也 ○子曰

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與去聲 巍巍高大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爲樂也 ○子曰

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

名焉唯猶獨也則猶準也蕩蕩廣遠之稱也言物之高大莫有過於天者而獨堯之德能與之準故其德之廣遠亦如天之不可以言語形容也 巍巍乎其有成功也

煥乎其有文章成功事業也煥光明之貌文章禮樂法度也堯之德不可名其可見者此爾○尹氏曰天道之大無爲而成唯堯則之以治天下故民無得而名焉所可名者其功業文章巍巍煥然而已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治去聲 五人禹 稷契皋陶伯益 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書秦誓之辭焉

氏曰亂治也十人謂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大顛闞天散宜生南宮适其一人謂文母劉侍讀以爲子無臣母之義蓋邑美也九人治外邑姜治內或曰亂本作亂古治字也 孔子曰才難不

陶音 逸天 於沼 反散 上聲 治外 治內 之治 平聲 雅去 聲斷 音短 鏘虛 訝反 潦音 老

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

稱孔子者上係武王君臣之際記者謹之才難益古

古語而孔子然之也才者德之用也唐虞堯舜有天下之號際交會之間言周室人才之多惟唐虞之際乃成於此降自夏商皆不能及且猶似有此數人爾是才之難得也

三分天下有其二

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春秋傳曰文王率商之畔國以事紂蓋天下歸文王者六州荆梁雍豫徐揚也惟青兗冀高屬

紂耳范氏曰文王之德足以代商天與之人歸之乃不取而服事焉所以為至德也孔子因武王之言而及文王之德且與泰伯皆以至德稱之其旨微矣或曰宜斷三分以下別以孔子曰起之而自為一章

○子曰禹

吾無閒然矣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

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閒然矣

閒去聲非音匪黻音弗血呼域反 閒鑄隙也謂指其罅隙而非議之也菲薄也致孝鬼神謂祭祀且潔

衣服常服蔽蔽膝也以韋為之冕冠也皆祭服也溝洫田間水道以正疆界備旱潦者也或豐或儉各適其宜所以無罅隙之可諒也故典言以深美之楊氏曰薄於自奉而所勤者民之事所致飾者宗廟朝廷之禮所謂有天下而不與也夫何閒然之有

論語卷之五

子罕第九 凡三 十壹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罕少也程子曰計利則害義命之理微仁之道大皆夫子所罕言也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

子博學而無所成名

達巷黨人其人姓名不傳博學無所成名蓋美其學之博而惜其不成一藝之名也

子聞之謂門弟子曰

非知  
去聲  
識如  
字

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

執專執也。射御皆一藝而御為人僕所執尤卑。言欲使我何所執以成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聞人譽已承之以謙也。尹氏曰：聖人道全而德備，不可以偏長目之也。連春黨人見孔子之大意，其所學者博而惜其

不以一善得名於世。蓋慕聖人而不知者，故孔子曰：欲使我何所執而得為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

○子曰：麻

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眾。

麻冕，緇布冠也。純絲也。儉，謂省約。緇布冠以三十升布為之。升，八十縷，則其經三千四百縷矣。細密難成，不如用絲之省的。

拜下。

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眾，吾從下。

臣與君行禮，當拜於堂下。君辭之，乃升成拜。泰，驕慢也。程子曰：君子處世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

害於義則不可從矣。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絕無之盡者。毋，史記作無。是也。意，私意也。必，期必也。固，執滯也。我，私己也。四者相為終始，起於意，遂於必。

留於固而成於我也。蓋意必常在事前，固我常在事後。至於我又生意，則物欲牽引，循環不窮矣。程子曰：此毋字，非禁止之辭。聖人絕此四者，何用禁止。張子曰：四者有焉，則與天地不相似。楊氏曰：非知足以知聖人，詳視而默識之，是不足以記此。

○子畏於匡。

畏者，有戒心之謂。匡，地名。史記云：陽虎曾暴於匡。夫子貌似陽虎，故匡人圍之。

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

道之顯者

謂之文，蓋禮樂制度之謂。不曰道而曰文，亦謙辭也。茲，此也。孔子自謂

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

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喪與並去聲。馬氏曰：文王既沒，故孔子自謂後死者。言天若欲喪此文，則必不使我得與於此文。今我既得

與於此文，則是天未欲喪此文也。天既未欲喪此文，則匡人其奈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已也。

○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

多能也。

大音泰，與平聲。孔氏曰：大宰，官名，或吳或宋。未可知也。與者，疑辭。大宰蓋以多能為聖也。

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

上

論

卷五

子罕

五十一

廣益書局校印

也縱猶肆也言不為限量也將殆也諫若不敢知之辭聖無不通多能乃其餘事故言又以兼之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

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言由少賤故多能而所能者鄙事爾非以聖而無不通也且多能非所以率人故又言君子不必多能以曉之宰

曰子云吾不試故藝宰孔子弟子姓琴字子開一字子張試用也言由不為世用故得以習於藝而通之吳氏曰弟子記夫子此言之時子罕因言昔之所聞有如此者其意相近故并記之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

兩端而竭焉叩音口孔子謙言己無知識但其告人雖於至愚不敢不盡耳叩發動也兩端猶言兩頭言始終之道必降而自卑不知則人不親賢人之言則引而自高不如此則道不尊觀於孔子孟子可見矣尹氏曰聖人之言上下兼盡即其近眾人皆可與知極其至則雖聖人亦無以加焉是之謂兩端如答樊遲之問仁知兩端竭盡無餘蘊矣若夫路上而遺下語理而遺物則豈聖人之言哉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夫音扶鳳靈鳥舜時來儀文王時鳴於岐山河圖

河中龍馬負圖伏羲時出皆聖王之瑞也已止也張氏曰鳳至圖出文明之象伏羲舜文之瑞不至則天子之文章知其已矣

○子見齊衰者寬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齊音咨衰七雷反少去聲衰齊喪服免冠也衣上服裳下服免而衣裳貴者之威服也瞽無目者作起也趨疾行也或曰少當作坐

范氏曰聖人之心哀有喪尊有爵於不成人其作與趨益有不期然而然者尹氏曰此聖人之誠心內外一者也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

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喟音位反鑽祖官反喟歎聲仰彌高不可及鑽彌堅不可入在前在後恍惚不可為象此顏淵深知夫子之道無窮盡無方體而歎之也

夫

坊本作聖人之言

著者

差楚  
懈反  
下同

實音  
責

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

循循有次序貌誘引進也博文約禮教之序也言夫子道雖高妙而教人有序也侯氏曰博我以文致知格物也約我以禮克己復禮也程子曰此顏子稱聖人最切當處聖人教人惟此二事而已

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卓立貌末無也此顏子自言其學之所至也蓋悅之深而力之盡所見益親而又無所用其力也吳氏曰所謂卓爾亦在乎日用行事之間非所謂寫冥昏然者程子曰

到此地位功夫尤難

直是峻絕又大段著力不得楊氏曰自可欲之謂善克而至於大力行之積也大而化之則非力行所及矣此顏子所以未達一間也程子曰此顏子所以為深知孔子而善學之者也胡氏曰無上事而增然數此顏子學既有得

故述其先難之故後得之由而歸功於聖人也高堅前後語道體也仰瞻鑽忽未領其奧也惟夫子循循善誘先博我以文使我知古今達事變發後約我以禮使我尊所聞行所知如行者之赴家食者之求食是以欲罷而不能盡心盡力不少休廢然

復見夫子所立之卓然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是蓋不忘所從必求至乎卓立之地也抑斯歎也其在請事斯語之後三月不違之時乎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

夫子時已去位無家臣子路欲以家臣治其喪其意實尊聖人而未知所以尊也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有

臣吾誰欺欺天乎問如字病間少差也病時不知既差乃知其事故言我之不當有家臣人皆知之不可欺也而為有臣則是欺天而已人而欺天莫大之罪引以自歸其實子路深矣且

子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甯死於二二子之手乎且子縱不得

大葬予死於道路乎無甯當也大葬謂君臣禮葬死於道路謂棄而不葬又曉之以不必然之故范氏曰曾子將死起而易箒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子路欲尊孔子而不知無臣之不可為有臣是以陷於行詐罪至欺天君子之於言動雖微不可不謹夫子深懲子路所以警學者也楊

氏曰非知至而意誠則用智自私不知行其所無事往往自陷於行詐欺天而莫之知也其子路之謂乎

子貢曰

上論

卷五

子罕

五十三

廣益書局校印



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

我待賈者也韞紆粉及屨徒木反賈音嫁韞藏也匱匱也沽賣也子貢以孔子有道不仕故設此二端以問也孔子言固當賣之但當待賈而不當求之耳范氏曰君子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士之待禮

猶玉之待賈也若伊尹之耕於野伯夷太公之居於海濱世無成湯文王則終焉而已必不枉道以從人術玉而求售也子欲居九夷東方之夷有九種欲居之者亦乘桴浮海之意或曰

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君子居之則化何陋之有子曰吾自衛反

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各所魯哀公十一年冬孔子自衛反魯是時周禮在魯然詩樂亦頗殘缺失次孔子周流四方參互考訂以知其說晚知道終不行故歸

而正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

何有於我哉說見第七篇然此則其事愈卑而意愈切矣○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

夜夫晝捨舍上聲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然其可指而易見者莫如川流故於此發以示人欲學者時時有察而無毫髮之間斷也程子曰此道體也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

生而不窮皆與道為體運乎晝夜未嘗已也是以君子法之自強不息及其至也純亦不已焉又曰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叢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亦不已乃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在謹獨愚按自此至終篇皆勉人進學不

已之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好去聲謝氏曰好好色惡惡臭誠也好德如好色斯誠好德矣然民鮮能之○史記孔子居衛靈公與

夫人同車位孔子為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醜之故有是言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

衛音 眩售 音壽 種去 聲

切去聲

懈居 隘反

少去聲

忤五故反 說音悦語

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

晉求位及覆芳服反 簣土籠也書曰為山九仞終虧一簣夫子之言蓋出於此言山成而但少一簣其止者吾自止耳平地而方覆一簣其進者各自

往耳蓋學者有強不怠則積少成多中道而止則前功盡棄其止其往皆在我而不在人也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

語去聲與平聲惰

懈息也范氏曰顏子聞聖人之言而心解力行造次顛沛未嘗違道之如萬物得時雨之潤發榮滋長何有於惰此聖弟子所不及也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

進也吾未見其止也

進止二字說見上章顏子既死而孔子惜之言其方進而未已也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

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

夫音扶 穀之始生曰苗吐華曰秀成穀曰實蓋學而不至於成有如此者是以君子貴自勉也

子曰後

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而無聞焉斯亦不足

畏也已

馬知之馬於虔反 孔子言後生年富力強足以積學而有待其勢可畏安知其將來不如我之今日乎然或不能自勉至於老而無聞則不足畏矣言此以言人使及時勉學也言子曰五十而不以善聞則不聞矣蓋此

此意○尹氏曰少而不勉老而無聞則亦已矣自少而進者安知其不至於極乎是奇畏也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

巽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為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未如之

何也已矣

法語者正言之也巽言者婉而導之也繹具其緒也法言人所敬憚故必從然不改則面從而已巽言無所乖忤故必說然不繹則又不足以知其微意之所在也 楊氏曰法言若孟子之論行王政之類是也

巽言若其論好貨好色之類是也語之而不違拒之而不受猶之可也其或喻馬則尚庶幾其能改繹矣從且說矣而不改繹馬則是終不改繹也已雖聖人其如之何哉

子曰主忠信毋友

去聲

上論

卷五

子罕

五十六

廣益書局校印

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重出而逸其半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

奪志也

侯氏曰三軍之勇在人匹夫之志在己故帥可奪而志不可奪如可奪則亦不得謂之志矣

子曰衣敝襁袍與衣狐貉者

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

衣去聲縕紵粉反貉胡各反與平聲敝壞也縕素者也袍衣有著者也蓋衣之賤者狐貉以狐貉之皮為表衣之貴者子路之志如此則能不以貧富

動其心而可以進於道矣故夫子稱之

與富文強者必怯弱者必求

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怯之鼓反 怯害也求貪也臧善也言能不怯不求則何為不羞乎此衛風雄雉之詩孔子引之以美子路也呂氏曰貧

此以警言之謝氏曰恥惡衣惡食此學者之大病善心不存蓋由於此子路之志如此其過人遠矣然以眾人而能此則可以為善矣子路之賢宜不止此終身誦之則非所以進於日新也故又激而進之耳

子曰歲

終身誦之則自喜其能而不復求進於道矣故夫子復言

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

范氏曰小人之在治世或與君子無異惟臨利害遇事變然後君子之所守可見也謝氏曰士窮見節義世亂識忠臣欲學者必周於德

子曰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明足以燭理故不惑理足以勝私故不憂氣足以配道義故不懼此學之序也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

與權

可與者言其可與共為之事也程子曰可與共學知所以求之也可與適道知所往也可與立者為志固執而不變也權稱錘也所以稱物而知輕重者也可與權謂能權輕重使合義也楊氏曰知為己則可與共學矣學足以明

善然後可與適道信篤然後可與立知時措之宜然後可與權洪氏曰易九卦終於巽以行權權者聖人之大用未能立而言權猶人未能立而欲行鮮不仆矣程子曰漢儒以反經合道為權故有權變權術之論皆非也權經也自漢以下無人識權

稱去聲下如字為去

思想 理反 著直 呂反 復扶 人反 下同 治平 聲

聲援平 聲興去 聲去 聲思 聲去 聲去 聲中 聲去 知先 並去 聲

字愚按先儒誤以此章連下文偏其反而為一章故有反經合道之說程子非之是矣然以孟子嫂溺援之以手之義推之則權與經亦當有辨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

不爾思室是遠而棟大計反 康棟郁李也偏魯書作翩然則反齊當與翻同言華之搖動也而語助也此逸詩也於六義屬興上兩句無意義但起下兩句之辭耳其所謂爾亦不知其何所指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夫音扶 夫子借其言而反之蓋前篇仁遠乎哉之意程子曰聖人未嘗言易以驕人之志亦未嘗言難以阻人之進

但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此言極有含蓄意思深遠

### 鄉黨第十

楊氏曰聖人之所謂道者不離乎日用之間也故夫子之平日一動一靜門人皆審視而詳記之尹氏曰甚矣聖門諸子之嗜學也於聖人之容色言動無不謹書而摘錄之以貽後世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也恂相倫反 恂恂信實之貌似不能言者謙卑遜順不以賢知先人也鄉黨父兄宗族之所在故孔子居

其在宗廟朝廷便言唯謹爾朝直遙反下同便旁連反 便便辯也宗廟禮法之所在朝廷政事之所出言不可以不明辯故必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

誾誾如也侃苦旦反誾魚巾反 此君未視朝時也王制諸侯上大夫卿下大夫五人許氏說文侃侃剛直也誾誾和悅而諍也君在蹀躞如也與與

如也蹀子六反躞子亦反與平聲或如字 君在視朝也蹀躞恭敬不甯之貌與與威儀中適之貌張子曰與與不忘向君也亦適也此一節記孔子在朝廷事上接下之不同也君召使擯

辟音 雙與 雙同

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擯必乃反躩驅若反擯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勃變色貌躩盤辟貌皆敬君命故也揖所與立左右手

衣前後檐如也檐赤占反所與立謂同為擯者也擯用命數之半如上公九命則用五人以次傳命揖左人則左其手揖右人則右其手檐整貌趨進翼如也

疾趨而進張拱端好如鳥舒翼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紆君命也此一節記孔子為君擯相之容○入公門鞠躬

如也如不容鞠躬曲身也公門高大而若不容敬之至也立不中門行不履闕闕字逼反中門中於門也謂當根闕之際君出入處也闕門

限也禮士大夫出入君門由闕右不踐闕謝氏曰立中門則當尊行履闕則不恪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

位君之虛位謂門屏之間人君立之處所謂也君雖不在過之必敬不敢以虛位而慢之也言似不足不敢肆也

息者齊音咨攝撫也齊衣下縫也禮將升堂兩手攝衣去地尺恐躡之而傾跌失容也屏藏也息鼻息出入者也近至尊氣容肅也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

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復其位蹐蹐如也陸氏曰趨下本無進字俗本有之誤○等階之級也逞放也漸遠所尊舒氣解

顏怡和悅也沒階下盡階也趨走就位也復位蹐蹐敬之餘也此一節記孔子在朝之容

授勃如戰色足踏踏如有循勝平聲踏色六反○圭諸侯命圭聘問鄰國則使大夫執以通信如不勝執圭器執輕如不克敬謹之至也上如揖下如授謂執圭平後享禮有容色享獻也既聘而享用圭璧等有容色和也儀禮曰發氣滿容

趨下 京本 音丙 送屏 侯反 樞驅 音佳 丙亡 屏音 結反 闌倪 具反 依徐 去聲 相並 舒為 舒音

有進字今從之坊本無之隴反離去聲為去聲齊側皆反緣俞絹反著直略反緇側緇側救反楊先的反齊側

**私覲愉愉如也**

私覲以私禮見也愉愉則之和矣此一節記孔子為勝於鄰國之禮也晁氏曰孔子定公九年任魯至十三年適齊其間絕無朝聘往來之事疑使攝執圭兩條但孔子言禮當如此爾

**君子不以紺緌飾**

紺古暗反緌側由反君子謂孔子紺深青揚赤色齊服也緌絳色三年之喪以飾練服也飾緣領也  
**紅紫不以為褻**

**服**

紅紫間色不正且近於婦人女子之服也褻服私居服也言此則不以為朝祭之服可知  
**當暑。衫締綌必表而出之**

之謂先者裏衣表締綌而出之於外欲其不見體也詩所謂蒙彼綌綌是也  
**緇衣羔裘表衣麕裘黃衣狐裘**

子色白狐色黃衣以褐裘欲其相稱  
**裘裘長短右袂**  
長欲其溫短右袂所以便作事  
**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

不可解衣而寢又不可著明衣而寢故別有寢衣其半蓋以覆足程子曰此錯簡當在齊必有明衣布之下愚謂如此則此條與明衣變食既得以類相從而藝裘狐貉亦得以類相從矣  
**狐貉之厚以居**

狐貉毛深溫厚私居取其適體  
**去喪無所不佩**

去上聲君子無故玉不去身鵠厲之屬亦皆佩也  
**非惟裳必殺之**

殺去聲朝祭之服裳用正幅如帷  
**吉月必朝服而**

要有衰積而旁無殺縫其餘若深衣要半下齊倍要則無衰積而有殺縫矣  
**羔裘玄冠不以弔**

喪主素吉主玄弔必變服所以哀死  
**吉月必朝服而**

體也以布為之此下脫前章寢衣一節  
**齊必變食居必遷坐**

變食謂不飲酒茹葷連坐易常處也此一節記孔子謹齊之事楊氏曰齊所以交神致潔變常以盡敬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

食飯也精粢也牛羊魚之腥羶而切之為膾食精則能養人膾粗則能害人不厭言以是為善非為必欲如是也  
**食饁而餽**

食饁也精粢也牛羊魚之腥羶而切之為膾食精則能養人膾粗則能害人不厭言以是為善非為必欲如是也

上論 卷五 卿黨 五十九 廣益書局校印

皆反 不去

如字 鱷音

係齊 音咨

裂音 壁殺

所成 反

離去 聲斷

丁亂 反

食以 如字

以為 去聲

買坊 本作

費去 上聲

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食饑之食

音嗣饑於羹反餒為邁反饒而甚反 饒飯傷熱濕也餒味變也魚爛曰餒肉腐曰敗色惡臭惡味敗而色臭變也飪烹調生熟之節也不時五穀不成粟實未熟之類此數者皆足以傷人故不食 割不正不食

不得其醬不食割肉不方正者不食造次不離於正也漢陸績之母切肉未嘗不方正意以寸為度蓋其質美與此暗合也食肉用醬各有所宜不得則不食惡其不備也此二者無害於人但不以嗜味而

苟食 耳 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惟酒無量不及亂食音嗣量去聲已食以穀為主故不使肉為節而不及亂耳程子曰不及亂者非惟不使亂志雖血氣亦不可使亂但淡洽而已可也 沽酒市脯不食沽市皆買也恐不精潔或傷人也無不當康子之樂同意 不撤薑

薑通神明去穢惡故不撤 不多食適可而止無貪心也 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

不食之矣助祭於公所得胙肉歸即頒賜不俟經宿者不留神惠也家之祭肉則不過三日皆以分賜蓋過三日則肉必敗而人不食之是蕪鬼神之餘也但比君所賜肉可稍緩耳 食不語

寢不言答述曰語自言曰言范氏曰聖人存心不他當食而食當寢而寢言語非其時也楊氏曰肺為氣主而聲出焉寢食則氣窒而不通語言恐傷之也亦通 雖蔬食菜羹瓜

祭必齊如也食音嗣陸氏曰魯論瓜作必 古人飲食每種各出少許置之豆間之地以祭先代始為飲食之人不忘本也齊嚴敬貌孔子雖薄物必祭其祭必敬聖人之誠也此一節記孔子飲食之節謝氏曰

聖人飲食如此非極口腹之欲蓋養氣體不以傷生當如此 然聖人之所不食窮口腹者或反食之欲心勝而不暇擇也 ○席不正不坐謝氏曰聖人心安於正故於位之不正者雖小不處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杖者老人也六十杖於鄉未出不敢先既出不敢後 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

○

賤畜之畜許又反餽音俊畜之畜許六反朝音

階儻乃多反。儻所以逐疫周禮方相氏掌之詐階東階也儻雖古禮而近於戲亦必朝服而臨之者無所不用其誠敬也或曰恐其驚先祖五祀之神欲其依己而安也此一節記孔子居鄉之時 問人於

他邦再拜而送之拜送使者如親見之敬也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

嘗范氏曰凡賜食嘗以拜藥未達則不敢嘗受而不飲則虛人之賜故告之如此然則可飲可飲不可飲而不飲皆在其中矣楊氏曰大夫有賜拜而受之禮也未達不敢嘗謹疾也必告之直也此一節記孔子與人交之誠意

廐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非不愛馬然恐傷人之意多故未暇問蓋貴人賤畜理當如此君賜食必正

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食恐或餒餘故不以薦正席先嘗如對君也言先嘗則餘皆以

侍食於君君祭先飯飯扶晚反周禮王日一舉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故侍食者君祭則已不祭而先飯

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首去聲拖徒我反東首以受生氣也病卧不能若若為君嘗食然不敢當容禮也衣束帶又不可以褻服見君故加朝服於身又引大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急趨君命行出而駕車隨之此一節記君子事君之禮入太廟每事問重出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朋友以義合死無所歸不得殯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

不拜朋友有通財之義故雖車馬之重不拜祭肉則拜者敬其祖考同於己親也此一節記孔子交朋友之義寢不尸居不容尸謂僵卧似死人也居居家容儀范氏曰寢

不尸非惡其類於死也惰慢之氣不設於身體雖舒布其四體而亦未嘗肆耳居不容非惰也但不若奉祭祀見賓客而已申申天天是也 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



上聲

見形 通反 共共 之共 九用 反共 異之 共居 勇反 闢苦 壁反

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狎謂素親狎褻謂燕見 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式車前橫木有

所敬則俯而憑之負版持邦國圖籍者式此二者哀有喪重民數也人惟萬物之靈而王者之所天也故周禮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况其下者敢不敬乎 有盛饌必變色而作敬

人之禮非以其饌也 迅雷風烈必變迅雷疾也烈猛也必變者所以敬天之怒記曰若有疾風迅雷甚 升車必

正立執綏綏挽以上車之索也范氏曰正立執綏則心體無不正而 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

親指內顧迴視也禮曰顧不過較三者皆失容且惑人此一節記孔子升車之容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言鳥見人之顏色不善則飛去回翔審視而後下止人之

見幾而作審擇所處亦當如此然此上下必有闕文矣 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共九用反又居

勇反嗅許又反 邢氏曰梁橋也時哉言雉之飲啄得其時子路不達以為時物而共其之孔子不食三嗅其氣而起晁氏曰石經嗅作受謂雉鳴也劉聘君曰嗅當作負古闕反張兩翅也見爾雅愚按如後兩說則共字當為拱執之義然必此有闕文

不可彊為之說姑記所聞以俟知者

上論終

論語卷之六

朱熹集註

先進第十一

此篇多評弟子賢否凡二十五章胡氏曰此篇記閔子騫言行者四而其一直稱閔子疑閔氏門人所記也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先進後進猶言前輩後輩野人謂郊外之民君子謂

賢士大夫也程子曰先進於禮樂文質得宜今反謂之質朴而以為野人後進之於禮樂文過其質今反謂之彬彬而以為君子蓋周末文勝故時人之言如此不自知其過於文也

如用之則吾從

先進

用之謂用禮樂孔子既述時人之言又自言其如此蓋欲損過以就中也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

從去聲

孔子嘗厄於陳蔡之間弟子多從之者此時皆不在門故孔子思之蓋不忘其相從於患難之中也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

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行去聲弟子因孔子之言記此十人而升目其所長分為四科孔子教人各

因其材於此可見○程子曰四科乃從夫子於陳蔡者爾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曾子傳道而不與焉故知十哲世俗論也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

無所不說

說音悅○助我者子夏之起子因疑問而有以相長也顏子於聖人之言默識心通無所疑問故夫子云然其辭若有憾焉其實乃深喜之○胡氏曰夫子之於回豈真以助我望之蓋聖人之謙德又以深贊顏

子云爾○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間去聲○胡氏曰父母兄弟稱其孝

友人皆信之無異詞者蓋其孝友之實有以積於中而著於外故夫子歎而美之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下

論

卷六

先進

一

廣益書局校印

玷下  
恭反

下

論

卷六

先進

二

廣益書局校印

三妻並去聲。詩大雅抑之篇曰。自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南容一日三復此言。事見家語。蓋深有意於謹言也。此邦有道所以不廢。邦無道所以免禍。故孔子以兄子妻之。范氏曰。言者行之表。行者言之實。未有易其言而能謹於行者。南容欲謹其言如此。則必能謹其行矣。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

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好去聲。范氏曰。哀公康子問同而對有詳略者。臣之告君不可不盡。若康子者必待其能問乃告之。此教誨之道也。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槨。  
顏路淵之父名無繇。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而受學焉。槨外棺也。請為槨欲買車以買槨也。子

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槨。吾不徒行以為

之槨。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鯉孔子之子。伯魚也。先孔子卒。言鯉之才雖不及顏尚從大夫之列。言後謙辭。胡氏曰。孔子遇舊館人之喪。嘗脫駟以賻之矣。今乃不許。顏路之請何耶。葬可以無槨。駟可以脫而復求大夫不可以徒行。命車不可以與人而當諸事也。且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勉。強以副其意。誠心與直道哉。或者以為君子行禮視吾之有無而已。夫君子之用財視義之可否。豈獨視有無而已哉。○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  
喪去聲。噫。傷痛聲。悼。悼無傳。

若天喪已也。○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  
從去聲。慟。哀過也。曰。有慟乎。  
哀傷之至不自知也。

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  
夫音扶。為去聲。夫人謂顏淵言其死可惜。哭之宜慟。非他人之比也。胡氏曰。痛惜之至。死當其可。皆情性之正也。○顏淵

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  
喪具。稱家之有無。貧而厚葬。不循理也。故夫子止之。門人厚葬之。  
蓋顏路聽之。子

當去聲。反。余六反。當去聲。反。又。附復。賻音。聲。先去聲。

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門人厚葬之。子

曰。回也。視子猶父也。子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數不

葬鯉之得宜以責門人也○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

未知生，焉知死。馬於度反。問事鬼神，蓋求所以奉祭祀之意而死者人之所必有，不可不知，皆切問也。然非誠敬足以事人，則必不能事神。非原始而知所以生，則必不能反終而知所以死。蓋幽明始終

初無二理，但學之有厚，不可躐等。故夫子告之如此。程子曰：晝夜者生死之道也，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盡事人之道，則盡事鬼之道。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或言夫子不告子路，不知此乃所以深告之也。○閔子

侍側，問問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閔侃音義見前篇行

胡浪反樂音洛。行行剛強之貌。子樂者樂得英才而教育之。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尹氏曰：子路剛強，有不得其死之理，故因以戒之。其後子路卒死於衛，孔悝之難，洪氏曰：漢書引此句上

有曰字，或云上文樂字，即曰字之誤。○魯人為長府。長府藏名藏貨財，曰府為蓋改作之。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

必改作。仍，因也。貫事也。王氏曰：改作勞民傷財，在於得已，則不如仍舊貫之善。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夫音扶，中去聲。言不妄發，發必當

理惟有德者能之。○子曰：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程子曰：言其聲之不和，與已不同也。家語云：子路鼓瑟，有北鄙殺伐之聲，蓋其氣質剛勇而不足於

中和故其發於聲者如此。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門人以夫子之言遂不敬子路

故夫子釋之升堂入室喻入道之次第。言子路之學已造于正大高明之域，特未深入精微之奧耳。未可以一事之失而遽忽之也。○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

躐力 涉反

悝音

恢難

去聲

藏去

聲下

如字

曰師也過商也不及子張才高意廣而好為苟難故常過中曰然則師愈與與平聲愈猶

也勝也子曰過猶不及道以中庸為主賢智之過雖若勝於愚不肖之不及然其失中則一也尹氏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夫過與不及均也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故聖人之教抑其過引其不及歸於

中道而已○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為去聲周公以王室

富宜矣季氏以諸侯之卿而富過之非操奪其君刻剝其民何以得此冉有為季氏宰又為之急賦稅以益其富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

之可也非吾徒絕之也小子鳴鼓而攻之使門人聲其罪以責之也聖人之惡黨惡而害民也如此然師嚴而友親故已絕之而猶使門人正之又見其愛人之無已也范氏曰冉有以政事之才施於季氏故為不善至於如此

由其心術不明不能反求諸身而以仕為急故也柴也愚柴孔子弟子姓高字子羔愚者知不足而厚有餘家語記其足不履影故賢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避難而行不徑不實可以見

其為參也魯魯鈍也程子曰參也竟以魯得之又曰曾子之學誠焉而已聖門學者聰明才辯不為不多而卒傳其人矣道乃質魯之人爾故學以誠實為貴也尹氏曰曾子之才魯故其學也確所以深造乎道也

師也辟辟婢亦反辟便辟也由也嘑嘑五旦反嘑粗俗也傳稱嘑者謂俗論也楊氏曰四者性之偏謂習於容止少誠實也語之使知自勵也吳氏曰此章之首脫子曰二字或疑下章子曰當

在此章之首而通為一章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庶近也言近道也屢空數至空匱也不以貧憂動心而未富故屢至於空匱也言其近道又能安貧也賜不

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中去聲命謂天命貨殖貨財生殖也億意度也言子貢不如顏子之安貧樂道然其才識之明亦能料事而多中也程子曰子貢之貨殖非若後

人之豐財但此心未忘耳然此亦子貢少時事至聞性與天道則不為此矣范氏曰屢空者單食瓢飲屢絕而不改其樂也天下之物豈有可動其中者哉貧富在天而子貢以貨殖為心則是不能安受天命矣其言而多中者德而已非窮理樂天者

惡去 聲下 如字 已音 矣 知去 聲長 上聲 見音 現便 平聲 傳去 聲語 音御

數音 朔翼 反郡羽

均遠 反七

也夫子嘗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也聖人之不貴言也如是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

室。善人質善而未學者也程子曰踐迹如言循塗守轍善人雖不必踐舊迹而自不為惡然亦不能入聖人之室也張子曰善人欲仁而未志於學者也欲仁故雖不踐成法亦不蹈於惡有諸己也由不學故無自而入聖人之室也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與如字言但以其言論篤實而與之則未知其為君子者乎為色莊者乎言不可以言貌

取人○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

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

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

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兼人謂勝人也張敬夫曰聞我固當勇為然有父兄在則有不可得而專者若不稟命而行則及傷於義

矣子路有聞求之能行唯恐有聞則於所當為不患其不能為矣特患為之之意或過而於所當稟命者有闕耳若再求之資稟失之弱不患其不稟命也患其於所當為者遂巡畏縮而為之不勇耳聖人一進之一退之所以約之於義理之中而使之無

過不及○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

死。女音汝後謂相失在後何敢死謂不赴鬪而必死也胡氏曰先王之制民生於三事之一惟其所在則致死焉以顏淵之於孔子恩義兼盡又非他人之為師弟者而已即夫子不幸而遇難回必捐生以赴之矣捐生以赴之幸而不死則

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請討以復讎不但已也夫子而在則向何為而不愛其死以犯匡人之鋒乎○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

與平聲。子然。季氏子弟。自多其家得臣二子。故問之。**子曰：吾以子為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異非常也。曾猶乃也。輕二子以抑季也。

**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以道事君者。不從君之欲。不可則止者。必行己之志。**今由與求也。**

**可謂具臣矣。**具臣。謂備臣數而已。**曰：然則從之者與。**與。平聲。意二子既非大臣。則從季氏之所為而已。**子曰：弑父與**

**君。亦不從也。**言二子雖不足於大臣之道。然君臣之義。則聞之熟矣。弑逆大故。必不從之。蓋深許二子以死。難不可而不能止也。可謂具臣矣。是時季氏已有無君之心。故自多其得人。意其可使從已也。故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其庶乎二子可免矣。**○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路為季

氏宰而舉之也。**子曰：賊夫人之子。**夫音扶下同。賊害也。言子羔質美而未學。遽使治民。適以害之。**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

**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言治民事神。皆所以為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惡去聲。治民事神。固學者事。

然必學之。已成然後可任。以行其學。若初未嘗學而使之。即仕以為學。其至於慢神而虐民者。幾希矣。子路之言。非其本意。但理屈詞窮。而取辯於口。以禦人耳。故夫子不斥其非。而特惡其佞也。范氏曰：古者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蓋道之本在於修身。而後及於治人。其說具於方冊。讀而知之。然後能行。何可以不讀書也。子路乃欲使子羔以政為學。夫先後本末之序。矣。不知其過。而以口給禦人。故夫子惡其佞也。**○子路。曾皙。冉有。**

**公西華侍坐。**坐才卧反。曾。曾。父名。皙。曾。父名。皙。**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長上聲。言我雖年少。長於女

然。女勿以我長而難言。蓋誘之盡言。以觀其志。而聖人和風謙德。於此亦可見矣。**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言女

女音。同。汝下。

然。女勿以我長而難言。蓋誘之盡言。以觀其志。而聖人和風謙德。於此亦可見矣。

長音掌

見形 旬反 頰音 挑去 聲

與去 聲 音夾 被音

則言人不知我如或有人知也則將何以為用也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

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

夫子哂之乘去聲饑音機饉音僅比必二反下同哂詩忍反率爾輕遽之貌攝管束也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因仍也穀不熟曰饑菜不熟曰饉方向也謂向義也民向義則能親其上死其長矣哂微笑也

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

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求爾何如孔子問也下效比方六七十里小國也如猶或也五六十里則又小矣是富足也俟君子言非已所能再有謙退又以子路見哂故其詞

遜益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

願為小相焉相去聲公西華志於禮樂之事嫌以君子自居故將言己志而先為遜詞言未能而願學也宗廟之事謂祭祀諸侯時見曰會眾頰曰同端玄端服章甫禮冠相贊君之禮有言小亦謙辭點

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

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

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鏗苦耕反舍上

聲撰士免反莫冠並去聲沂魚依反雩音于四子侍坐以齒為序則點當次對以方鼓瑟故夫子先問求赤而後及點也希間歇也作起也撰具也莫春和煦之時春服單袷之衣浴盥濯也今上已拔除是也沂水名在魯城南地志以為有溫泉焉理

下 論 卷六 先進 七 廣益書局校印



或然也風乘涼也舞雲祭天禱雨之處有壇墀樹木也詠歌也曾點之學蓋有以見夫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  
關故其動靜之際從容如此而其言志則又不過即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初無吝己為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直與天  
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隱然自見於言外視三子之規規於事為之末者其  
氣象不侔矣故夫子歎息而深許之而門人記其本末獨加詳焉蓋亦有以識此矣  
三子者出曾皙後

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夫音扶曰夫

子何哂由也點以子路之志乃所優為而夫子哂之故請其說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夫子蓋許

其能特鳴其不遜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

與乎聲下同○曾點以冉求亦欲為國而不見哂故微問之而夫子之答無貶辭蓋亦許之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

何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此亦曾皙問而夫子答也孰能為之大言無能出其右者亦許之之詞程子曰古之學者優柔厭飢有先後之序如子路冉有公西

赤言志如此夫子許之亦以此自是實事後之學者好高如人游心千里之外然自身却只在此又曰孔子與點蓋與聖人

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誠異三子者之撰特行有不捨焉耳此所謂狂也子路等所見者小子路只為不達為國以禮道理

是以哂之若達却便是這氣象也又曰三子皆欲得國而治之故孔子不取曾點狂者也未必能為聖人之事而能知夫子之  
志故曰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言樂而得其所也孔子之志在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使萬物莫不遂其性曾點  
知之故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又曰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

柔坊  
本作  
游

顏淵第十二 凡二十四章

勝平聲

復扶又反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

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仁者本心之全德克勝也已謂身之私欲也復反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也為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蓋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壞於人欲故為仁者必有以

勝私欲而復於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矣歸猶與也又言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之人皆與其仁極言其效之甚速而至大也又言為仁由己而非他人所能預又見其機之在我而無難也日日克之不以為難則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而

仁不可勝用矣程子曰非禮處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須是克盡已私皆歸於禮方始是仁又曰克己復禮則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謝氏曰克己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顏淵曰請問其

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

不敏請事斯語矣目條件也顏淵聞夫子之言則於天理人欲之際已判然矣故不復有所疑問而直請其條目也非禮者己之私也勿者禁止之辭是人心之所以為主而勝私復禮之機也私勝

則動容周旋無不中禮而日用之間莫非天理之流行矣如事事之請事斯語顏子默識其理又自知其力有以勝之故直以為己任而不疑也○程子曰顏子問克己復禮之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

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其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為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遠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其聽箴曰人有秉彝本

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其言箴曰人心之動固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與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誣傷煩則文已肆物件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故訓辭其動箴曰哲人知幾誠

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為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愚按此章問答乃傳授心法切要之言非至明不能察其幾非至健不能致其決故惟顏子得聞之而凡學者亦不可以不勉也程子之箴發明親切學者尤宜

深玩○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

下論 卷六 顏淵 九 廣益書局校印



漬子 賜反 行去 聲 殺所 戒反 語去 聲

夏曰商聞之矣。蓋聞之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命稟於有生之初非今所能移天莫之為而為非我所能必但當順受而已

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

乎無兄弟也。既安於命又當修其在己者故又言苟能持己以敬而不問斷接人以恭而有節文則天下之人皆

夏四海皆兄弟之言特以廣司馬牛之意意圓而語滯者也唯聖人則無此病矣且子夏知此而以哭子喪明則敬於愛而昧於理是以不能踐其言爾○子張問明子曰浸潤

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

行焉可謂遠也已矣。謂肌膚所愛利害切身如易所謂剝牀以膚切近災者也愬愬己之冤也毀人者漸

漬而不驟則聽者不覺其入而信之深矣愬究者急迫而切身則聽者不及致詳而發之暴矣二者難察而能察之則可見其

心之明而不蔽於近矣此亦必因子張之失而告之故其辭繁而不殺以致丁寧之意云楊氏曰驟而語之與利害不切於

身者不行焉有不待明者能之也故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

信之矣。言倉廩實而武備修然後教化行而民信於我不離叛也○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

先曰去兵。去上聲下同言食足而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

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民無食必死然死者人之所必不免無信則雖生而無以自立不若死之為安故寧死而不失信於民使民亦寧死

而不失信於我也。○程子曰：孔門弟子善問，直窮到底如此章者，非子貢不能問，非聖人不能答也。愚謂以人情而言，則兵食足而後吾之信可以孚於民，以民德而言，則信本人之所固有，非兵食所得而先也。是以為政者當身率其民而以死守之，不可以危急而可棄也。○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棘子成，衛大夫疾時人，文勝，故為此言。子貢曰：

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言子成之言，乃君子之意，然言出於古，則駟馬不能追之，又惜其失言也。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鞞，其郭反。鞞，皮去毛者也。言文質等耳，不可相無。若必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則君子小人無以辨其夫。

棘子成矯當時之弊，固失之過，而子貢矯子成之弊，又無本末輕重之差別，失之矣。○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

稱有若者，君臣之辭用謂國用公意，蓋欲加賦以足用也。有若對曰：盍徹乎？徹，通也。均也。周制一夫受田百畝，而與同溝共井之人通力合作，計畝均收，大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一，故謂之徹魯。

自宣公稅畝，又逐畝什取其一，則為什而取二矣。故有若請但專行徹法，欲公節用以厚民也。二，即所謂什二也。公以有若不

喻其旨，故言此。以示加賦之意。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

不能獨富。有若深言君民一體之意，以止公之厚斂。為人上者，所宜深念也。楊氏曰：仁政必有經界始，經界正而後井地均，殺祿平而軍國之需皆量是以為出焉。故一徹而百度舉矣。上下寧愛不足乎？以二猶不足而教之徹，疑若迂矣。然什一天下

之中，正多則從寡，則務不可改也。後世不究其本而唯末之圖，故征斂無節，費出無經，而上下困矣。又惡知盡徹之當務而不為迂乎？○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

忠信，徙義，崇德也。忠，主信則本立。徙，義則日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

陷 絡音 給 合音 宜反 差楚 聲 去上

祇音

施去聲

見音現

又欲其死是惑也。惡去聲。愛惡人之常情也。然人之生死有命。非可得而欲也。以愛惡而欲其生死。則惑矣。既欲其生。又欲其死。則惑之甚也。誠不以富。亦

祇以異。此詩小雅。我行其野之詞也。舊說夫子引之。以明欲其生死者。不能使之生死。如此詩所言。不足以致富。而適足以取異也。程子曰。此錯簡。當在第十六篇。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上。因此下文亦有齊景公字。而誤也。楊氏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則非誠善補過。不蔽於私者。故告之如此。○齊景公問政於孔子。齊景公名杅。魯昭公末年。孔子適齊。孔子對曰。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此人道之大經。政事之根本也。是時景公失政。而大夫陳氏厚施於國。景公又多內嬖。而不立太子。其君臣父子之間。皆失其道。故夫子告之以此。公曰。

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景公善孔子之言。而不能用。其後果以繼嗣不定。敗陳氏弑君篡國之禍。楊氏曰。君之所以君。臣之所以臣。父之所以父。子之所以子。所以父子之所以子。是必有道矣。景公知善夫子之言。而不知反求其所以然。蓋悅而不繹者。齊之所以卒於亂也。○子

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折之古反。與平聲。片言。半言。折斷也。子路忠信明決。故言出而人信服。之不待其辭之畢也。子路無宿諾。宿留也。猶宿怨之宿。急於踐言。不留其諾也。記者因夫子之言。而記此。以見子路之所以取信於人者。由其養之有素也。尹氏曰。小邦射以句繹奔魯。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子乘之國。而信子路之一言。其見信於人。可知矣。一

言而折獄者。信在言前。人自信之。故也不留諾。所以全其信也。○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范氏曰。聽訟者。治其未寔。其流也。正其本。清其源。則無訟矣。楊氏曰。子路片言可以折獄。而不知以禮讓為國。則未○子張問政。子曰。

能使人無訟者也。故又記孔子之言。以見聖人。不以聽訟為難。而使民無訟為貴。○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居。謂存諸心。無倦。則始終如一。行。謂發於事。以忠。則表裏如一。程子曰。子張少仁。無誠心愛民。則必倦而不盡心。故告之以此。○子曰。

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居。謂存諸心。無倦。則始終如一。行。謂發於事。以忠。則表裏如一。程子曰。子張少仁。無誠心愛民。則必倦而不盡心。故告之以此。○子曰。

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居。謂存諸心。無倦。則始終如一。行。謂發於事。以忠。則表裏如一。程子曰。子張少仁。無誠心愛民。則必倦而不盡心。故告之以此。○子曰。

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居。謂存諸心。無倦。則始終如一。行。謂發於事。以忠。則表裏如一。程子曰。子張少仁。無誠心愛民。則必倦而不盡心。故告之以此。○子曰。

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重出 ○子曰。君子成人之

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成者。誘掖獎勵。以成其事也。君子小人。所存既有厚薄。之殊。而其所好。又有善惡之異。故其用心不同如此。 ○季康

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范氏曰。未

而能正人者。胡氏曰。魯有中葉。政由大夫。家臣效尤。據邑背叛。不正甚矣。故孔子以是告之。欲康子以正自克。而改三家之故。惜乎康子之溺於利欲。而不能也。 ○季康子患盜。問於

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言子不貪欲。則雖賞民使之為盜。民亦知恥而不竊。胡氏曰。季氏竊桓康子

奪嫡。民之為盜。固其所也。蓋亦反其本耶。孔子以不欲啟之。其旨深矣。奪嫡事見春秋傳。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

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

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高於度反。為政者。民所視效。何以殺為欲善。則民善矣。上一作尚。加也。偃。仆也。尹氏曰。殺之為

言。豈為人上之語哉。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而況於殺乎。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達者。德孚於人。而行無不得之謂。 子

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務外。夫子蓋已知其發問之意。故反詰之。將以發其病而藥之也。 子張對曰。在邦必聞。

在家必聞。言名譽著聞也。 子曰。是聞也。非達也。聞與達相似而不同。乃誠偽之所以分。學者不可不審也。故夫子既明辨之。下文又詳言之。 夫

結語反去

赴仆音

故本因政故佩背

故本因政故佩背

故本因政故佩背

望音 質音 背音 佩

治平 聲去 上聲

有悉 井反

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

達。夫音按下同。好下皆去聲。內主忠信而所行合宜。審於接物而卑以自牧。皆自修於內。不求人之事。然德修於己而人信之。則所行自無窒礙矣。夫聞也者。色取仁而

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行去聲。善其顏色以取於人而行實背之。又自以為是而無所忌憚。此不務實而專務求名者。故

虛譽雖隆而實德則病矣。○程子曰。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有意近名。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為名而學。則是偽也。今之學者。大抵為名。為名與為利。雖清濁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尹氏曰。子張之學。病在乎不務實。故孔子告之。皆篤實之事。充乎內而

發乎外者也。當時門人。親受聖人之教。而差失有如此者。况後世子。○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脩慝

辨惑。慝吐得反。胡氏曰。慝之字。從心從匿。蓋惡之匿於心者。脩者治而去之。子曰。善哉。問於為己。先事後得。非崇德與

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

惑與。與平聲。先事後得。猶言先難後獲也。為所當為而不計其功。則德日積而不自知矣。專於治己而不責人。則己之惡無所匿矣。知一朝之忿。為其微而禍及其親。為其大。則有以辨惑而懲其忿矣。樊遲處鄰近利。故告之。必此三者。

皆所以救其失也。○范氏曰。先事後得。上義而下利也。人惟有欲利之心。故德不崇。惟不自省己過。而不知人之過。故慝不脩。感物而易動者。莫如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感之甚者也。感之甚者。必起於細微。能辨之於早。則不至於大感矣。故懲忿所以辨惑也。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上知字去聲下同。愛人仁之施。知人知之務。樊遲未達。

曾氏曰。遲之意。蓋以愛欲其周。而有所擇。故疑二者之相悖爾。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舉直錯枉者。知也。使枉者直。則仁矣。如此則二者不



惟不相悖而反相為用矣。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

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鄉去聲。見賢遍及。遲以夫子之言專為知者之事。又未達所以能使枉者直之理。子夏曰：富哉

言乎！數其所包者。廢不止言知。舜有天下，選於眾，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

選於眾，舉伊尹，不仁者遠矣。選息戀反。陶音遙。遠如字。伊尹，湯之相也。不仁者，遠言人皆化而為仁。不見有不仁者，若其遠去爾。所謂使枉者直也。子夏蓋有以知夫

子之兼仁知而言矣。程子曰：聖人之語，因人而變化。雖若有淺近者，而其包含無所不盡。觀於此章可見矣。非若他人之言語，近則遺遠，語遠則不知近也。尹氏曰：學者之問也，不獨欲聞其說，又必欲知其方，不獨欲知其方，又必欲為其事。如樊遲之

問仁知也，夫子告之盡矣。樊遲未達，故又問焉，而猶未知其何以為之也。及退而問諸子夏，然後有以知之，使其未喻，則必將復問矣。既問於師，又辨諸友，當時學者之務實也如是。○子貢問友，子

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告，工毒反。道，音聲。友所以輔仁，故盡其心以告之。善其說以道之。然以義合者也，故不可則止。若以數而見，疏則自辱矣。○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講學以會友，則道益明。取善以輔仁，則德日進。

論語卷之七

朱熹集註

子路第十三 凡三章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勞如字。蘇氏曰：凡民之行，以身先之則不令而行。凡民之事，以身勞之則雖勤不怨。請益。曰：無倦。無古

行去聲

復扶又反

復扶  
又反

喪去  
聲

爾音  
你

當去  
聲

本作毋。吳氏曰。勇者喜於有為而不能持久。故以此告之。程子曰。子路問政。孔子既告之矣。及請益。則曰無倦而已。未嘗復有所告。姑使之深思也。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

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

有司。眾職也。宰。兼眾職。然事必先之於彼。而後考其成功。則己不勞。而事畢。舉矣。過失誤也。大者於事。或有所害。不得不懲。小者赦之。則

刑不濫。而人心悅矣。賢有德者才。有能者。舉而用之。則有司皆得其人。而政益修矣。

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

知。人其舍諸。

馬於度反。舍。上聲。仲弓慮無以盡知一時之賢才。故孔子告之。以此。程子曰。人各觀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

大小。推此表。則一心可以興邦。一心可以喪邦。只在公私之間爾。范氏曰。不先有司。則君行臣職矣。不赦小過。則下無全人矣。不舉賢才。則百職廢矣。失此三者。不可以為季氏宰。况天下乎。

○子路曰。衛

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

衛君謂出公。輒也。是時魯哀公之十年。孔子自楚反乎衛。

子曰。必也正名乎。

是時出公

不父其父。而禰其祖。名實紊矣。故孔子以正名為先。謝氏曰。正名雖為衛君而言。然為政之道。皆當以此為先。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謂

遠於事情。言非今日之急務也。

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

野。謂鄙俗。責其不能闕疑。而率爾妄對也。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

楊氏曰。名不當其實。則言不順。言不順。則無以考實。而事不成。

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中去聲。范氏曰。事得其序之謂禮。物其得和之謂樂。事不成。則無序。而不和。故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施之政事。皆失其道。故刑罰不中。

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

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程子曰：名實相須一事苟則其餘皆苟矣。胡氏曰：衛世子蒯瞶恥其母南子之淫。

亂欲殺之不果而出奔。靈公欲立公子郢，郢辭。公卒，夫人立之，又辭，乃立蒯瞶之子。輒以拒蒯瞶，夫蒯瞶欲殺母，得罪於父而輒據國以拒父，皆無父之人也。其不可有國也明矣。夫子為政而以正名為先，必將具其事之本末，告諸天玉，請於方伯，命公子郢而立之，則人倫正，天理得名，正言順而事成矣。夫子告之之詳如此，而子路終不喻也。故事輒不去，卒死其難，徒知食焉不避其難之為義，而不知食輒之食為非義也。

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請學稼。子曰：小人哉。樊遲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種五穀曰稼。種蔬菜曰圃。種蔬菜曰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遲須也。謂小人之事者也。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

使知前所言者，意有在也。

對字然則其所學者，章句之末耳。此學者之大患也。

風論故誦之者，必達於政而能言也。程子曰：窮經將以致用也。世之誦詩者，果能從政而專

聖人之門而問稼圃，志則陋矣。辭而闕之可也。待其出而後言其非何也？蓋於其問也，有謂農圃之不如，則拒之者至矣。須之學疑不及此而不能問，不能以三隅反，故不復矣。及其既出，則懼其終不喻也。小老農老圃而學焉，則其失愈遠矣。故復言之。

風論故誦之者，必達於政而能言也。程子曰：窮經將以致用也。世之誦詩者，果能從政而專

對字然則其所學者，章句之末耳。此學者之大患也。

風坊本作

呂 繆音

斂去聲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魯周公之後衛康叔之後本兄弟之國。而是時衰亂政亦初似故孔子歎之。○子謂衛公子荆

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公子荆衛大夫苟聊且粗略之意合聚也完備也言其循序而有節不以欲速盡美累其心。楊氏曰務為全美則累物而驕吝之心生子公子荆皆曰苟而已則不以外物為心其欲易足故也。○子適衛冉有僕

子曰庶矣哉。庶眾也。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庶而不富則民生不遂故制田里薄賦斂以富之。

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富而不教則近於禽獸故必立學校明禮義以教之。胡氏曰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寄以三事其自三代之後能舉此職者百無一二。

漢之文明唐之太宗亦云庶且富矣。西京之教無聞明帝尊師重傅臨雍拜老宗戚子弟莫不受學。唐太宗大召名儒增廣生員教亦至矣。然而未知所以教也。三代之教天子公卿躬行於上言行政事寄師法彼二君者其能然乎。○

子曰苟有用我者。暮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暮月謂周一歲之月也可。有僅辭言綱紀布也有成治功成也。

○尹氏曰孔子歎當時莫能用已也故云然。愚按史記此蓋為衛靈公不能用而發也。○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

殺矣。誠哉是言也。勝平聲去上聲。為邦百年言相繼而久也。勝殘化殘暴之人使不為惡也。去殺謂民化於善可以不用刑殺也。蓋古有是言而夫子稱之。程子曰漢自高惠至於文景莽民解摩

錢致刑措庶乎其近之矣。尹氏曰勝殘去殺不為惡而已善人之功如是若夫聖人則不待百年其他亦不止此。○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王者謂聖

人受命而興也三十年為一世仁謂教化也。程子曰周公文武至於成王而後禮樂興即其政也。○或問三年必世遊遠不

同。何也。程子曰三年有成謂法度紀綱有成而化行也。新民以仁摩民以義使之浹於肌膚滲於骨髓而禮樂可興所謂仁也。

決即業反

漸將廉反此非積久何以能致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

何。○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

不吾以。吾其與聞之。朝音潮與去聲。冉有時為季氏宰。朝季氏之私朝也。晏晚也。政國政事。家事以用也。禮大夫雖不治事。猶得與聞國政。是時季氏專魯。其於國政益有不與同列於

公朝。而獨與家臣謀於私室者。故夫子為不知者而言。此必季氏之家事耳。若是國政。我嘗為大夫。雖不見用。猶當與聞。今既不聞。則是非國政也。語意與魏徵獻政之對畧相似。其所以正名分。抑季氏而教冉有之意深矣。 ○定

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

幾期也。詩曰如幾如式。一言之間未可以如此。而必期其效。易吉聲。當 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因此言而知為君之難。則必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而無一事之

臣也。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

言曰。子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喪去聲。下同。樂音洛。言他無所樂。惟樂此耳。如其善

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

邦乎。范氏曰。如不善而莫之違。則忠言不至於耳。君自驕而臣日諂。本有不喪邦者也。謝氏曰。知為君之難。則必敬謹以持之。惟其言而莫予違。則說詭面諛之人至矣。邦未必遽興喪也。而興喪之源。分於此。然此非識微之君子。何足

漸將 廉反 冉子 坊木 作冉 有 京本 夫子 作孔 子 幾平 聲

據如  
羊反

以知 ○葉公問政。音義並見第七篇。子曰：近者說，遠者來。說音悅。被其澤則說，聞其風則來。然必近者說而後遠者來也。 ○

子夏為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

利則大事不成。父音甫。莒，魯邑名。欲事之速成，則急遽無序，而反不達。見小者之為利，則所就者小而所失者大矣。程子曰：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子夏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子

張常過高而未仁。子夏之病常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

子證之。語去聲。直躬，直身而行者。有因而盜曰攘。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

為父隱，直在其中矣。為去聲。父子相隱，天理人情之至也。故不求為直而直在其中。謝氏曰：順理為直，父不為子隱，子不為父隱，於理順，則替股殺人，身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當

是時愛親之心勝其於直不直，何暇計哉。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

不可棄也。恭，主容敬。主事。恭見於外，敬主乎中。夷狄，不可棄，勉其固守而勿失也。程子曰：此是徹上徹下，聖人之愛人，其

最後乎。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

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使去聲。此其志有所不為，而其材足以有為者也。子貢能言，故以使事告之，蓋為使之難，不獨貴於能言而已。曰：敢問其

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弟去聲。此本立而材不足者，故為其次。曰：敢問其次。曰：言必

亮量音

量去聲數上聲

復扶又反 別必列反

下論

卷七

子路

二十二

廣益書局校印

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行去聲。硜苦耕反。果必行也。硜小石之堅確者。小人言其識量之淺狹。

也。此其本末皆無足觀。然亦不害其為自守也。故聖人猶有取焉。下此則市井之人。不復可為士矣。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筭之

人。何足算也。筭所文。算亦作筭。悉亂反。今之從政者。蓋如魯三家之屬。噫。心不平聲。斗量名。容十升。筭竹器。容斗二升。斗筭之人。言鄙細也。算數也。子貢之問每下。故夫子以是警之。程子曰。子貢之意。蓋欲

為皎皎之行。聞於人者。夫子皆之。皆篤實自得之事。○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

狷者有所不為也。狷音絹。行道也。狂者志極高而行不掩。狷者知未及而守有餘。蓋聖人本欲得中道之

之人。猶可因其志節而激厲裁抑之。以進於道。非與其終於此而已也。○孟子曰。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得。故思其次也。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也。其志嚶嚶然。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

潔之士而與之。足獨也是又其次也。○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善夫

恆。胡登反。夫音扶。南人。南國之人。恆。常久也。巫。所以交鬼神。醫。所以寄死生。故雖賤役。而猶不可以無常。孔子稱其言而善之。不恆其德。或承之羞。此易恆卦九三爻辭。承進也。

子曰。不占而已矣。復加子曰。以別易文也。其義未詳。楊氏曰。君子於易。苟玩其占。則知無常之取羞矣。其為無常也。蓋亦不占而已矣。意亦略通。○子曰。君子

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者。無乖戾之心。同者。有河比之意。○尹氏曰。君子尚義。故有不同。小人尚利。安得而和。○子貢問曰。

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

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好惡並去聲。一鄉之人宜有公論矣。然其間亦各以類自為好惡也。故善者好之而惡者不

惡則必其有苟合之行。惡者惡之。而善者不好則必其無可好之實。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

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

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

易音聲。說音悅。器之謂隨其材器而使之也。君子之心公而恕。小人之私而刻。天理人欲之間。每相反而已矣。

○子曰。君

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君子循理故安舒而不於肆。小人逞欲故及是。

○子曰。剛毅木訥近

仁。

程子曰。木者質樸。訥者遲鈍。四者質之近乎仁者也。楊氏曰。剛毅則不屈於物欲。木訥則不至於外馳。故近仁。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

怡。

胡氏曰。切切懇到也。偲偲詳勉也。怡怡和顏也。皆子路所不足。故告之。又恐其混於所施。則兄弟有賊恩之禍。朋友有善柔之損。故又別而言之。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

亦可以即戎矣。

皆當思其作為如何。乃有益。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以用也。言用不教之民以戰。必有敗亡之禍。是棄其民也。

憲問第十四

胡氏曰。此篇疑原憲所記。凡四十七章。



憲問 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

憲原惠名穀祿也。邦有道不能為。邦無道不能獨善。而但知食祿。豈可恥也。憲之猶介。其於

并去聲

邦無道穀之可恥。固知之矣。至於邦有道穀之可恥。則未必知也。故夫子因其問而并言之。以廣其志。使知所以自勉。而進於有為也。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

聲

仁矣。此亦原憲以其所能而問也。克。好勝。伐。自矜。怨。恨。欲。貪欲。

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有是四者。而能制之。使不得行。

渾上聲

可謂難矣。仁則天理渾然。自無四者之累。不行。不足以言之也。○程子曰。人而無克伐怨欲。惟仁者能之。有之。而能制其情。使不行。斯亦難能也。謂之仁。則未也。此聖人開示之深。惜乎憲之不能再問也。或曰。四者不行。固不得為仁矣。然亦豈非所謂克

去上聲

己之事。求仁之方乎。曰。克。去己私。以復乎禮。則私欲不留。而天理之本然者得矣。若但制而不行。則是未有拔去病根之意。而容其潛藏。隱伏於胸中也。豈克己求仁之謂哉。學者察於三者之間。則其所以求仁之功。益親切而無滲漏矣。○

同聲下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

居。謂意所便安處也。

○子曰。邦有道。危行危行。

參所禁反

邦無道。危行言孫。

行。孫。並去聲。○危。高峻也。孫。卑順也。尹氏曰。君子之持身。不可變也。至於言。則有時而不敢盡。以避禍也。然則為國者。使士言。孫。豈不殆哉。

○子曰。

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便平聲

有德者。和順積中。英華發外。能言者。或便佞口給而已。仁者。心無私累。見義必為。勇者。或血氣之強而已。○尹氏曰。有德者必有言。徒能言者。未必有德也。仁者必有勇。徒能勇者。未必有仁也。

○南宮适問

於孔子曰。羿善射。臯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

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适。古活反。羿音詣。臯五報反。盪土浪反。

相去 聲浹 士角 反澆 五帛 反 寺音 侍

沮在 呂反

勝音 升

南宮適即南宮也。其有窮之君善射。滅夏后桀而篡其位。其臣寒浞又殺羿而代之。其春秋傳作澆。澆之子也。力能陸地行舟。後為夏后少康所誅。禹平水土。暨稷播種。身親稼穡之事。禹受舜禪而有天下。稷之後至周武王亦有天下。適之意蓋以羿界。比當世之有權力者。而以禹稷比孔子也。故孔子不答然造之言如此。可謂君子之人。而有高德之心矣。不可以不與。故俟其出而贊美之。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夫音扶。謝氏曰。君子志於仁矣。然毫忽之間。心不在焉。則未免為不仁也。 ○子曰。愛之能

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蘇氏曰。愛而勿勞。翁積之愛也。忠而勿誨。婦寺之忠也。愛而知勞之。則其為愛也深矣。忠而知誨之。則其為忠也大矣。 ○子曰。

為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產潤

色之。裨諶之反。諶。時林反。○裨諶以下四人。皆鄭大夫。草。草也。創。造也。謂造為草業也。世叔。游吉也。春秋傳作子九。世叔。尋。究也。論。講義也。行人。掌使之官。子羽。公孫揮也。修飾。謂增損之。東里。地名。子產所居也。潤。色。謂加以文采也。鄭國

之為辭命。必更此四賢之手。而成詳審精密。各盡所長。以應對諸侯。鮮有敗事。孔子言此。蓋善之也。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子產之政。不專於寬。為主。故孔子以為惠。蓋舉其重而言也。

問子西曰。彼哉彼哉。子西。楚公子申。能。楚國。宣昭王而改紀其政。亦賢大夫也。然不能革其僭王之號。昭王欲用孔子。又沮止之。其後卒召伯公

以致禍亂。則其為人可知矣。彼哉者。外之之辭。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蔬食。沒齒無

怨言。人也。猶言此人也。伯氏。齊大夫。駢。邑地名。齒。年也。蓋桓公奪伯氏之邑。以與管仲。伯氏自知已罪。而心服管仲之功。故窮約以終身。而無怨言。南。卿。所謂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拒者。即此事也。或問管仲子產孰優。曰。管仲

之德。不勝其才。子產之才。不勝其德。然於聖人之學。則概乎其未有聞也。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易。去聲。處。貧。難。處。富。易。人之常情。然人

下 論 卷七 憲問 二十五 廣益書局校印

當勉其難而不  
可忽其易也。○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魯大

夫趙魏晉卿之家。老。家臣之長。大家勢重。而無諸侯之事。家老望尊。而無官守之責。優。有餘也。滕薛。二國名。大夫。任國政者。  
滕薛國小。政繁。大夫位高。貴重。然則公綽。蓋廉靜寡欲。而短於才者也。楊氏曰。知之弗豫。枉其才而用之。則為棄人矣。此

君子所以患不知人也。言此。則孔子之用人可知矣。○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

下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知去聲。成人。猶言全人。武仲。

魯大夫。名。統。莊子。魯下邑大夫。言兼此四子之長。則知足以窮理。康足以養心。勇足以力行。藝足以泛應。而又節之以禮和之。

以樂。使德成於內。而文見乎外。則材全德備。渾然不見一善成名之迹。中正和樂。粹然無復偏倚駁雜之蔽。而其為人也。亦成矣。然亦之為言。非其至者。蓋就子路之所可及而語之也。若論其至。則非聖人之盡人道。不足以語此。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

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復加曰字者。已答而復言也。按命言不愛其生。持以與人。也。久

要。舊約也。平生。平日也。有是忠信之實。則雖其才知禮樂。有所未備。亦可以為成人之次也。○程子曰。知之明。信之篤。行之果。天下之達德也。若孔子所謂成人。亦不出此三者。武仲。知也。公綽。仁也。下莊子。勇也。冉求。藝也。須是合此四人之能。文之以禮

樂。亦可以為成人矣。然而論其大成。則不止於此。若今之成人。有忠信。而不及於禮樂。則又其次者也。又曰。臧武仲之知。非正也。若文之以禮樂。則無不正矣。又曰。語成人之名。非聖人孰能之。孟子曰。唯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如此方可以稱成人之名。胡

氏曰。今之成人以下。乃子路之言。蓋不復闕斯。○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行之之勇。而有終身誦之之固矣。未詳是石。

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枝也。公明賈。魯人。文子。為人其詳不可知。然必廉靜之士。故當時以三者稱之。公明賈對曰。

統下 拔反 見音 現渾 上聲 樂音 洛語 首御 下語 如字 復扶 又反

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

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厭者苦其多而惡之之辭。事通其可。則人不厭而不覺其有是。

矣。是以稱之或過而以為不言不笑不取也。然此言也。非禮義充溢於中。得時措之宜者不能。文字雖賢。疑未及此。但君子與人為善。不欲正言其非也。故曰：其然。豈其然乎。蓋疑之也。 ○子曰：臧武仲

以防。求為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要平聲。防地名。武仲所封邑也。要有挾而求也。武仲得罪奔邾。自邾如防。使請立

後而避邑以示若不得請。則將據邑以叛。是要君也。范氏曰：要君者無上罪之大者也。武仲之邑受之於君。得罪出奔。則立後在君。非己所得專也。而據邑以請。由其好智而不好學也。楊氏曰：武仲卑辭請後。其跡非要君者。而意實要之。夫子之言亦

春秋誅意之法也。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譎古穴反。晉文公名重耳。齊桓公名小白。譎說也。

二公皆諸侯盟主。攘夷狄以尊周室者也。雖其以力假仁。心皆不正。然桓公伐楚。仗義執言。不由說道。猶為彼善於此。夫公則伐衛以救楚。而陰謀以取勝。其譎甚矣。二君他事亦多類此。故夫子言此以發其隱。 ○子路曰：

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糾居助反。召音邵。按春秋傳齊襄公無道。鮑叔牙奉公子小

白奔莒。及無知弒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魯人納之。未克。而小白入。是為桓公。使魯殺子糾。而請管召。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牙言於桓公。以為桓子。路疑管仲忘君事。憊忍心害理。不得為仁也。 子曰：桓公

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九春秋傳作糾。督也。古字通用。不以兵車。言不假威

本也。如其仁。言誰如其仁者。又再言以深許之。蓋管仲雖未得為仁人。而其利澤及人。則有仁之功矣。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

子糾不能死又相之與平聲相去聲子貢意不死猶可相之則已甚矣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

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被皮寄反衽而審反

正也攘夷狄尊周室皆所以正天下也微無也衽衣衿也被髮左衽夷狄之俗也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

莫之知也諒小信也經縊也莫之知人不知也後漢書引此文莫字上有人字程子曰桓公兄也子糾弟也仲私於所事輔之以爭國非義也桓公殺之雖過而糾之死實當仲始與之同謀遂與之同死可也知輔之爭

為不義將自免以圖後功亦可也故聖人不責其死而稱其功若使桓弟而糾兄管仲所輔者桓奪其國而殺之則管仲之與桓不可同世之讎也若計其後功而與其事桓聖人之言無乃害義之甚故萬世及覆不忠之亂乎如唐之王珪魏徵不死

建成之難而從太宗可謂害於義矣後雖有功何足贖哉愚謂管仲有功而無罪故聖人獨稱其功王魏先有罪而後有功則不以相掩可也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

與文子同升諸公僕士免反臣家臣公公朝謂薦之與已同進為公朝之臣也子聞之曰可以為文矣文者順理而成章之

謂謚法亦有所謂錫民爵位曰文者洪氏曰家臣之賤而引之使與己並有三善焉知人一二也事君三也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

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夫音扶喪去聲喪失位也孔子曰仲叔圍治賓客祝鮀治宗

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仲叔圍即孔文子也三人皆衛臣雖未必賢而其才可用靈公用之又各當其才尹氏曰衛靈公之無道宜

喪也而能用此三人猶足以保其國而況有道之君能用天下之賢才者乎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為之也難大言不慙

語圍音

緝一 計反

度待  
洛反

則無必為之志而不自度其  
能否矣欲踐其言豈不難哉

○陳成子弑簡公。成子齊大夫名恆簡公齊君名壬事在春秋哀公十四年

孔子沐浴而朝

告於哀公曰陳恆弑其君請討之

朝音潮是時孔子致仕居魯沐浴齊戒以告君重其事而不敢忽也臣弑其君人倫之大變天理所不容人人得

而誅之况鄰國乎故夫子雖已告哀而猶請哀公討之

公曰告夫三子

二告夫音扶三子三家也時政在三家哀公不得自專故使孔子告之

孔子曰以吾

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

孔子出而自言如此意謂弑君之為法所必討大夫謀國義所當告君乃

不能自命三子而使告之邪

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以君命往告而三子魯之強臣素有無君之心實與陳氏聲勢相倚故沮其謀而夫子復以此應之其所以警之者深矣○程子曰左氏記孔子之言曰陳恆弑其君民之不子者半以魯之眾如齊之半可克也此非孔子之言誠若此言是以力不以義

也若孔子之志必將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率與國以討之至於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也豈計魯人之眾寡哉當是時天下之亂極矣因是足以正之周室其復興乎魯之君臣終不從之可勝惜哉胡氏曰春秋之法弑君之賊人人得而

討之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犯謂犯顏諫爭○范氏曰犯非子路之所難也而以不欺為難故夫子教

以先勿欺而後犯也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君子循天理故日進乎高明小人徇人欲故日究乎汙下

○子曰古之

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

為去聲○程子曰為己欲得之於己也為人欲見知於人也○程子曰古之學者為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為人其終至於毀己愚按聖賢論

省悉  
井反

學者用心得失之際其說多矣然未有如此之切而要者於此明辨而日省之則庶乎其不昧於所從矣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

使去聲下同○蘧伯玉衛大夫名瑗孔子居衛

環子 卷反

重直 用反

復扶 又反

嘗主於其家既而反魯故伯玉使人來也。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為對曰：夫子欲寬其

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與之坐敬其主以及其使也。夫子指伯玉也。言其但欲寬過而猶未能則其省身克己常若不及之意可

見矣。使者之言愈有卑約而其主之賢益彰。亦可謂深知君子之心而善於辭令者矣。故夫子再言使乎以重美之。按莊周稱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又曰：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蓋其進德之功老而不倦。是以踐履篤實光輝宣著不惟

使者知之而夫子亦信之也。○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重○曾子曰：君子思不出

其位。此艮卦之象辭也。曾子蓋嘗稱之。記者因上章之語而類記之也。○范氏曰：物各止其所而天下之理得矣。故君子所思不出其位而君臣上下大小皆得其職矣。○子曰：君子恥

其言而過其行。行去聲。○恥者不敢盡之意。過者欲有餘之辭。○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

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知去聲。○自責以勉人也。子貢曰：夫子自道也。道言也。自道猶云謙辭。

尹氏曰：成德以仁為先。進學以知為先。故夫子之言其序有不同者。以此。○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

夫音扶。○方比也。乎哉疑辭。比方人物而較其短長。雖亦窮理之事。然事務為此則心馳於外。而所以自治者疏矣。故褒之而疑其辭。復自貶以深抑之。○謝氏曰：聖人責人。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如此。○子曰：不

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凡章指同而文不異者。一言而重出也。文小異者。屢言而各出也。此章凡四見。而文皆有異。則聖人於此一事。蓋屢言之。其丁寧之意亦

可見矣。○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逆未至而迎之也。億。未見而意之也。詐。謂人欺己不

治去聲

復芳 服反 易並 去聲

幾平 聲語 去聲

信謂人疑也。抑反。語辭言雖不逆不億而於人之情偽自然先覺乃為賢也。楊氏曰：君子一於誠而已。然未有誠而不明者，故雖不逆詐不億不信而常先覺也。若夫不逆不億而卒為小人所罔焉，斯亦不足觀也。

○微生

敵謂孔子曰：丘何為是栖栖者與？無乃為佞乎？

與，舉聲。微生，姓。敵，名也。敵名呼夫子而辭甚倨，蓋有為德而

隱者，栖栖，依依也。為佞言其務為口給以悅人也。

孔子曰：非敢為佞也，疾固也。

疾，惡也。固，執一而不通也。聖人之於達，尊禮恭而言直如此，其警之亦深矣。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驥，善馬之名，德謂調良也。尹氏曰：驥雖有力，其稱在德。人有才而無德，則亦奚足尚哉？

○或曰：以

德報怨，何如？

或人所稱，今見老子書，德謂思惠也。

子曰：何以報德？

言於其所怨，既以德報之矣，則人之有德於我者，又將何以報之乎？以直報

怨，以德報德。

於其所怨者，愛憎取舍，一以至公而無私，所謂直也。於其所德者，則必以德報之，不可忘也。或人之言，然後二者之報各得其所，然怨有不歸而德無不報，則又未嘗不厚也。此章之言，明白簡約，而其指意曲折，反復如造化之簡易，易知而微妙，無窮學者所宜詳玩也。

○子曰：莫我知也。

夫子自歎，以發子貢之問也。

夫子自歎，以發子貢之問也。

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

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不得於天而不怨天，不合於人而不尤人，但知下學而自然上達，此但自言其反己自修，循序漸進耳，無以甚異於人，而致其知也。然深味其語意，則見其中自有不及知而天獨知之之妙。蓋在孔門，惟子貢之智幾足以及此，故持語以發之，惜乎其猶有所未達也。程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在理當如此。又曰：下學上達，意在言表。又曰：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乃學之要。蓋凡下學人事，便是上

達天理，然習而不察，則亦不能以上達矣。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

則亦不能以上達矣。

則亦不能以上達矣。

下

論

卷七

憲問

三十一

廣益書局校印



有感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朝音潮。公伯寮魯人子服景謚伯寮。魯大夫子服何也。夫子指季孫言其有疑於寮。

之言也。肆陳尸也。言欲誅寮。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

其如命何。與平聲。謝氏曰。雖寮之愆行。亦命也。其寮寮無如之何。愚謂言此以曉寮伯寮安子路而警伯寮耳。聖人於利害之際。則不待決於命。而後泰然也。子曰。賢者辟

世。辟去聲。下同。天下無道而隱。若伯夷太公是也。其次辟地。去亂國。適治邦。其次辟色。禮貌衰而去。其次辟言。有違言而後去也。程子曰。四

者雖以大小次第言之。然非有優劣也。所遇不同耳。子曰。作者七人矣。李氏曰。作起也。言起而隱去者。今七人矣。不可知其誰何。必求其人以實之。則鑿矣。子曰。路

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

者與。與平聲。石門地名。晨門掌晨啟門。蓋賢而隱於抱關者也。自從也。問其何所從來也。胡氏曰。晨門知世之不可而不為。故以是譏孔子。然不知聖人之視天下。無不可為之時也。子曰。擊磬於

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荷去聲。磬樂器。荷擔也。蕢草器也。此荷蕢者亦隱者也。

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

則厲。淺則揭。硜苦耕反。莫己之己音紀。餘音以揭起例反。硜硜石聲。亦專確之意。以衣涉水曰厲。攝衣涉水曰揭。此兩句。衛風有苦蕢之詩也。譏孔子人不知己而不止。不能適淺深之宜。子

曰。果哉。末之難矣。果哉。數其果於忘世也。末無也。聖人心同天地。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不能一日忘也。故聞荷蕢之言。而歎其果於忘世。且言人之出處。若但如此。則亦無所難矣。○

處上聲

蕢音

治去聲

大音  
秦  
分去  
聲

知去  
聲

蹲音  
存踞  
音據  
寇去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高宗曰王武丁也諒陰天子居喪之名未詳其義子曰何

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言君薨則諸侯亦然總己謂總

攝己職冢宰大宰也百官聽於冢宰故君得以三年不言也胡氏曰位有貴賤而生於父母無以異者故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子張非疑此也始以為人君三年不言則臣下無所稟令禍亂或由此起也孔子告以聽於冢宰則禍亂非所憂矣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好易皆去聲謝氏曰禮達而分定故民易使○子路問君子子曰

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

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修己以敬夫子之言至矣盡矣而子路少之故再以其克積之誠自

然及物者告之無他道也人者對己而言百姓則盡乎人矣堯舜猶病言不可以有加於此以抑子路使反求諸近也蓋聖人之心無窮世雖極治然豈能必四海之內果無一物不得其所哉故堯舜猶以安百姓為病若曰吾治已足則非所以為聖

人矣○程子曰君子修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唯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而四靈畢至矣此體達順之道聰明睿知皆由是出以此事天饗帝○原壤夷俟子曰

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為賊以杖叩其脛孫弟並去聲長上聲

叩音口脛其定反○原壤孔子之故人之母死而歌蓋老氏之流自放於禮法之外者夷踞也俟待也言見孔子來而踞踞以待之也述猶稱也賊者害人之名以其自幼至長無一善狀而久生於世徒足以敗常亂俗則是賊而已矣脛足骨也孔子既

責之而因以所曳之杖微擊其脛若使勿踞踞然○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與平聲闕黨當名童子未冠者之稱將命謂傳賓主

聲 今平 聲長 上聲 少去 聲

行音 杭

盡識 如字

之言。或人疑此童子學有進益。故孔子使之傳命以寵異之也。

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

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禮童子當隅坐隨行。孔子言吾見此童子。不循此禮。非能求益。但欲速成。爾故使之給使令之役。觀長少之序。習揖遜之容。蓋所以抑而教之。非寵而異之也。

### 論語卷之八

朱熹集註

#### 衛靈公第十五 凡四十一 章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

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

陳去聲。陳謂軍師行伍之列。俎豆禮器。尹氏曰。衛靈公無道之君也。復有志於戰伐之事故。答以未學而去之。

在陳絕糧。

從者病。莫能興。

從去聲。孔子去衛適陳興起也。

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

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見賢適反。何氏曰。濫。溢也。言君子固有窮時。不若小人窮則放濫為非。程子曰。固窮者。固守其窮亦通。愚謂聖人當行而行。無所顧慮。處困而亨。無所怨

悔。於此可見學者宜深味之。

○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

女音汝。識音志。與平聲。下同。子貢之學多而能識

矣。夫子欲其知所本也。故問以發之。

對曰。然。非與。

方信而忽疑。蓋其精學功至而亦將有得也。

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說見第四篇。然以知言也。謝氏曰。聖人之道大矣。人不能偏觀而盡識。宜其以為多學而識之也。然聖人豈務博者哉。如天之於眾形。匪物物刻而雕之也。故曰。予一以貫之。德輿如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尹氏曰。孔子之於曾子。不待其問而直告之。

復扶 又反 與音 預見音 現

既音 厄離 去聲 著直 略反 淳莊 里反 渾上 聲音 鱗音

以此曾子復深喻之曰唯若子貢則先發其疑而後告之而子貢終亦不能知曾子之唯也二子所學之淺深於此可見愚按夫子之於子貢屢有以發之而他人不與焉則願曾以下諸子所學之淺深又可見矣

○子曰

由知德者鮮矣

鮮上聲由呼子路之名而告之也德謂義理之得於己者非己有之不能知其意味之實也自第一章至此疑皆一時之言此章蓋為愠見發也

○子曰

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與平聲夫音扶無為而治者

聖人德威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為也獨稱舜者紹堯之後而又得人以任眾職故尤不見其有為之迹也恭己者聖人敬德之容既無所為則人之所見如此而已

○子張問行

猶問達之意也

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

里行乎哉

行篤行小之行去聲猶亡百反子張意在得行於外故夫子反於身而言言之猶答子祿問達之意也篤厚也蠻南蠻貊北狄二千五百家為州

立則見其參於

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

參七南反夫音扶其者指忠信篤敬而言參讀如毋往參焉之參言與我相參也衡軛也言

其於忠信篤敬念念不忘隨其所在常有見雖欲頃刻離之而不可得然後一言一行自然不離於忠信篤敬而蠻貊可行也

子張書諸紳

紳大帶之垂者書之欲其不忘也程子曰學要鞭辟近裏者

己而已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即此是學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使渾化却無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及其至則一也

○子曰直哉史

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

史官名魚衛大夫名鮒如矢言直也史魚自以不能進賢退不肖既死猶以尸諫故夫子稱其直事見家語

君子

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伯玉出處合於聖人之道故曰君子卷收也懷藏也如於孫林

下

論

卷八

衛靈

三十五

廣益書局校印

秋父音甫

隨羽 敏反 惡音

京本 無謂 字 覆敷 救反 流旋音

父甯殖放弑之謀不對而出亦其事也。楊氏曰史魚之直未盡君子之遊。若遂伯玉然後可免於亂世。若史魚之如夫則雖欲卷而懷之有不可得也。○子曰可與言而不與

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知去聲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志士有志之士成仁則成德之人也理當死而求生則於其心有不安矣是害其心之德也當死而死則心安而德全矣。程子曰實理得之於心自別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也古人有捐軀順命者若不實見得惡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重於死也故有殺身以成仁者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

○子貢問為仁子曰王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

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欲以事言仁以德言夫子嘗謂子貢悅不若已者故以是告之欲其有所嚴憚切砥以成其德也。程子曰子貢問為仁非問

仁也故孔子告之以為仁之資而已。○顏淵問為邦。顏子王佐之才故問治天下之道言為邦者諱辭。子曰行夏之時。夏時謂以斗柄初

首也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故斗柄建此三辰之月皆可以為歲首而三代選用之夏必寅為人正商以丑為地正周以子為天正也然時以作事則歲月自當以人為紀故孔子嘗曰吾得及時焉而說者以為謂夏小正之屬蓋取其時之正與

其令之善而於此又以此告顏子也。乘殷之輅。輅音路亦作路。商輅木輅也輅者大車之名古者以木為車而已至周而有輅之名蓋始異其制也周人飾以金玉則過侈而易敗不若商輅之樸素渾堅而等威已辨為

質而得其中也。服周之冕。周冕有五祭服之冠也冠上有覆前後有旒黃帝以來蓋已有之而制度儀等至周始備然其為物小而加於眾體之上故雖華而不為靡雖費而不及奢。夫子取之蓋亦以為文而得其中也。

樂則韶舞。取其盡善盡美。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遠去聲。放謂禁絕之鄭聲鄭國之音佞人卑諂邪給之

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更平  
聲飭  
音勅

易去  
聲  
辟僻  
同

人殆危也。程子曰：問政多矣，惟顏淵告之，以此蓋三代之制，皆因時損益及其久也，不能無弊。周衰，聖人不作，故孔子對曰：先王之禮，立萬世常行之道，發此以為之兆爾。由是求之，則餘皆可考也。張子曰：禮樂治之法也，故鄭聲遠，任人法外意也。一日不謹，則法壞矣。虞夏君臣更相戒飭，意蓋如此。又曰：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大，鄭聲任人，能使人喪其所守，故放遠之。尹氏曰：此所謂百王不易之大法。孔子之作春秋，蓋此意也。孔顏雖不得行之於時，然其為治之法，可得而見矣。○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蘇氏曰：人之所履者，容足之外，皆為無用之地，而不可廢也。故慮不在千里之外，則患在几席之下矣。○子曰：已

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好去聲。已矣乎，歎其終不得而見之也。○子曰：臧文仲其竊

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者與之與平聲。竊，位言不稱其位而有愧於心，如盜得而陰據之也。柳下惠，魯大夫，展獲字禽，食邑柳

下。諺曰：惠與立，謂與之並立於朝。范氏曰：臧文仲為政於魯，若不知賢，是不明也。知而不舉，是蔽賢也。不明之罪小，蔽賢之罪大。故孔子以為不仁，又以為竊位。○子曰：躬自厚而薄

責於人，則遠怨矣。遠去聲。責已厚，故身益修，責人薄，故人易從，所以人不得而怨之。○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

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如之何，如之何者，熟思而審處之辭也。不如是而妄行，雖聖人亦無如之何矣。○子曰：羣居終

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好去聲。小慧，私智也。言不及義，則放僻邪侈之心，溢好行小慧，則行險僥倖之機，熟難矣哉。者言其無以入德，而將有

患害也。○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

哉。孫去聲。義者制事之本，故以為質幹而行之，必有節文。出之必以退避，成之必在誠實。乃君子之道也。程子曰：義以為質，如質幹，然禮行此，孫出此，信成此，此四句只是一事，以義為本。又曰：敬以直內，則義以為質，則禮以行之。

孫以出之。○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子曰。君子

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范氏曰。君子學以為己。不求人知。然沒世而名不稱焉。則無為善之寶。奇知矣。○子曰。君子求諸己。

小人求諸人。謝氏曰。君子無不求諸己。小人是此。君子小人所以分也。○楊氏曰。君子雖不病人之不已知。然亦疾沒世而名不稱也。雖疾沒世而名不稱。然所以求者亦反諸己而已。小人求諸人。故違道干

譽。無所不至。三者文不相蒙。而義實相足。亦記言者之意。○子曰。君子矜而不爭。君而度之心。故不爭和以處不黨。

眾曰。矜。小。無。柯。比之意。故不黨。○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子貢問曰。有

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推己及物。其施不窮。故可以終身行之。○尹氏曰。學貴於知要。子貢之問。可謂知要矣。孔子告以求仁之方也。推而極之。雖聖人之無我。不出乎此。終身行之。不亦宜乎。○子曰。吾之於人也。

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譽乎聲。毀者稱人之惡。而損其真。譽者揚人之善。而過其實。夫子無是也。然或有所譽者。則必嘗有以

試之。而知其將然矣。聖人善善之速。而無所苟如此。若其惡惡。則已緩矣。是以雖有以前知其惡。而終無所毀也。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斯民者。今此之人也。三代夏商周也。直道。無私曲也。言吾之所以無所毀譽者。蓋以此民即三代之時。所以善其善。惡其惡。而無所私曲之民。故我今亦不得而枉其是非之實也。○尹氏曰。孔子之於人也。豈有意於毀譽之哉。其所以譽之者。蓋誠而知

其美故也。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豈得容私於其間哉。○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

上惡 去聲 下同

處音 梓

強上聲

為去聲下  
如字  
泄音利

今亡已夫。夫音扶。楊氏曰史闕文馬借人此二事。孔子猶及見之今亡已夫。俾時之益偷也。○子曰：巧

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巧言變亂是非聽之使人喪其所守。小不忍如婦人之仁匹夫之勇皆是。○子曰：眾惡之必

察焉，眾好之必察焉。好惡並去聲。楊氏曰：唯仁者能好惡。人眾好惡之而不察，則或蔽於私矣。○子曰：人能弘道，非

道弘人。弘廓而大之也。人外無道，道外無人。然人心有覺而道體無為，故人能大其道。道不能大其人也。張子曰：心能盡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檢其心，非道弘人也。○子曰：過而不

改，是謂過矣。過而能改則復於無過，唯不改則其過遂成而將不及改矣。○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

以思，無益，不如學也。此為思而不學者言之。蓋勞心以必求不如遜志而自得也。李氏曰：夫子非思而不學者，特垂語以教人爾。○子曰：

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

道不憂貧。餒奴罪反。耕所以謀食而未必得食，學所以謀道而祿在其中，然其學也憂不得下道而已。非為憂貧之故而欲為是以得祿也。尹氏曰：君子治其本而不恤其末，豈以在外者為憂樂哉。○子

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去聲。知足以知此理而私欲間之則無以有之於身矣。知及之，

仁能守之，不莊以泄之，則民不敬。泄臨也。謂臨民也。知此理而無私欲以間之，則所知者在。我而不失矣。然猶有不莊者，蓋氣質之偏或有厚於內而

不嚴於外者，是以民不見其可畏而慢易之下句故此。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泄之，動之不以禮，未善



也動之動民也猶曰鼓舞而作興之云爾禮謂義理之節文愚謂學至於仁則善有諸己而大本立矣也禮乃其氣象學問之小疵然亦非盡善之道也故夫子歷言之使知德愈全而責愈備不可以為小節而忽之也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此言觀人之法知我知之也受彼所受也蓋君子於細事未必可觀而材德足以任重小人雖器量淺狹而未必無一長可取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民之於水火所賴以生不可一日無其於仁也亦然但水火外

物而仁在己無水火不過害人之身而不仁則失其心是仁有甚於水火而尤不可以一日無者也況水火或時而殺人則未嘗殺人亦何憚而不為哉李氏曰此夫子勉人為仁之語下章做此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當仁以仁為己任也雖師亦無所遜言當勇往而必為也蓋仁者人所自有而自為之非有爭也何遜之有程子曰為仁在己無所與遜若善名在外則不可不遜

○子曰君  
子貞而不諒貞正而固也諒則不擇是非而必於信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後與後獲之後同食祿也

○子曰有教無類人性皆善而其類有善惡之殊者氣質之染也故君子有教則人皆可以復於善而不當復論其類之惡矣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為去聲不同如善惡邪正之類

○子曰辭達而已矣辭取達意而止不以富麗為工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見賢遍反師樂師尊者冕名再言某在斯歷舉在坐之人以詔之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

復論之反扶又

俗本上一日無以字

之道與。與平聲。聖門字者於夫子之一言一動無不在心者察如此。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相去聲。相助也。古者替必

非作意而為之但盡其道而已。尹氏曰聖人處己為人其心一致無不盡其誠故也。有志於學者求聖人之心於斯亦可見矣。范氏曰聖人不侮鰥寡不虐無告可見於此推之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矣。

### 季氏第十六

沃氏曰此篇或以為齊論凡十四章。

季氏將伐顓臾。顓音專。史音俞。顓。史國名魯附庸也。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

於顓臾。見賢遍反。按左傳史記二子仕季氏不同時此云爾者疑子路嘗從孔子自衛反魯再仕季氏不久而復之衛也。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

與平聲。冉求為季氏聚斂尤用事故夫子獨貴之。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

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為。夫音扶。東蒙山名先王封顓臾於此山之下使主其祭在魯地七百里之中。社稷猶云公家是時四分魯國季氏取其二孟孫叔孫各取其一獨

附庸之國高為公臣季氏又欲取以自益故孔子言顓臾乃先王封國則不可伐在邦域之中則不必伐是社稷之臣則非季氏所當伐也此事理之至當不易之定體而一言盡其曲折如此非聖人不能也。冉有曰夫

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夫子指季氏冉有實與謀以夫子非之故歸咎於季氏。孔子曰求周任有

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

矣。任平聲。焉於虔反相去聲下同。周任古之良史陳也列位也相替者之相也言二子不欲則當諫諍而不聽則一當去也。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

龜字

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兕徐履反。尸甲反。櫝音獨。與平聲。兕野牛也。櫝檻也。櫝也。言在櫝

從洪武正韻寫

已不得不任其責也。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

紀己音

夫音扶。固謂城郭完固。費季氏之私邑。此則冉求之節辭。然亦可見其實與季氏之謀矣。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為

坊本

之辭。夫音扶。舍上聲。欲之謂貪其利。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

公作

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寡謂民少。貧謂財乏。均謂各得其分。安謂上下相安。季氏之欲取顓臾。患寡與貧耳。然是時季氏據國而

君

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夫音扶。內治修然後遠人服。有不服則修德。以來之亦不當勤兵於遠。今由與求也。相夫子。

君

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子路雖不與謀。而素不能輔之以義。亦不得為無罪。

并去聲

故并責之。遠人謂顓臾分崩離析。謂四分公室。家臣屢叛。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

屏音丙

而在蕭牆之內也。干。植也。戈。戰也。蕭牆屏也。言不均不和。內變將作。其後哀公果欲以越伐魯。而去季氏。

去上聲

以肥三家也。洪氏曰。二子仕於季氏。凡季氏所欲為。必以告於夫子。則因夫子之言而救止者。宜亦多矣。伐顓臾之事。不見於經傳。其以夫子之言而止也與。○孔子曰。天下有道。則

聲

之言而救止者。宜亦多矣。伐顓臾之事。不見於經傳。其以夫子之言而止也與。○孔子曰。天下有道。則

箱其  
廉反

說音  
悅

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

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

世希不失矣先王之制諸侯不得變禮樂專征伐陪臣家臣也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

夫言不得專政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上無失政則下無私議非箱其口使不敢言也此章通論天下之勢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夫音伏魯有文公亮公子遂殺子赤立宣公而君失其政厯成襄昭定凡五世逮及也自季武子始專國政厯悼平桓子凡四世而為家臣陽虎所執三桓三家皆桓公之後此以前章之說推之而知其當然也此章專論魯事疑與前章當定公時語蘇氏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且諸侯之強也而魯皆以失政政逮於大夫宜大夫之強也而三桓以微何也殆生於安安生於上下之分定今諸侯大夫皆陵其上則無以令其下矣故皆不久而失之也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

便佞損矣便平聲辟婢亦反友直則聞其過友諒則進於誠友多聞則進於明便習熟也便辟謂習於威儀而不直善柔謂工於媚說而不諒便佞謂習於口語而無聞見之實三者損益正相反也尹氏曰自天子以

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而其損益有如是者可不謹哉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

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樂五教及禮樂之樂音岳驕樂宴樂之樂

音洛。節謂辨其制度聲容之節。驕樂則侈肆而不知節。使過則情慢而惡聞善。宴樂則淫溺而狎小人。二者損益亦相反也。尹氏曰：君子之於好樂可不謹哉。

○孔子曰：侍於君子

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

色而言，謂之瞽。

君子有德位之通稱。愆，過也。瞽，無目不能察言觀色。尹氏曰：時然後言，則無三者之過矣。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

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鬪；及

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血氣形之所待以生者，血陰而氣陽也。得，貪得也。隨時知戒，以理勝之，則不為血氣所使也。范氏曰：聖人同於人者，血氣也；異於人者

志氣也。血氣有時而衰，志氣則無時而衰也。少未定，壯而剛，老而衰者，血氣也。戒於色，戒於鬪，戒於得者，志氣也。君子養其志氣，故不為血氣所動。是以年彌高而德彌劬也。

○孔子曰：君子有

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

畏者，嚴憚之意也。天命者，天所賦之正理也。知其可畏，則其戒謹恐懼，自有不能已者。而付畀之重，可以不失矣。大

人聖言，皆天命所當畏。知畏天命，則不得不畏之矣。

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侮，戲玩也。

不知天命，故不敢義理而無所忌憚如此。尹氏曰：三畏者，修己之誠。當然也。小人不務修身，誠已，則何畏之有。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

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

困，窮有所不通。言人

之氣質不同，大約有此四等。楊氏曰：生知學知，以至困學，雖其質不同，然及其知之也，故君子惟學之為貴。困而不學，其後為下。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

計畀音

邵少音

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

得思義難去聲。視無所蔽則明無不見聽無所鑿則聰無不聞。色見於面者貌舉身而言思問則疑不蓄思難則忿必懲思義則得不苟。程子曰九思各專其一。謝氏曰未至於從容中道無時而不自省察也雖有不存焉者

寡矣此之謂思誠○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

其語矣探吐南反。真知善惡而誠好惡之顏曾閔冉之徒蓋能之矣語蓋古語也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

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求其志守其所達之道也達其道行其所求之志也蓋惟伊尹太公之流可以當之當時若顏子亦庶乎此然隱而未見又不幸而蚤死故夫子云然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於首

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駟四馬也首陽山名其斯之謂與與平聲。胡氏曰程子以為第十二篇錯簡誠不以富亦祇以異當在此章之首今

詳文勢似當在此句之上言人之所稱不在於富而在於德也愚謂此說近是而章首當有孔子曰字蓋闕文耳大抵此書後十篇多闕誤○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

有異聞乎亢音剛。亢以私意窺聖人疑必陰厚其子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

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故能言他日又獨立

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

品節詳明而德性堅定故能立當獨立之時所聞不過如此其無異聞可知聞斯二者。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

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遠去聲。尹氏曰。孔子之教其子。無異於門人。故陳亢以為遠其子。邦君之妻。君

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

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寡。寡德謙辭。吳氏曰。凡語中所載如此類者。不知何為。或古有之。或夫子嘗言之。不可考也。

論語卷之九

朱熹集註

陽貨第十七 凡二十 六章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

遇諸塗。歸如字。一作饋。陽貨。季氏家臣。名虎。嘗因季桓子而專國政。欲令孔子來見已。而孔子不往。貨以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故瞰孔子之亡而歸之豚。欲令孔子來拜而見之也。謂孔

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實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

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

吾將仕矣。好亟知。並去聲。懷實迷邦。謂懷藏道德不救國之迷亂。亟數也。失時謂不及事機之會。將者。且然而未必之辭。貨語皆識孔子而諷使速仕。孔子固未嘗如此。而亦非不欲仕也。但不仕於貨耳。故直據理答之。

數音

令平 聲瞰 若濫 反

復扶 又反 緘去 聲 孫音 遜誣 與屈 同為 去聲 信與 伸同 信也 如字 治平 聲漸 子廉 反 衍延 而反

不復與辯若喻其意者。陽貨之欲見孔子。雖其善意。然不過欲使助己為亂耳。故孔子不見者。我也。其往拜者。禮也。必時其亡而往。苟欲其稱也。遇諸塗而不避者。不終絕也。隨問而對者。理之直也。對而不辯者。言之疎而亦無所誣也。楊氏曰。揚雄謂孔子於陽貨也。敬所不敢。為誠身以信道。非知孔子者。蓋道外無身。身外無道。身誠矣。而可以信道。云云。亦不信也。○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者也。氣質之性。固有美惡之不同矣。然以其初而言。則皆不甚相遠也。但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於是始相遠耳。程子曰。此言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也。若言其本。則性即是理。理無不善。孟子之言性善是也。何相近之有哉。○子

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知去聲。此承上章而言。人之氣質相近之中。又有美惡一定。而非習之所能移者。程子曰。人性本善。有不可移者。何也。語其性則皆善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所謂下愚有二焉。自暴自棄也。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為。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之所謂下愚也。然其質非皆昏且愚也。往往強戾而力。才有過人者。商辛是也。聖人以其自絕於善。謂之下愚。然考其歸。則誠愚也。或曰。此與上章當合為一。子曰二字。蓋衍文也。○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弦琴瑟也。時子禮樂為教。故邑人皆弦歌也。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莞華版反。為於虔反。莞爾。小笑貌。蓋喜之也。因言其治小邑。何必用此大道也。

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君子小人。以位言之。子游所稱。蓋夫子之常言。言君子小人。皆不可以不學。故武城雖小。亦必教以禮樂。多不能用。而子游獨行之。故夫子驟聞而深喜之。因反其言以戲之。而子游以正對。故復是其言。而自實其戲也。○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弗擾。季氏宰。與陽虎共執桓子。據邑以叛。子路不說曰。未

也。前言戲之耳。君子小人。以位言之。子游所稱。蓋夫子之常言。言君子小人。皆不可以不學。故武城雖小。亦必教以禮樂。多不能用。而子游獨行之。故夫子驟聞而深喜之。因反其言以戲之。而子游以正對。故復是其言。而自實其戲也。○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弗擾。季氏宰。與陽虎共執桓子。據邑以叛。子路不說曰。未

也。前言戲之耳。君子小人。以位言之。子游所稱。蓋夫子之常言。言君子小人。皆不可以不學。故武城雖小。亦必教以禮樂。多不能用。而子游獨行之。故夫子驟聞而深喜之。因反其言以戲之。而子游以正對。故復是其言。而自實其戲也。○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弗擾。季氏宰。與陽虎共執桓子。據邑以叛。子路不說曰。未

也。前言戲之耳。君子小人。以位言之。子游所稱。蓋夫子之常言。言君子小人。皆不可以不學。故武城雖小。亦必教以禮樂。多不能用。而子游獨行之。故夫子驟聞而深喜之。因反其言以戲之。而子游以正對。故復是其言。而自實其戲也。○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弗擾。季氏宰。與陽虎共執桓子。據邑以叛。子路不說曰。未





廣炬 訂○ 女為 矣乎 是訓 詞非 問詞 下一

可為之事也其卒不往者知其人之終不可變而事  
之終不可為耳一則生物之仁一則知人之智也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

曰未也 女音汝下同 蔽遮掩也 居吾語女 語去聲 禮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 孔子諭子路使還坐而告之 好仁不好學其蔽也

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

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好知並去聲 六言

皆去德然沈好之而不學以明其理則各有所蔽愚者可陷可罔之 德謂弟高極廣而無所止賊謂傷害於物勇者剛之發剛者勇之體狂躁率也 尼氏曰子路勇於為善其失之者未能好學以明之也故告之以此曰勇曰剛曰信曰直又皆所以

救其偏也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 夫音扶 小子也 詩可以興 感發 可以觀 考見 可

以羣 和而 可以怨 怨而 邇之事父 遠之事君 人倫之道詩無不備二者舉重而言 多識於鳥

獸草木之名 其緒餘又足以資多識 學詩之法 此章盡之請是理者所宜盡心也 ○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

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女音汝與平聲 為猶學也周南召南詩首篇名所

言皆修身齊家之事正牆面而立言即其至近之地而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

鐘鼓云乎哉 敬而將之以玉帛則為禮和而發之以鐘鼓則為樂遺其本而專事其末則豈禮樂之謂哉 程子曰禮只是一箇序樂只是一箇和只此兩字含著多少義理天下無一物無禮樂且如置此兩



技倆 全用 在既 守馮 道十 主蔡 京五 入相 劉棉 花耐 彈萬 安看 三台 星冀 復用 吮祖 克切 音雋 雍音 雍砥 善指 切痔

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

惡去聲。覆芳服反。朱正色紫閉色雅正也。利口捷給。覆傾敗也。范氏曰：天下之理正而勝者常少，不正而

勝者常多。聖人所以惡之也。利口之人，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以賢為不肖，以不肖為賢。人君尚悅而信之，則國家之覆也不難矣。

○子曰：子欲無言。學者多以言語觀聖人，而不察其天理流行之

實。有不待言而著者，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夫子發此以警之。

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

子貢正以言語觀聖人者，故疑而問之。

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不待言而可見。聖人

一動一靜，莫非妙道精義之發。亦天而已。豈待言而顯哉？此亦開示子貢之切。惜乎其終不喻也。程子曰：孔子之道，譬如日星之明，猶患門人未能盡曉，故曰：子欲無言。若顏子即便默識，其他則未免疑問，故曰：小子何述？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則可謂至明白矣。愚按此與前篇無隱之意，相發學者詳之。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

取瑟而歌，使之聞之。

孺悲，魯人。嘗學士喪禮於孔子，當是時必有以得罪者，故辭以疾。而又使其知其非疾以警教之也。程子曰：此蓋子所謂不屑之教誨，所以深教之也。

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

○子曰：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

鑽，祖官反。沒，盡也。升，登也。燧，取火之木也。改火，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櫟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亦一年而周也。已止也。言期年，則天運一周，時物皆變，喪至此可止也。尹氏曰：短喪之說，下愚且恥

言之。宰我親學聖人之門，而以是為問者，有所疑於心，而不敢強馬爾。

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夫音扶，下同。衣去聲。女音汝下。

音雄 池上

聲讀 去聲

者非 亡與

無通 翼註

已矣 而矣

總縮 上矣

消去 聲音

備音 覆音

福去 間去

聲去 柞櫛

音昨 由音

同。禮父母之喪既殯食粥。麤衣。既葬。蔬食水飲。受以成布。期而小祥。始食菜菘。練冠。練裳。要經。不除。無食稻衣錦之理。夫子欲宰我。及求諸心。自得其所。以不忍者。故問之。以此而宰我不察也。女安則為之。

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女

安。則為之。樂上如字。下音洛。此夫子之言也。旨亦甘也。初言女安則為之。絕之之辭。又發其不忍之端。以警其不察。而再言女安則為之。以深責之。宰我出。子曰。予

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

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宰我既出。夫子懼其真以為可安。而遂行之。故深探其本。而斥之言。由其不仁。故愛親之薄。如此也。懷抱也。又言君子所以不忍於親。而喪必三年之故。使之聞之。或能反求。而終得其本心也。范氏曰。喪雖止於三年。然賢者之情。則無窮也。特以聖人為之中制。而不敢過。故必俯而就之。非以三年之喪為足以報其親也。所謂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特以責宰我之無恩。欲其有以跂而及之爾。○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

乎。為之猶賢乎已。博局戲也。奕圍棋也。已止也。李氏曰。聖人非教人博奕也。所以其言無所用心之不可爾。○子路曰。君子尚勇

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

義為盜。尚上之也。君子為亂。小人為盜。皆以其位而言者也。尹氏曰。義以為尚。則其勇也。夫矣。子路好勇。夫子以此救其失也。胡氏曰。疑此子路初見孔子時問答也。○子貢曰。君子

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

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

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

良音 催疏 平聲 食音 嗣音 期音 基緣 七絹 反緣 去聲 要平 聲經 探他 卑反 跂其 至反 畜許 六反 伴音 半音 行去

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

惡去聲下同。唯惡者之惡如字。詎所誅反。詎謗毀也。窒不通也。稱人惡則無仁厚之意。下詎上則無忠敬之心。勇無禮則為亂。果而窒則妄作。故

夫子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微以為知者，惡不孫以為勇者，惡許以

為直者。

微古亮反。知孫並去聲。許居謁反。惡微以下子貢之言也。微伺察也。許謂攻發人之陰私。楊氏曰：仁者無不愛，則君子疑若無惡矣。子貢之有是心也，故問焉以質。其是非侯氏曰：聖賢之所惡如此，所謂唯仁者能惡

也。○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

近孫並

去聲。此小人亦謂僕隸下人也。君子之於臣妾，莊以禮之慈以畜之，則無二者之患矣。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

惡去聲。

四十成德之時。見惡於人，則止於此而已。勉人及時遷善改過也。蘇氏曰：此亦有為而言，不知其為誰也。

### 微子第十八

此篇多記聖賢之出處，凡十一章。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

微其二國名。子爵也。微子紂庶兄。其子比干紂諸父。微子見紂無道，去之以存宗祀。其子比干皆諫紂。

比干，因箕子以為奴。箕子因伴狂而受辱。

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三人之行不同而出於至誠惻怛之意，故不嗚呼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也。楊氏曰：此三人者，各得其本心，故同謂之仁。

○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

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三去聲。馬於度反。士師獄官。黜退也。柳下惠三黜不去，而其

辭氣雍容如此可謂和矣然其不能枉道之意則有確乎其不可拔者是則所謂必以其道而不自失焉者也。○胡氏曰此必有孔子斷之之言而亡之矣。

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魯三卿季氏最貴孟氏為下卿孔子去之事見世家然此言必非面語孔子蓋自告其臣而孔子聞之爾。程子曰季氏強臣君待之之禮極隆然非所以待孔子也以季孟之間待之則禮亦至矣然後曰吾老矣不能用也故孔子去之蓋不繫待之輕

重特以不用而去爾。○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歸如字或作饋朝音

名斯按史記定公十四年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齊人懼歸女樂以沮之尹氏曰受女樂而怠於政事如此其間豈無禮不足與有為可知矣夫子所以行也所謂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者與。范氏曰此篇記仁賢之出處而折衷以聖人之行所以明

中庸之道也。○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

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接輿楚人佯狂避世夫子將

鳳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接輿以比孔子而譏其不能隱為德衰也來者可追言適楚故接輿歌而過其車前也

及今尚可隱去已止也而語助辭殆危也蓋接輿知尊孔子而趣不同者也。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

辟之不得與之言。辟去聲。孔子下車蓋欲告之以出處之意接輿自以為是故不欲聞而辟之也。○長沮桀溺耦而耕孔

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沮文余反溺乃厯反。二人隱者耦並耕也時孔子自楚反乎蔡津濟渡處。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夫音扶與

與執轡在阜也蓋本于路御而執轡今下問  
津故夫子代之也知津言數周流有知津處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

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

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徒與之與平於滔去

刀反辟去聲耰音憂。滔滔流而不反之意以猶與也言天下皆將誰  
與變易之而汝也辟人謂孔子辟世桀溺有謂耰覆種也亦不告以津處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

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

易也憮音武與如字。憮然猶悵然惜其不喻己意也言所當與同羣者斯人而已豈可絕人逃世以為潔哉天下若已  
平治則我無用變易之正為天下無道故欲以道易之耳。程子曰聖人不敢有忘天下之心故其言如此也張子

曰聖人之仁不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也。○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蓀子路問曰子見夫

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芸蓀徒巾反植音俄。

丈人亦隱者蓀竹器分辨也五穀不分猶言不辨菽麥爾責其不事農業而從師遠遊也植立之也芸去草也子路拱而立知其隱者敬之也。止子路宿殺雞

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食音嗣見賢過反。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

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孔子使子路反見之蓋欲告之以君臣之義而丈人意子路必將復來故先去之以減其迹亦接與之意也。子路曰



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

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長上聲。

子路述夫子之意如此。蓋夫人之接子路甚倨。而子路益恭。丈人因見其二子焉。則於長幼之節固知其不可廢矣。故因其所明以曉之。倫序也。人之大倫有五。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任所以行君臣之義。故雖知道之不行。而不可廢。然謂之義則事之可否。身之去就。亦自有不可苟者。是以雖不潔身以亂倫。亦非忘義以徇祿也。福州有國初時。寫本路下有反子二字。以此為子路反而夫子言之也。未知是否。范氏曰。隱者為高。故往而不返。仕者為通。故溺而不止。不與鳥獸同羣。則法性命之情。以養富貴。此二者皆惑也。是以俗子中庸者為難。惟聖人不廢君臣之義。而必以其正所以或出或處。而終不離於道也。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少去聲下同。逸道。逸民者無位之稱。虞仲即仲雍與。伯同窺荆蠻者。夷逸朱張不見經傳。少連夷人。子曰：不降

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與舉聲。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

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中去聲下同。柳下惠事見上論。義理之次第也。慮思慮也。中慮言有意義合人心。少連事不可考。然記稱其善居長三日不怠。三月不懈。期悲哀。

三年憂則行之中慮亦可見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仲雍居吳。斷髮文身。裸以為飾。隱居獨善。合乎道之清。放

言自廢合乎道之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孟子曰：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所謂無奇無不可也。謝氏曰：七人隱遯不汙則同。其立心

造行則美。伯夷叔齊。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蓋已避世離羣矣。下聖人一等。此其最高與。柳下惠少連。雖降志而不枉已。雖辱身而未合其心。有不屑也。故言能中倫。行能中慮。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則言不合先王之法者多矣。然清而不汙。

行去聲。

到反。

循音 據 別必 列反 餐音 懈居 隘反 斷音 短裸 果力 反 造七 到反 行去 僻

離去 聲與 去聲 京本 所以 字上 無此 字也 坊本 于皆 作於 弛詩 紙反 去上 聲去 乳去 聲去 倦音 權

也。權而適宜也。與方外之士害義傷教而亂大倫者殊科。是以均謂之逸民。尹氏曰：七人各守其一節，而孔子則無可無不可。此所以常適其可，而異於逸民之徒也。揚雄曰：觀乎聖人，則見賢人。是以孟子語夷惠亦必以孔子斷之。○犬

師執適齊。大音奉。犬師，魯樂官之長，執其名也。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

飯扶晚反。繚音了。○亞飯以下，以樂侑食之官。干，繚，缺皆名也。鼓方叔入於河。鼓擊鼓者方叔名。河，河內。播鼓武入於漢。鼓，鼓名。武，武名。播，播名。兩旁有

耳持其柄而搖之則旁耳。還自擊武名也。漢，漢中。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少師，樂官之佐。陽襄，二人名。襄即孔子所從學琴者。海，海島也。○此記賢人之隱遁

以附前章。然未必天子之言也。末章教此。張子曰：周衰樂廢，天子自衛反魯，一嘗治之。其後伶人賤工，識樂之正及魯益衰。三桓僭妄，自犬師以下，皆知散之四方，適河蹈海以去。亂聖人俄頃之助，功化如此。如有用我，期月而可，豈虛語哉。○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

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施，陸氏本作弛，福本同。魯公，周公子伯禽也。弛，遺棄也。以，用也。大臣，非其人則去之。在其位則不可不用。大故，謂惡逆。李氏曰：四者皆

君子之事，忠厚之至也。○胡氏曰：此伯禽受封之國，周公訓戒之辭。昔人傳誦久而不忘也。其或夫子嘗與門弟子言之歟。○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

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騶。騶，騶鳥瓜反。或曰：成王時人，或曰：宣王時人。蓋一母四乳而生八子也。然不可考矣。○張子曰：記善人之多也。愚按此篇，孔子於三仁逸民師執八士

既稱贊而品列之，於接輿沮溺丈人，又每有悽悽接引之意，皆衰世之志也。其所感者深矣。在陳之歎，蓋亦如此。三仁則無間然矣。其餘數君子者，亦皆一世之高士。若使得聞聖人之道，以裁其所過，而勉其所不及，則其所立，豈止於此而已哉。

論語卷之十

朱熹集註

下 論 卷十 子張 五七 廣益書局校印

### 子張第十九

此篇皆記弟子之言。而子夏為多。子貢次之。蓋孔門自顏子以下。穎悟莫若子貢。自曾子以下。篤實無若子夏。故持記之詳。馬凡二十五章。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致命謂委致其命。猶

言授命也。四者立身之大節。一有不至。則餘無足觀。故言士能如此。則庶乎其可矣。○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

焉能為亡。馬於度反。亡讀作無。下同。○有所得而守之太狹。則德孤。有所聞而信之不篤。則道廢。焉能為有。○插言不足為輕重。○子夏之門人問交

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

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眾。嘉善而矜不能。我之

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

也。賢與之與乎聲。子夏之言。宛狹。子張識之是也。但其所言。亦有過高之弊。益大賢雖無所不容。然大過亦所當絕。不賢固不可以拒人。然損及亦所當遠。學者不可不容。○子夏曰。雖小

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泥去聲。小道如農圃醫卜之屬。泥不通也。○楊氏曰。百家眾

技。猶耳目口鼻。皆有所明。而不能相通。非無可觀也。致遠則泥矣。故君子不為也。○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

謂好學也已矣。亡讀作無。好去聲。○亡無也。謂己之所未。有。○尹氏曰。好學者。日新而不失。○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

遠去聲

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四者皆學問思辨之事耳未及乎力行而為仁也然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故曰仁在其中矣。程子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

其中矣學者要思得之了此即是徹上徹下之道又曰學不博則不能守約志不篤則不能力行切問近思在己者則仁在其中矣又曰近思者以類而推蘇氏曰博學而志不篤則大而無成泛問遠思則勞而無功

○子夏

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肆謂官府造作之處致極也工不居肆則違於異物而業不精君子不學則奪

於外誘而志不篤尹氏曰學所以致其道也百工居肆必務成其事君子之於學可不知所務哉思按二說相類其義始備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

文去聲

文飾之也小人憚於改過而不憚於自欺故必文以重其過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

其言也厲

儼然者貌之莊溫者色之和厲者辭之確。程子曰他人儼然則不溫溫則不厲惟孔子全之謝氏曰此非有意於變益並行而不相悖也如良玉溫潤而栗然

○子夏曰

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已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

為謗已也

信謂誠意惻怛而人信之也厲猶病也事上使下皆必誠意交孚而後可以有為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

人可也

大德小德猶言大節小節閑闕也所以止物之出入言人能先立乎其大者則小節雖或未盡合理亦無害也。吳氏曰此章之言不能無弊學者詳之

○子游曰子夏

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

何洒色賣反掃素報反。子游譏子夏弟子於威儀容節之間則可矣然此小學之末耳推其本如大學正心誠意之事則無有

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

儼言上聲

應去聲

下論

卷十子張

五十九

廣益書局校印

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

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別必列反焉於度反。倦如誨人不倦之倦。區猶類也。言君子之道非以其末為先而傳之非以其本為後而

倦教但學者所至自有淺深如草木之有大小其類固有別矣若不量其淺深不問其生熟而概以高且遠者強而語之則是誣之而已君子之道豈可如此若夫始終本末一以貫之則惟聖人為然豈可責之門人小子乎程子曰君子教人有序先

傳以小者近者而後教以大者遠者非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又曰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謹獨又曰聖人之道更無精粗從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貫通只一理雖洒掃應對只看所以然如何又曰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為兩段事洒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又曰自洒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愚按程子第一條說此章文意最為詳盡其後四條皆以明精粗本末其分雖殊而理則一學者當循序而漸進不可厭末而求本蓋與第一條之意實相表裏非謂本即是本但學其末而本便在此也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優有餘力也仕與學理同而事異故當其事者必先

有以盡其事而後可及其餘然往而學則所以資其事者益深學而仕則所以驗其學者益廣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致極其哀不尚文飾也楊氏曰喪與其易也寧戚不

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之意慈按而止二字亦微有過於高遠而簡畧細微之弊學者詳之

○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仁子張行過高而少誠實惻怛之意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堂堂容貌之威言其務外自高不可輔而

為仁亦不能有以輔人之仁也范氏曰子張外有餘而內不足故門人皆不與其為仁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學外不足而內有餘庶可以為仁矣

聲 惡平

聲 易去

聲 強上 音御 聲 語

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致盡其極也蓋人之真情所不能自己者尹氏曰親喪固所自盡也於此不用其誠惡乎用其誠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

省悉  
井反

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

父之政是難能也孟莊子魯大夫名速其父獻子名後獻子有賢德而莊子能用其臣守其政故其他孝行雖有可稱而皆不若此事之為難○孟氏使陽

膚為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

哀矜而勿喜陽膚曾子弟子民散謂情義乖離不相維繫謝氏曰民之散也使之無道教之無素故其犯法也非迫於不得已則陷於不知也故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子貢

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

歸焉惡居之惡去聲○下流地形卑下之處眾流之所歸喻人身有汙賤之實亦惡名之所聚也子貢言此欲人常自警省不可一置其身於不善之地非謂紂本無罪而虛被惡名也○子貢曰

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更平聲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朝音潮馬於虔反○公孫朝衛大夫子貢曰文武

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

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識音志馬於虔反○文武之道謂文王武王之謨訓功烈與凡周之

禮樂文章皆是也在人言人有能記之者識記也○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語音潮武

下論 卷十 子張 六十一 廣益書局校印

叔魯大夫名州仇

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

見室家之好。

牆卑室淺

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

百官之富。

七尺曰仞，不得其門則不見其

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

乎。

此夫子指式說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仲尼不可毀也。

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

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量去聲。無以為猶言無用。為此土高曰丘。大阜曰陵。日月喻其至高自

絕謂以謗毀自絕於孔子。多與祗同。道也。不知量謂不自知其分量。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也。仲尼豈賢於

子乎？

為恭謂為恭敬。推遜其師也。

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

不慎也。

知去聲。責子禽不謹言。

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

階梯也。天不可為也。地不可

為也。故曰不可階而升也。

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

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道去聲。立之謂植其生也。遷引也。謂教之也。行從

勿音

分去

聲推吐  
雷反

於音

鳥長如字離去聲

禪時戰反節氣俗本皆作氣節

予與通下同稱去聲

也。綏安也。來歸附也。動謂鼓舞之也。和所謂於變時雍言其感應之妙。神速如此。謂莫不尊親。則如喪考妣。程子曰。此聖人之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也。謝氏曰。觀子貢稱聖人語。乃知晚年進德。蓋極於高遠也。夫子之得邦家者。其鼓舞羣動。捷於桴鼓。影響人。雖見其變化而莫窺其所以變化也。蓋不離於聖而不可知者存焉。聖而進於不可知之神矣。此殆難以思勉及也。

### 堯曰第二十 凡三章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此堯命舜而禪以帝位之辭。咨。嗟歎聲。曆。數。帝王相繼之次第。猶歲時節氣之先後也。允。信也。中者。無過不及之名。四海。之人困窮。則君祿亦永絕矣。戒之也。舜亦以命禹。舜後遜位於禹。亦以此辭命之。今見於虞書大禹謨。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

此引商書湯誥之辭。蓋湯既放桀而告諸侯也。與書文大同小異。曰。上當有湯字。履。蓋湯名。用玄牡。夏尚黑。未變其禮也。簡。閱也。言桀有罪。已不敢赦。而天下賢人皆上帝之臣。已不敢蔽簡在帝心。惟帝所命。此述其初請命而伐桀之辭也。又言君有罪。非民所致。民有罪。實君所為。見其厚於責已。薄於責人之意。此其告諸侯之辭也。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

賚。來代反。此以下述武王事。齊。予也。武王克商。大賚於四海。見周書武成篇。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此言其所富者皆善人也。書序云。齊。所以錫予善人。蓋本於此。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此周書秦誓之辭。孔氏曰。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

謹權量。審法度。脩廢官。四方之政行焉。

權。秤錘也。量。斗斛也。法度。禮樂制度皆是。



也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興滅繼絕謂封黃帝堯舜夏商之後舉逸民謂釋其子之囚復商容之位

三者皆人心之所欲也所重民食喪祭武成曰重民五教惟食喪祭寬則得眾信則民任焉敏則有

功公則說說音悅此於武王之事所無見恐或泛言帝王之道也楊氏曰論語之書皆聖人微言而其徒傳守之以明斯道者也故於終篇具載堯舜啓命之言湯武誓師意與夫施於政事者以明聖學之所傳者

一於是而已所以著明二十篇之大旨也孟子於終篇亦愿叙堯舜湯文孔子相承之次皆此意也○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

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

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費勞味反

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

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眾

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

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馬於度反子張曰何謂四惡

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

扶夫音屏去聲

利吾  
宮反  
乎通  
作與  
京本  
無人  
字

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出去聲。虐謂殘酷不仁。暴謂平遽無漸。致期刻期也。賊者切害之意。緩於前而急於後，以誤其民而必刑之，是賊害之也。猶

之。猶言均之也。均之以物與人，而於其出納之際，乃或吝而不果，則是有司之事，而非為政之體。所與雖多人，亦不懷其惠矣。項羽使人有功當封，刻印神忍，弗能守卒，以取敗，亦其驗也。尹氏曰：告問政者多矣，未有如此之備者也。故記之以繼帝王

之治，則夫子之為政可知也。○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程子曰：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也。人不知命，則見害必避，見利必趨，何以為君子。不

知禮，無以立也。不知禮，則耳目無所加，手足無所措。不知言，無以知人也。言之得失，可以知人之邪正。尹氏曰：知斯三者，則君子之事備矣。

弟子記此以終篇，得無意乎。學者少而讀之老，而不知一言為可用，不幾於侮聖言者乎。夫子之罪人也，可不念哉。

